

●●●文藝叢書



著 田 廣 幸 衛 370 編



行 和 社 版 出 書 國 民 國

MG
I266
480
2

外 國

李 廣 田 著



3 2173 1650 8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三 月

圖外

目錄

序

從惡悟中走開

警備

警

海羅羅羅

古廟之夜

陰森森的

戴尼斯

圖外

圖外

一
六
〇
三
六
九
二四

母與子.....三〇

冷水河.....四五

烏江渡.....五一

先驅及其他.....五八

養雞的縣官.....六八

憂愁婦人.....八七

來呀大家一齊拉.....九二

江邊夜話.....九六

西行草.....一〇九

國外.....一三七

江城半日記.....一四二

齊城枝葉.....一六九

突飛猛進，雖有秦嶺、鳳嶺、酒奠、梁紫關嶺、七盤山與巴山諸海拔二三千公尺之崇嶺，但路面平闊，暢行愉快。汽車每小時行駛三十公里，全路任何小橋，亦均可駛過七噸以上之車輛。此為貫接西北與西南之惟一陸地交通線。沿途商旅運輸工具，計有汽車、駱車及人力車三種，交接往還，絡繹不絕，幾有車水馬龍之盛。該路系銜接古秦蜀道與劍閣棧所築成，棧道遺迹，今已無復存在。昔人所記天梯鳥道之險，鸞鶴蜀道之難，亦當隨而消逝矣。由寶雞至成都，計七百公里，二十六年始改築石基路面，今迢遙長途之中，隨時均可儲及民衆鑿山修橋，繼續努力於新建設。時僅兩載，而交通已有隔世之感。此實為我抗戰建國之一顯著成績。沿途驛站均有新設之旅社……旅行便利……

漢中寶雞之間，我們不曾走過，漢中至成都一段，是我們一步一步蹣跚過來的，正如上文所引，確已並不難行，我所認為難行的是從湖北鄖陽沿漢水而至漢中一段。這一段完全是走在窮山荒水之中，貧窮、貧窮，也許貧窮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想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墮入「圈外」之虞。也正

因爲這種情形，我這裏所記的，漢中以上，或者可以更縮短一些說，安康以上者較多，以下所謂「蜀道」一段則極少，因爲一進入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也就算回蜀中圈內了。但假如我們由此推開一點想，想想中國有多少農村，有多少邊遠地方，是不是也正在所謂「圈外」呢？何況圈子裏邊也並非全然和圈子外邊沒有相同的情形，結果，圈內，圈外，實在也有些不容易分辨了。但這話也已超出圈外，此處自不必深論。

在一個學生的手冊裏，我曾讀到下列一段對話：

「你們是當兵的嗎？」一個中年男子問。

「我們是學生。」

「洋學生呀！」一個中年婦人驚訝地說。

「你們是啥子地方人？」

「我們是山東人。」

「是中國人嗎？」是另一個男子的問題。

「是中國人，咱們都是中國人啊！哈哈……」我們都笑了，他們也都莫明其妙地笑了。^(一)

這就是我們所謂「個外」人民的表現之一。他們是這樣的可憫，——但我們切不可忘記，他們的物質生活之可憫比較其精神生活之可憫爲尤甚，——然而他們又是這樣的可愛，他們的糊塗也是可愛的，一點也不錯。他們不知道國家，然而他們也替並未作過對不起國家的事。但是，我們的國家却不應當讓大多數人民永遠如此，尤其在抗戰建國的今日。

我在痛苦的情緒中走過了這一段路，結果所得就只是這幾篇苦澀的記載，當然，假設有人讀到這書本，恐怕也難免掩卷而歎息曰：「此誠一分人不快之書也！」——這倒是無可如何的事。現在，正是我們的光明時代，而且最燦爛的明日即將到來，但我這裏却只記下了這末一個並不完全光明的側面，或者說只是描下了那美麗面孔上的一個斑疤，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願爲讀者所見如是，所寫也只能如是，何況所見所聞者猶未能一一盡

出。戈果里曾經引用過一句斯拉夫古諺說：「瞎不必責備那鏡子吧，假如你的面孔本來是醜的！」我自然不敢說這些文字還多少有一點兒鏡子的作用，但我確未立志專寫黑暗，相反，我却在努力從黑暗中尋取那一線光明，並時常想怎樣才可以把光明來代替黑暗。我只恨我所見者不廣，所發掘者更不深，而且我又缺乏一個可以畫得更寬，刺得更深的筆尖；我只是在匆匆的行過後又匆匆地寫下了這末一點點，而這一點點實在又未能記好，如此而已，是爲序。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敘永

序

六

從黑暗中走開

晚上十點鐘左右，在暗淡的燈光中，屋子裏顯得緊張而又零亂，黑暗的影子在各處

搖擺着。大家在一種慌惑而又痛快的感情中，倉忙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半夜之後，S先生走來了，他把他的灰氈帽緊緊壓着眉毛，用低沈的聲音，簡單地向大家說道：

「走！天明以前要渡過江去！」

說過之後，便匆匆地出去了。

沒有搬運夫，沒有搬運的工具，行李是必須自己抗着的。但又聽說到沙洲之後可以停一夜，如果可能，還可回來搬運一次，於是又將行李留下一部份，甚至連棉被也不帶，只帶了毯子，手提匣，此外則是便於行路的一套短衣而已。每人都負了行李，排成行列，在沈默中前進，除脚步聲外，只看見連續的黑影，而每個黑影手上都有一個白點。這時的心情是頗複雜的，一方面覺得是衝出封鎖線似的突圍的心情，一方面又覺



得是勇敢地走另一條光明的道路，而明明又知道：困苦艱難是擺在眼前的。等到起來拋芳去呢？」「四川。」「四川的那一部？」「不知道！」「大約有多少路呢？」「不一是，二千，三千，也許五千！」「道路好走嗎？」「高山，深水，饑餓，寒冷，盜匪，疾病……這是我們的路程標！」「這樣的問答早在人們口中反覆着。我們時常把食指放在地圖上，按住鄖陽城，沿着一條細綫——那「面善心惡」而不能通航的漢江——向亂試探，那條細綫在許多小毛蟲似的山脈中穿來穿去。地圖不能告訴我們甚麼，我們所打聽的也只知道這是一條險路罷了。一切都得等待我們去一步一步踏過，多少困苦都必須等我們去嘗試。當時並不是不會躊躇過，想把行李再搬回學校，等從容準備後再開拔的意思也曾有過，但爲當時情形所動，而且再也不願在那泥沼中陷得更深些，終究隨在大隊裏出發了。

這時候我們又看見S先生，他夾在隊伍中，顯得特別機警而嚴肅。我們知道他所担心的甚麼，我們也是一樣，都擔心着另一部分人會出來滋鬧，會阻撓我們的開拔；爲

了覆復，爲了把局面弄得更糟。市場的街市還酣睡着，靜悄悄地，除三四聲寒犬無他人。雖然在腳下邊被踏死了的小蛇，可在微明中辨認出來，然而眼前，甚乎心中，總是被黑暗壓迫着。我們在黑暗中默默地走着，忽然看見在街旁的走廊下，在石階上坐着一個黑影，一個魁梧的身子。誰在當走近時才看出那是S先生，他兩手托腮，默然地坐着，注視着隊伍的前進。幾百個孩子都認出他，然而均不招呼，只偶爾聽到：「S先生啊！」「唔的一聲低語。我們的行李是沈重的，一路上不知放下休息了多少次，到得江岸時，已是滿身大汗了。『渡江！渡江！』人人都這樣低喚着。然而不行，天未放明，是不能渡過的，我們只好坐在沙上等燈。不多時，月亮從雲縫裏露出臉來，風也吹得更冷了，於是在江畔跑着，蹣跚着。這一陣冷，到重新提起了我的問題：『到沙洲究竟住不住呢？』我在空中穿來穿去地問，而所得的答案則爲『不。』這如何能行？別人均帶了不少的被褥而我則完全缺如，我決定回城去再取一趨，謝謝毛公，他送我們到江邊又讓我回去取了被來。我重又回到江岸時，正準備渡江，等五六隻大船陸續渡過之後，天

也不亮子。

行李是越弄越亂，而心裏却漸漸感到輕鬆。走在前邊的大隊裏有人在唱着一首勇軍進行曲。在燈光熾微中，我們回顧鄭陽城，我們發現有一個人，在後面邁着迅速的步子追來，等那人來近時，才看清那是J先生。他追上我們，追上了S先生，是表示送行的意思。兩人剛一見面，S先生便大哭起來，且道：「X兄，我實在不願出此，爲息事寧人起見，也不得不如此了。」J先生也哭了，在旁邊的人也都落下淚來。哭甚麼？爲甚麼會自然地哭起來？瀝這樣的淚有甚麼價值？惜別嗎？決不是！訴苦嗎？更不是！我們無言說是爲了我們的國家民族而哭，爲了在敵人鐵蹄下被蹂躪的山東父老，爲了一輩以學校爲家庭以師長爲父母的孩子而哭！我們從山東逃亡南下，輾轉數千里至鄭陽，當初是懷了甚麼希望？而結果呢？是貪污，欺騙，人事的磨擦，封建集團的傾軋，苦得小學校裏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不權不履，甚至連買草鞋的錢也沒有，更談不到甚麼求學或讀書了。這是一學校，尚且如此，其他方面如何？抗戰一年有半，而尚有如此的數

育！這是一捆泥潭，我們想盡力澄清它，我們既沒有澄清它的力量，我們就應當從裏邊拔出腳來。走開！我們是早就想走開的，但我們不曾想到是這樣的走開。走開！我們抱着新的希望而走開，然而我們回顧過去，撫摸傷痕，我們不能不痛心！『我們從山東出來，是爲了避敵』而現在走開，則是爲了避自己的人！』與丁先生作別之後，有人反覆地這樣哀歎着。

到沙洲，我們以包穀粥作爲早餐，雖然不甚熱，也還香甜，但不見得人人能飽。共行五十里山路，宿小嶺塘，小嶺塘在荒山裏，只有幾家貧寒人家，米麵俱不應求。『沒有鹽，沒有鹽！』大家均這樣傳語。夜裏睡在人家草地上，雖然不很冷，卻也不覺得着好睡。（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警備

傍晚的時候，有一個短小精悍的隊員來報告道：

「我發現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在我們附近逡巡了很久。這個人年輕力壯，負着槍，却穿着便衣。他很安閒地坐在人家門口喝茶。問他是幹甚麼的呢，回答說是游擊隊員，是從襄樊一帶退下來的。但問他爲什麼只是一人呢，便不再回答。以後他離開了村子，到野外去了，我以爲他是已經走開的，但不久他又轉回來了。」

來報告的隊員挺着胸膛，一雙眼睛在薄暗中放着光。還不等我們對這件報告有所討論，他又繼續奮勇地說道：

「我相信那個游擊隊員是假的，那是個土匪。我們必須有準備。我願意再到野外去偵察一下。」

剛剛說完了末一個字，就順便從門後取了一條木棒，磨着健壯的步子出去了。「他

是曾有過作戰經驗的。」屋裏有人這樣說。雖然去偵察的隊員回來說「並沒有甚麼動靜」，但我們仍不放心。我們的道路是長遠的，我們的衣物是有限的，而此刻又是隆冬天氣，我們必須保有我們僅有的「財富」。於是決定，請本村的保長林我們找人打更。

這位保長是一個令人不易捉摸的人，他有一個山民所應有的形貌與聲音，然而他又時時顯露出一種江湖氣派，彷彿甚麼都見過，甚麼都懂得。顯然，他在這小小山村中有着尊嚴與權威，而在我們面前又顯得十分謙恭，雖然那謙恭並不卑瑣，相反，謙恭之中却又暗藏着一派強硬的味道。我們預備僱五個巡夜的更夫就夠了，而他却給我們領來十二個。一個更夫要多少錢呢？於此，他盡可能地利用了我們C主任的弱點，我們的C主任既希望少花錢，又願意顯得大方，不在這些山民手裏落寒愴。我們屢次請保長說工價，保長堅執不說，却只大聲笑着說道：

「C主任，不必客氣啦，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大人是虧不着小人的，錢的事情，請主任隨意賞給他們就是。」

他一邊大聲說着，一邊用力地吸着從不離手的煙管，並從豎着的一方帆布的額下翻着紅通通的眼睛。「那麼一切都托給保長了。」聽了這話的保長，又陽氣地喊道：

「當然當然，三個五個的土匪，不敢來，我敢保險；至於大股的，那麼那麼……」

那邊就不知道保長是甚麼意思，却只聽他哈哈大笑，那笑聲乾燥而難聽。保長退了出去，但出去不久，我們就聽到遠遠傳來一聲槍響，那槍聲響得沉濁而短促。不多時保長倉皇地走來了，用啞聲低語道：「聽見嗎？遠處槍聲，要小心！」我們都沉默了，只覺得打更是最重要的，再想不到工價的問題。而我們的 C 主任還要點派驗保長的隊伍，還要看看他們打更用的武器。於是十二條襠襠的大漢子被保長領來了，他們一個一個，在慘淡的菜油燈光中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彷彿吃了一驚，我們幾乎不能相信這些漢子能保護我們，却担着另外的不測。我們看見這些弟兄，立時會想起我們所走過的那些荒僻山徑，那些密密叢叢的樹林。他們十二個人之中只有一支土槍，其餘只是木棍，單刀，投刺之類。他們又退了回去，把我們留在沉默中，我們閉了門戶，我們在沉默中解

衣臥下。我們又聽到保長在外邊吩咐道：「某某等把守東山，某某等把守西山，別些人分守四路口，要機警，不要打盹……」聲漸漸微弱下去，保長走遠了。我們之中，有人輕輕地傳語道：「我們也要機警……」有人就把身上所帶的錢放到身子下面的鋪草中去了。

次日早晨，大家從酣睡中醒來，彷彿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在夢中經過的，因為大家都在疲勞中平安地睡了一夜。自然，那十二個更夫從我們得到了很高的報酬，連他們自己也想不到會那麼高的報酬。我們都忙着：到山溝裏去漱洗，拴草鞋，伐了竹竿作手杖，打行李……預備開拔。保長前後左右地走動着，很殷勤。

當我們走出小嶺塘時，才有人似有所悟似地竊語道：「我們總算過了第一關……但是我很疑惑，昨天晚上的槍聲，是不是從那十二個人中的一支土槍所發出的呢？……」於是我們談起：這地方民匪不分，保長就是匪首，至少也都和土匪通勾。並有人指出沿山路被焚燬的房子為證據，說那是民房，也就是匪窟。（十二月二日）

路

早晨九點鐘出發，我們是第二大隊。天氣變得十分晴朗了，好像突然由冬天變成春天的樣子。我們都很高興。在隊伍的前邊，有人唱着順口編成的歌子：『光明送我們前進，太陽照澈了我們的心……』

於是大家都隨着唱起來了。

十二時到花果園午餐，早有辦前站的隊員把飲食預備妥當。這地方人烟頗密，也頗得富庶，很後悔前天為甚麼停在小嶺塘，而不到這裏來住。又聽本地人說小嶺塘確乎是有土匪的，就更覺得後悔了。又聽一個老人說：『這地方從前是很繁盛的，光緒二十四年刮一次大風，把村裏的房舍吹跑了一半，以後就日形凋敝了。』並說，山風是特別可怕，不像平原上的風只是飛塵蔽野而已，山風却可以拔樹倒屋，連人畜也可吹得無影無蹤。

我們臨開拔時，那老人又指示道：「出去村子，便是公路了，這是西北公路的老白段，從老河口到白河。我們對於這路的開闢，都以為是花果園再繁榮的起始呢。」言下頗顯出得意的神色。當我們走出村子，便看見幾座新建的茅屋，而白色的公路就從那幾間茅屋中間穿過，那是專做公路上的生意的。這條公路完全是在山中爬行，鑿山劈崖，工程十分繁重。我們一邊走着，一邊想道：「假設有汽車可坐就好了，」而汽車果然就在我們身後追來。我們已經很久看不見汽車，此刻聽到那聲音，嗅到那氣味，覺得既親切而又生疏，我們都站在一旁向牠行了注目禮，讓他空空地跑去。我們看到在萬山叢中能這樣暢行汽車，也立時覺得中國是有辦法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又在人們口裏喊着，我們也更增加了走路的興致。走了一段路，而汽車的聲音彷彿遠在耳中，但更進一步，才知道已不是汽車的聲音，而是大砲的轟擊聲了。奇怪！哪裏來的大砲聲？大家均猛然一怔，雖然不會說出，然而恐難免均想到「匪警」「戰爭」上去。那轟擊聲彷彿從遠遠的山背後傳來，又爲衆山所迴折，延續着忽強忽弱的餘音。當我們沿山路再轉

過幾道山峯時，才發現那聲音的來源——是開路。

炸山開路的地方不止一處，每處有十餘個工人正在忙着。這時開鑿聲，喧笑聲，搬運聲也都聽見了。我們正在喜悅中向前進行，忽然在較遠的一處又轟然爆炸，一連爆炸許多響，石塊紛飛，煙塵四起，碎石塊飛落到山下的流水裏，擊得水面開花，煙塵乘風而起，飄飄如山中出雲。工人的嘩笑聲伴着轟炸的餘音，一會靜下去了，在「成功」的微笑中，他們蹣跚地走向被炸藥暗爛了的山脚去，彷彿還担心着，惟恐尚有未爆的火藥會同他們開玩笑似的。我們都看得發呆了，我們心裏想道：「人力征服自然，……長期抗戰……這一條白色的線要一直拉到中國的邊疆盡頭……勝利……勝利……可感謝的可敬佩的開路工，我們向你們敬禮……」我們不願走開，我們願意再看一次大爆炸，再聽一次路工同志們的嘩笑聲。我們倒退着向前進，我們走出很遠，依然聽到轟炸聲嘩笑聲。於是我們唱起了「大路歌」。

一面唱着「大路歌」，爲了尋取捷徑，我們又捨了公路，鑽到山縫裏走小道去了。

(十二月三日)

黃龍灘

在暮色蒼茫中，我們到了黃龍灘。

「黃龍灘」！好名色，爲甚麼叫黃龍灘呢？這頗引起我們的幻想。這是一個很大的鎮店，人烟稠密，商業也相當繁盛。我們以爲就要宿在這裏了吧，然而不行，沒有地方可宿，到處是軍隊，軍隊，軍隊。經過大街時，看見我們的狂廳劇團所貼的標語，和出演的通告。經過一個大廟時，看見裏邊擠滿了人，並聽到喧鬧聲，知道他們正在那裏開演了。

大隊走出了街市，出乎意外地攔路橫着一條綠水，那水綠得濃濃的，像漢江一樣。有急湍聲，有搖櫓聲，有呼喝聲，有搬運聲，彼岸已有人高高地舉起了燈火。「漢江！漢江！」大隊裏邊有人這樣招呼，彷彿遇到了舊日的相識。我們離開漢江也不過才三天，却覺得已經隔開了很久，覺得已相去遙遙了。然而今天，我們遇到了這漢江的支

流——塔河，我們又看見了這濃濃的綠水，又聽到了這惡咒一般的濤聲，就很自然地令我們想起被丟在後面的鄖陽——漢江邊上那座污穢的山城，以及在那座罪惡的城裏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這種回憶令我感到厭惡，有彷彿就要嘔吐出來的感覺。當我陡然又想起：因為富事者的糊塗，頑固，疏忽，而把二十二個少女都葬送在漢江水中時，我就又想起了我的挽歌：

「惟願世間完全乾枯，

也不要一滴清露，

免得它照見花影，

驚破了多淚的魂靈。

.....

「俺們還不如殺敵而死！」

.....

少女的怨憤語好像還混合在那水聲裏，我心裏立時變得陰暗而沉重。

天已經晚了，我們的住處却還在遠遠的一座古廟裏。我們過一條水，過一片沙，又登一坡高崖，才到達宿營地。第一隊已留下了鋪草，前站隊員也把飲食預備好了，我們只負向本隊隊員發放的責任。拜會過廟裏的主持僧，覺得那人雖不討厭，但彷彿沒有甚麼人情，想同他多談幾句也不可能。而最使我覺得難忘的却是一個挑水的老人。他住在古廟附近，站在廟門口，可以看到他的破爛的家屋。他身體衰弱，衣服襤褸，眼睛通紅像血布袋，走起路來好像不敢下腳似的，一步一步地向前試探。他來回挑開水不知已挑過多少次了，他使我們這些遠行人有充足的水喝，這是在其他地方不會有過的情形。我們很難忘記這個人的好性情。他襤褸，他衰弱，他赤貧，然而他不使我們有可憐之感，因為他自己不表示出令人可憐的樣子。他顯得正直，熱心，令人起敬。雖然天已經完全黑了，雖然他也曾說過「柴草缺乏，燒不開鍋」，然而他總不願讓任何一人口渴。「我們如何感謝這個老人呢？」差不多每個人都這樣說了。

（十二月三日）

古廟之夜

這一夜雖然仍將睡在平地上，而且這只是在無牆無門的廟廊下，心裏却覺得十分安適，且想，今夜是一定可以睡得很好的了。然而不幸；把事情忙完了，剛睡下不久，我的病也就發作了起來。其實，在路上已曾感到過腹部的微痛，並未在意，此刻才痛得不能忍耐，腹中絞痛，彷彿腸子要被絞斷一般，每一陣痛，就有要把整個臟腑完全傾倒出來的感覺，雖然疲乏，雖然渴睡，也只好從剛被溫暖了的被窩裏爬起來，不結鈕，不束帶，從別人身上踏過去，開了廟門出去了。

這時，村鎮正睡着，山頭也睡着，只有河水在大聲急呼，彷彿要把一切睡着的喚醒，而冷風也一陣陣從樹梢頭嘆息着溜下來，使我格外清醒，也使我格外感到孤寂。遠遠的甚麼地方有一簇火光，是漁火呢，還是牧人的信號呢？這作了夜的眼睛，這使我仰頭看天；天上沒有星，更沒有月，一片黑暗，壓着山，壓着樹，壓着我的眉宇。這境地

使我暫時地忘掉痛苦，但使我又担心着另一種不測：不會有甚麼「不法之徒」出現嗎？聽說這地方也是常有宵小出沒在山間的，而昨夜臨睡時他們也特別注意門戶，橫門一道豎門一道，門下又放了沉重的木柱。我一邊這樣胡亂想着，一邊注視黑暗的遠方。遠方，然而並不遠，有一種脚步聲走近了，那是輕輕地跑着的；而且聽出徹徹的喘息聲。我原是坐在牆角下的石頭上的，於是不加思索地陡然站了起來。當發現跑來的乃是一隻黑狗時，雖然恐怖已經消逝，但心裏還是跳着。同時，心裏暗暗笑道：「還好，這絕不是夜襲，不過是冤禽罷了。」爲了避免冷風，我有時躲到門裏去，但隨着腹內的陣痛，又不得不跑到門外來。我不知道我這樣過去了多少時間，當我把腹內弄得淨盡，再回到被筒中時，老和尚的公鷄已經唱了第一聲。人們都還死沉沉地睡着；鼾聲似乎是對我嘲笑。這時我把整個白晝的事體想了一遍，才證明這次痛苦，完全是由於在路上吃了一個柿子。而且，我被柿裏所害已不止一次了，於是自己責備自己道：「貪吃的人，無論如何也教訓不改！」在懊悔中我也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日早晨是被別人叫醒的。我已毫無痛苦之感，只是感到疲弱無力，然而我照樣吃了冷饅頭，喝了那老人送來的白開水，我照樣準備着開拔，準備着爬七十里山路。在出發之前，我到那挑水的老人家裏去酬謝他，我見到了他的老妻，他的弱女，他們一樣襤褸，一樣憔悴。他們的屋裏是黑暗的，然而從破毀的房頂上瀉下陽光來，我看見他們的鍋裏還有滿滿一鍋開水。開拔之後，我的同伴們還在嘲笑我，說：「一個椰子會惹出一夜病，你如何能去抗戰？在前方作戰的，不是時常用冷水解渴嗎？」

（十二月三日、

陰森森的

走七十里山路，於暮色蒼茫中到達鮑家店。這是一個較大的山村，一條發出嗚嗚的呼聲的河水從村子中間穿過，把村莊分成了兩段，一條頗長的石橋橫在水上，在模糊中，使我有一種很好笑的印象：彷彿那長橋就是一條担杖，把兩端的村子挑起來的樣子。

我們的宿夜地點是在一個孤立小學裏。大隊早已先到了，但他們還在學校的院子裏徘徊着，有的坐在自己行李上修理着草鞋，有的坐在土地上解着行李，在尋找甚麼東西，有的到山腳下去洗腳，而有些太老實的隊員却依舊背着包裹，彷彿非等到開了教室門，鋪上了穀草，然後才肯放下似的。然而教室的門依然鎖着，不能開，因為校長到甚麼人家裏吃喜酒去了，一直不見回來。於是孩子們亂推測着，有人說：「人家不願意叫他們住他的教室。」也有人說「也許咱們的第一隊秩序不好，於是人家不肯招待我們第二

隊了。」人們噤哩咕嚕地抱怨起來。最後總算有人來了，是工友，他奉了校長的命令給我們開門。門開了，於是大家從極度疲乏之中——而且已經餓了，——重又振奮起來，把教桌搬到外邊，預備鋪草。但是「草呢？草呢？」大家亂鬧着，等我們的負責人向那開門的工友詢問時，他才指着庭院角落裏的一堆草屑說道：「那就是你們的草，是昨天你們第一隊用過的。」當然，草是我們第一隊用過後留下的，然而絕不會只是那麼一點點，難道第一隊共百十餘人，就只買了那麼一小堆草屑嗎？我們也不必問，只覺得好笑罷了，我們的「主人」居然把我們的草抵作了「店錢」，我們只好設法另買。等鋪好臥草，分過晚飯之後，天已經完全黑了。

隊員們的食宿問題解決之後，我們才有時間到外邊去洗腳，洗臉，並吃晚飯。自然，我們在外邊就擱了頗多的時間，我們必須把一天的疲乏休息掉，還要計算一天的賬目。我們在一家小飯舖裏受了誠懇的接待，從衷心裏覺得快感，我們覺得這些無知無識的小商人——其實是些很勞苦的人——倒真使我們覺得心裏熱烘烘的，他們對於漂流人

真如接待遠道歸來的兒子一般熱心。我們懷着滿心歡喜回到那小學校去。我們走過隊員們住的教室，已聽到有人發出喜聲，也還有人在細聲細氣地談着。我們走進二門，我們要到那廳堂旁邊的一間小平房裏去安息。但是，但是當我們剛剛踏進二門的門坎時，我們停住了，我們把脚步輕輕地退兩步，我們站在黑暗中觀看：在那廳堂的中間，那裏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三顆星星，是三個火滴，在那廳堂的深處，忽然明了，忽然暗了，最後才看出，在那火滴的前面，有一個影子，那影子忽然高了，忽然低了，火滴忽然被遮了，忽然顯露了，我們這才明白，那是一個人，而且是男人，他正在上香叩頭，而且叩頭無數，忽而起立作揖，忽然伏地不起。時間的延長使我們的視力變得更好些，我們看見那個高大的影子起身走去，走進一旁的一間室內，接着就聽到關門的聲音，當然，那室內有燈光，燈光照在窗上，微呈灰黃色，和沒有燈光相仿。

我們屏住呼吸，放輕脚步，走近廳堂，模糊中看出那上香的地方有神像和牌位。我們走進我們被指定的小屋，我們辨前站的同人正點着自己隨身帶來的臘燭寫着日記。我

們輕輕地問道：「你見過這裏的校長嗎？」「見過」他答。「怎樣的人物呢？」我們又好奇地問。這時，他臉上堆着笑，但笑裏又藏着苦：拖着沙沙的聲音答道：「陰——森——森——的！他屋裏的空氣也是陰森森的！」「你們會談到些甚麼呢？」「曾談到軍隊。」「爲甚麼談起軍隊呢？」「因爲他讚美我們的秩序比軍隊。」他說一生最恨的是軍人，他討厭軍隊討厭到絕頂。」「那麼，他當然是指抗戰以前的軍隊而言了。他這裏有甚麼新聞嗎，關於我們抗戰的新聞？我們看見這山村還有一個郵局……」「沒有新聞。」他把脖子一挺，^①陡然地回答，「他對於戰事一點也不關心，他這裏甚至沒有報紙，他只是唸經，唸一陰騰文」，他還……」不等他說完，我們便搶着說道：「是的，我們看見他上香叩頭。」於是我們歎息着，覺得這樣一個古怪人物爲何作了校長，又怎樣教育一羣小孩呢？尤其是在這抗戰時期！我們倒很想同這裏的小學生談談，問問他們受的是什麼教育，可惜我們明天一早就得動身，也無可如何了。提到明早開拔的事，我們辦前站的同人便猛然想起來似地說道：「不是有些隊員磨破了腳嗎？他們不能再背行

李，我已經托這裏的校長給僱了兩個挑伕，每伕一元五角，而且已經把錢交給校長了，校長說必須先繳錢，不然挑伕是不幹的，因為挑伕家裏有老婆孩子，等着拿錢買柴米。」

「一元五！我們心裏覺得有點不對，但也無可如何，因為我們已經麻煩了校長。我們睡可，而我心裏老是念着「陰森森的」一句話，我在想像那位校長是甚麼樣子，我很自然地想起關公，想起真武大帝，但都不對，我很想看看這個陰森森的人。」

次日，天剛放亮，我們就打掃了教室，挑伕不會耽擱時間，我們很滿意。校長當然尚未起床，見不到。走出鮑家店，我故意追上挑伕問道：「你們爲甚麼討這麼高的價錢？二元錢算少嗎？」他們把我的問話弄糊塗了，原來他們每人就只得一元錢。那位陰森森的校長大人吃了他們每人五角。

（十二月四日）

威尼斯

過羊尾鎮，知道不久就要到達陝西省的白河縣了，雖然疲乏，也稍稍振作了一下。太陽就要落下山去，然而白河還是看不到。向放牛的，向担挑的，甚至向小娃子，總之見人就問：「到白河還有好遠？」回答總是「不多遠，十五里。」在晚照中遠遠望見一叢叢山，一叢叢樹，便喜形於色，嚷道：「白河到了，白河到了，」但依然不是白河。儘走，儘走，脚步越走越沉重，而太陽却故意加速地向山後躲去，落得四面只是一團黑影。沒有人唱歌，也沒有說話，只聽到脚步聲。各人的行李在背後用方向下壓着，向下垂着，彷彿再不願掛在主人肩上，顯出急於要躺在道旁休息下來的樣子。而且隊伍也漸漸零散了，不成隊伍，只是三個一夥，兩個一幫，這叫我們非常擔心，我們想起漢江裏那支破船，那是本地的土匪因圖財害命而故意沉在那山角下的；我們更不能忘記羊尾鎮人所說的那條血褲，那是一個在前綫抗戰退下來的士兵因飢餓而搶劫路人的結果。我

想必我們的小隊員會遇到不測，他們年紀最小，而胆子最大，總是不顧大隊而跑到最前邊去。爲了促使他們聯絡一氣，促使他們一同走，我們從隊伍的最後一個人，追到隊伍的最前一個人，追到了前鋒的隊員，也追到了白河。

「威尼斯！」有人這樣喊，白河縣讓我們想起畫片上那座美麗的水城，其實這也只是在忽然轉過一個山角後，在暮色中猛然乍見的一種近似的印象罷了。漢水隨着山勢陡然一個轉折，水面也顯得特別寬闊了，水面上有連檣結帆的船隻，緊靠着江水的背面是長長的一列建築，這些建築都是樓閣式的，夜色，水光，給這些建築添了夢一般的美麗，樓上的燈光倒映在水裏，拉成長長的光幅，隨着水波漂動。急流打擊着山角，發出呼呼的吼聲，在水聲中又隱隱聽到市內的喧嘩，第一隊的隊員在江岸上迎接我們，並爲我們預備了渡船。這時，我們的疲乏完全消逝了，反被這新鮮地方的最初印象振奮了起來。於是水面上漂起歌聲，和着櫓聲，渡過了江面。我們以爲在那一系列建築物裏應該有我們宿夜的地方，然而不行，這只是一條買賣街，——也就是這縣城的精華之所在，在

這條使我們聽作「威尼斯」的街上只有一處小學，已被我們的第一隊住滿了，他們要在這裏休息一日，於是我們便必須到城裏去歇。「城裏？城在那裏？」「城在山上，又是崑崙山城，荒涼之至，比鄖陽還更荒涼！」迎接我們的人並且告訴：這地方如同死的一樣，一點生氣也沒有，沒有一點抗戰的空氣。這地方也偶然顯得熱鬧，是因為有時多了些軍隊，多了些過路的難民，江面上那些船已在此停泊了多日，那是口口服務團的船，他們被白河人看作高等難民。他們的船上掛着大旗，十分威風，他們有老少男女，有笨重的行李，他們不能走路，不比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能吃苦，他們必須坐船，他們怕坐車，於是停在這裏等待縣政府給他們派軍隊護送，然而據縣長說，軍隊都出發剿匪去了，因為這一帶山裏土匪甚多，又有一種民衆爲抗了抗捐而組織的帶子會，也鬧得異常兇，自然也在被剿之列，縣長身邊只剩了護兵，沒有軍隊可派了，於是他們就在這裏停着停着，一點事情也不作。他們是服務團，然而並不服務，他們給這地方平添了一些熱鬧，然而並不向這荒城的同胞們告訴一點甚麼，却只把年青女人姣豔地打扮起

來給這些未見過世面的人們開開眼。於是我聽到這麼一個故事：服務團裏有一個老先生，他是最肯負責最努力作事的人，然而也最爲一般團員所不滿，尤其是一些年青的女團員們，因爲那位老先生常常告誡她們，勸她們不要塗口紅，不要穿高跟鞋，不要穿太鮮麗的衣服，免得惹人注意，更怕惹起土匪的注意而遭逢不測。然而那些爲抗戰服務的女士們太太們却最討厭這些「教訓」，她們每逢登岸，不論在城市或在山村，總是打扮起來向外展覽，彷彿是向自然界炫耀，向那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們顯示似的，而且她們會曬起紅紅的小嘴來，向那位老先生反駁道：「愛打扮，偏打扮，你老頭子不要多管！」這類故事，——當然還有其他故事——都是在我們渡江的時間，整隊入市的時間，總之，在傾刻間我們聽了很多，因爲有無數的小嘴爭着向我們耳朵裏送，使我們一時聽得忙亂。他們——第一隊的隊員們，——比我們早到一天，就彷彿已是白河縣的老住戶似的，那麼刺刺不休的講着白河。

我們一聽說我們必須進城，而城又在高山上，於是疲乏又回來了，然而無可如何，

我們必須向上爬，我們穿過了那條號稱曰河精華之所在的橫街，街上的燈光使我們懷疑，彷彿我們已經很久不曾見過燈光似的。我們穿過黑暗窄狹的小巷子，開始拾級而上，低着頭，閉着氣，努力向上爬。儘爬，儘爬，人烟逐漸稀少，簡直完全是荒山野壑了，我們的心隨着靜下來，這時候才知道月亮已在背後升上來了。仰頭向前望，月光灑在遠遠近近的山頭上，在迷茫中看見一些建築的輪廓。這時江聲又壓服了市聲傳送到山上來，在月夜中顯得那波濤衝激得很遠，好像在多少層山巒之外。我們爬着，也無暇看我們的時錶，只覺得爬了很久，步子越走越小，腿部感到酸痛了。我們問：「還沒進城嗎？城牆在那裏？」回答却說：「早已進城了。」原來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穿過了城門，至於城牆更不會惹我們注意。「荒涼哉嗎，小山寨！」有人這樣說着，覺得好笑。我們又看見茅屋，看見從門縫裏透出來的燈光，這就是大街了。我們以為足夠爬了十里，（其實不過五里。）我們到達了山頂，走進了我們的住處——文廟小學。據說這附近就是縣政府及各機關，是這縣城的行政區域。我們受到許多小朋友的招待，他們為我們送了

水來，把教室指點我們，讓我們在那兒睡覺。

弄鋪草，發飯費，已費去了很多時間，等我們到一個人家，請人家給我們做了飯吃過之後，夜已經很深了。我們走在寂靜的街上，草鞋打着石板道，發出沙沙的音響，浴着月光，踏着月光，覺得份外寒冷，向遠處望望，還是山，還是山，山影，樹影，『依山築城』，這時也看見斷斷續續的城圈了。聽到江水聲，聽到遠處的犬吠聲，而且，最使我們覺得奇異的，我們聽到了荒鷄的啼聲。在甚麼地方的茅屋下面，在一張被冷氣所包圍的床上，也許有一個不寢的人正在想着心事，說道：『荒鷄叫！不祥的兆頭哇！』——我心裏這樣想。我們回到小學後，隊員們都已睡熟了。

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

母與子

月亮已經上來了，大概已是十點鐘的光景，然而我們的肚子裏還是空空的。我們三個人來同在大街上走了幾次，到底尋不出一家飯鋪，覺得非常焦急。「好，咱們就硬闖一下吧！」我們的大隊長這樣說着，便領我們去敲一家有燈火的人家的門板。

那是靠街的一間門面，前面一排門板已經完全關住了，僅有極微弱的燈光從里邊透出來。我們很難相信那裏邊的人還未睡覺，更不敢妄想人家會給我們可以充飢的東西，萬一冒犯着人家，深更半夜，也是極不方便的。我們對於貿貿然地敲門這回事，懷着不少的憂慮。然而我們的大隊長是不管這些的，砰！砰！砰！他一連敲了數次。這叩擊聲散落在人家的門板上，同時也響在我們的心窩裏，我們的心正在跳着呢。

稍停了一會，門却出乎意料之外地開了，開門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她顯然還未預備去睡，因為她的衣服還很齊整地穿着，而她對於我們的貿然叩門，也並未顯出驚

異，只是漫然問道：「誰呀？甚麼事啊？」我們的大隊長就即刻和氣地答道：「老太太，我們是行路的，天已經晚了，我們還不會吃什麼東西，老太太能給我們做點飯吃嗎？」她把我們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把我們迎接了進去。

進門的一間不過三步寬，只擺設着爐灶炊具等。打開一個布門帘，顯出了一個明亮的內套間來，裏邊有床帳，有桌椅，有廚架盃盤，一切都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牆上掛着煙卷廣告的大幅美人畫，那美人在燈光中還笑微微的，顯得十分新鮮。床上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面黃肌瘦，衣履鮮潔，正在那裏忙着收拾鴉片煙具。「老爺們吸一口嗎？不吸？那麼就趕快收拾起來好了。」女人說着也去幫着收拾，並又吩咐那男子道：「快去生火吧，老爺們還沒吃飯呢。」於是那男子便到外面生火去了。

我們的大隊長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他大概惟恐那女人不知我們是幹甚麼的，——顯然，她把我們當作軍人了，——就放開聲音告訴道：

「老太太，你猜我們是幹甚麼的？——我們是學校裏的先生啊。我們是山東人，日

本鬼子欺侮咱們中國，把山東強佔強了，我們就捨家拋業跑了出來。我們吃飯是給錢的，請你好好地給做一點。」

那女人就笑着道：

「唉，是呢，日本鬼子打咱們中原，是早就知道的了，可想不到你們山東人會跑到我們白河來。我們這兒是不要緊的。」

於是我們又告訴她，我們曾在湖北住過半年，現在是要到四川去。

「唉，是呢，入川啊，可不容易！」

她這樣驚嘆了一句，也到外面幫着那男子做飯去子。

我們一方面聽到外間裏揉麵切菜和燒火的聲音，一方面喝着人家的殘茶，談論着。

大隊長說：「怎樣？今天吃一次好飯吧！」

我們的醫生却低聲說：「哼，不是好人家啊！」他撇撇嘴，又搖搖頭。

我很疲乏，不願說話，心裏却在想：「這是一個甚麼人家呢？以甚麼為業呢？女的

和男的甚麼關係呢？」

隊長拉開了話匣子，講着今天在路上所見所聞。他又談起被山匪沈在漢水裏的那支小船，丟在道旁的那件血染的軍褲，談着這一帶人民的貧窮，懶惰，吸鴉片……這都緣由看得清清楚楚的情形。而我們的醫生却還是撇着嘴，搖着頭，玳瑁眼鏡下面的大眼睛裏放着不信任的光芒，說道：「不對，不對，我們也不該到這兒來吃飯，這不是好地方啊！」

不久的工夫，便有熱騰騰的麵條放在我們的面前了，果然不錯，正如大隊長所說，這是一頓很美的晚餐。我們自然是不絕口地稱讚，又潔淨，又適口，而且又是多麼敏捷的。而那個女人却非常謙恭地說：

「請擔代，請擔代」。

我們吃罷飯，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因為人家並非賣飯的，自然也不便講價，——在「明天再來，明天再來」的歡送聲中，走到大街上來了。吃了熱麵，自然覺得街上

更冷了。月亮發着白光，照着山頭，該正是凝霜的時候了。我們一邊走着，一邊凝思着，不言語，只聽着草鞋打在石板道上的聲音。

當夜住在文廟小學裏，我們都有沈酣的睡眠。早晨本可以不必起的，然而我們已經養成了一種早睡早起的習慣，而且昨天晚上晚間大隊長已同隊員們說定，早晨要早起，參加文廟小學的升旗禮，因為我們的大隊長是喜歡隨時隨地表現我們的精神的。於是我們很早就起來了，而且把全體隊員都糾合起來站在小學門口，預備升旗。我們自然是鄭重其事的，而結果却是失望，七零八落的幾個小學生，眼裏含着眼屎，衣服紐子也不結，胡亂把一面污穢破爛的國旗拉起來就算了；他們的教員先生不會有一個起來參加。就連那國旗也好像還未醒醒似的，有將要在屋上頂再睡一下的形勢。升旗之後，我們就到山溝裏找水漱洗，漱洗之後，我們將有一天的餘暇，而我們的大隊長却已在嚷着「吃飯，吃飯」了。其實，這時候太陽已經出來，今天雖然不趕路，若是早吃飽飯，也可以儘量跑到處去活動一下。吃飯，這都是同意的了，到哪裏去吃飯呢？這却有一點小爭執。

這在大隊長是毫無疑義，他還是叨念那個人家的『好麵條』，而且他已經把今天要吃的東西設計好了，他叫那個人家給作炙油餅，大隊長是最喜歡吃炙油餅的，他在家鄉時就喜歡吃這個，在這去家數千里的山域中，忽然又想起炙油餅來的大隊長，該是有着無限的鄉愁吧？在晨光中，他那高的身子挺挺地立着，像馬鬃一般的頭髮蓬鬆在前額，兩丈長的影子橫在他的腳下，看那樣子誰若不想不讓他去吃炙油餅那簡直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那位玳瑁眼鏡的義務醫生還屢次地搖着頭，撇着嘴，也無可如何，我却想：『看看那到底是個甚麼人家吧。』於是我們仍舊到那個人家去了。

當我們到得那人家時，那女人已把一切都收拾妥貼了，我們受了更熱誠的招待。那女人一面爲我們預備作飯，一面同我們談着。她先告訴我們，她並不賣飯，但是有人到這兒來吃飯她是歡迎的，『縣政府裏，各機關裏，還有軍隊上的人們，都常常到這裏來吃飯呢，』她微笑着這樣說時，顯出彷彿有無限光榮的神氣。並說：『先生們儘管放心吃，絕沒有錯兒，咱們就是愛吃好味道的。』我聽着她的談話，注意着她的行動，却不

能瞭解她是怎樣的人。昨天晚上看她有五十來歲的，今天仔細端詳一番，却又覺得她實在並沒有那末老，而且這是女人中最平凡的那一類型，人不會在她身上尋出甚麼特點來的，除了她那特別的整潔，但那整潔又令人起一種「未免過分」之感，好像一切都並不那麼真實似的。頭髮雖然不多，但還沒有多少白髮，而且梳得非常光滑，雖然顯得很小的脚，却也是非常端正的，衣服自然是纖塵不染，臉上雖有幾條縐紋，但還有着一種爲女人所特有的先彩。我不知爲甚麼會聯想到尼姑身上去，難道她有甚麼地方近於尼姑的嗎？我不能猜透。我們已是相熟了，大隊長就問道：

「那個年青的是你的甚麼人啊？」

「是我的孩子啊。——你還不起來嗎？先生們等着吃飯了。」

她一面回答隊長的問題，一面又招呼她的兒子。這時我們聽到頂閣上有工東工東的聲音，原來那個年青人就睡在那上邊，雖然那地方也可以稱爲「樓上」，那却是極黑暗而低狹的地方，我們以爲那只是存蓄廢物的地方。不多時，那個年青人就從上邊下來

了。他匆匆忙忙地到外間去漱洗，漱洗完畢，自然就是忙着爲我們做「灸油餅」了。他很少說話，他像一個膽怯的幽靈一般走出走進。他的脚下沒有甚麼聲音，而連放置東西的聲音也是輕輕的。小小的眼睛，尖尖的鼻子，短短的下頰，都同他母親相似，而更相似的是那一派過分的整潔。他戴了一頂紅疙疙瘩的瓜皮小帽，衣服是非常窄瘦地捆在身上，有點像紙紮舖里作的時髦男侍的樣子。我在這個男子身上也頗費了一心思，但想決定他是幹甚麼的却很難，他有點像成衣匠，又有點像理髮師，大隊長却抽空把嘴唇湊在我的耳朵裏說：「你看這傢伙像不像鑿子裏的毛夥，再不然就是個相公。」但那個女人却告訴我們道：「這孩子從小嬌養慣了，他有病，他什麼事也不能做呢！」

「你們的家口呢？沒有帶出去嗎？」她一邊沖着茶，一邊又問。

「沒有啊，老的老，小的小，沒法帶呢！」大隊長又回答。

「唉呀，唉呀，你們那作娘的，也不知在家想念成什麼樣子了——唉，唉……」——她不住地嘆息着望着我們。

「娘沒有不痛兒的，」她這樣斷然地說着，於是自動地說起她自己的事情來了：「我這個孩子從小就沒有爸爸呀；嗨，他爸爸還沒看他生人就去世了。我，我把他養大起來，可是好不容易呀，他又病，也就嬌養慣了。我們家原先也是很好的，可是後來就漸漸不行了，你想我一個女人拉着兩個孩子！」

「兩個嗎？」隊長插嘴就問。

「是啊，他還有一個姐姐哩，他姐姐可比他壯得多了，又高又大的婆娘啦，她嫁給一個保安隊的隊長，那隊長原是在咱們這兒住了很久，可是此刻換防到冷水河去了。」

「冷水河嗎？」這回是我們的醫生說話了，他在看着那牆上的一張舊報紙，「我們不是也要經過冷水河嗎？」

「對，你們一定得走冷水河，坐船也行，起早也行，可是不大好走呢，近來路上太荒了。我那姑娘一年半載不來一次，我那女婿倒是常來的，他叫王得財，你們到冷水河」

問就知道。」

說這話的時候，已聽到外間里有滋滋的油鍋聲了，炙油餅的香氣就傳到裏間裏來，大隊長就放聲笑着，喊道：「好了，好了，炙油餅得了！」

那女人也即刻跑到外邊去，回來却說：「不成，還得等」一回。」

她於是給我們預備起餐桌來，但還是不在牠談着：

「我們女婿也天天担心，說是不一定甚麼時候就會被派到前綫去打日本呢，自然，他是不願意去的，我那姑娘一聽說打日本就哭。還在拉壯了啦，你們山東也拉過壯了嗎？」

「拉的，無論甚麼地方都拉；爲了打日本。」我們回答。

「這也難怪了，」她又嘆息起來，「我這個孩子本來也該被拉的。可是先生你們看，這孩子怎麼能當壯了呢？他年紀是夠了，可是並不壯啊！你想想，天啊，我就是這麼一個孩子啊，我自從年青守着這麼一個孤兒，我怎麼能讓他去送死！可是不成，咱們不

能違抗命令，這是官家的命令啊！」

「然而在抽丁的條例上是不……」這問題在我的腦子裏一閃。

她停了一會，彷彿有無限的傷痛似的，又走到外間去了一次，回來又接着說道：

「說好說歹，總算免了，這是咱們這兒的高保長給辦的，保長辦事多年了，和咱們走得最近，就把話說給了官家，把這孩子的壯丁免了，另外找到了替身。」

她笑着又走出去了，她笑得真摯，等她端了油炙餅回來時，並帶着滿臉笑容說道：

「請吃，請吃，炙油吃酥，要趁熱呀。」便提着茶壺沖茶去了。

於是我們吃炙油餅來，我同醫生都默默地吃着，不說話，而且油餅也太熱了，吃一口，眼裏只想流淚。大隊長就不住地喊着：「真好，真好，」又說，「吃了油餅，就算到了家了。」吃完了飯，我們就告別了出來。走到門口時，就聽到有飛機的聲音，大家都仰起頭向上看，那女人就說：「又來飛機啦，前回也來過，是大晴天，漫山遍野一片白，飛機不怕雪。」

這一天，我們有許多事情要作，爬山，看水，寫家信……而我同醫生却常是在一處的，等到應當吃飯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大隊長是在什麼地方，就只好依從了醫生的主張，不再到那個大家去，而在河街一條小麵食店裏吃過。在吃飯的時，我們談到我們這一天所得的印象，山是荒的，沒有闢治過，官膏店太多，太不講求衛生，尤其是河街一帶，靠水濱那一排房子，看去都像樓房，而每家的廁所都在那建築的高層，你在水邊散步，便看見男的女的在那上邊向下排泄，臭氣難聞……沒有救亡工作，沒有抗戰空氣。我們又向店家打聽了去冷水河的道路，以及冷水河的情形，然後又回到文廟小學。途中看見道旁圍了一大堆人，以為是玩把戲的，近前看時，原來是我們的隊員在那里向民衆講話，正講到最近的勝利消息。我們在任處等了很久，還不見大隊長歸來，覺得奇怪。等他歸來之後，已是太陽下山的時候了。

他剛一進門，就嘆道：

「妙哉！妙哉！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莫明其妙，問他：「甚麼事？」

「是這樣的，」他開始告訴我們，「我今天遇到了湖北服務團的老朋友，於是痛痛快快地跑了一天。又吃，又喝，鬧得不亦樂乎。可是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又有點餓了，怎麼辦？我走到吃油餅的那個地方，門是關着的。向左一轉，却看見一個賣豆漿的人家；而且還有油條，你知道，就是和炙油餅家斜對門的。於是我就決計去吃豆漿油條，你知道，這也是很久不嘗的美味了，我就進去。我一進去却沒有人招呼，一個油鬼在那裏生着氣，罵着，彷彿並沒有看見我，我也聽不懂他罵些甚麼。吃豆漿啊，傢伙！——我這樣鬼鬼地喊了一聲，他才停止了怒罵，給我拿豆漿油條。那傢伙真慚，我簡直想嘔，但是你已经吃開了，也就只好忍耐。我是高興開開玩笑，打聽打聽開專的，於是我就開了腔。我說——喂，傢伙，你好好的買賣不做，生的甚麼氣哩？他就跳起來罵道：就是那家王八婊子，吃東西不給錢，要賬反臉——他指着炙油餅家。原來他兩家剛打過吵子，這就更惹起我的好奇心來了。我就問：那人家是幹甚麼的呀？幹甚麼的嗎，

嚇，……他說：『他媽的喜口呀！……哈哈，你知道，她家重原來是賣的呀，可是你別以為那舊老嫗媽子會賣，不是的，是她的兒媳婦，她那個紙紮的兒子還有一個漂亮媳婦哩，這是那個賣豆漿的油鬼說的。她那個兒媳婦不同她兒子在一塊，却同那個高保長過起日子來了，哈哈，真熱鬧。故事還不這樣簡單，這兒也還有她那姑娘的一份兒，這就是那嫁到冷水河去的姑娘啊。原先那個高保長是同他的姑娘胡搞的，後來却被那個姓王的保安隊長了搶去，於是保長又同他的兒媳婦幹了，那個兒媳婦就住在保長家里。她母子就吃這個，就靠着這個生活，也靠着這個吸雅片。人家還靠着保長的勢力不去當壯丁呢！——那個油鬼這末說。那麼，我就問了，我說：一個保長就這麼利害嗎？他說：是的，就這麼利害，他叫誰當壯丁誰就得去，他不叫誰去就免了，有錢也能免，有漂亮女人也能免，可不是家家戶戶都有漂亮女人和他睡覺哇！——那油鬼這末說。』

『但是在抽壯丁條例上大概是准抽獨子的，而且她還是個寡居。』我忙插一句。

『條例？老百姓懂得甚麼是鳥條例呀！』

母與子

四四

隊長說完，又哈哈大笑起來了。

「怎樣？我可完全沒有猜錯！」醫生又撇撇嘴這樣說。

天已經暗下來了。隊長就吹着哨子招集隊員，爲了明日去冷水河，他要訓話。

(十二月六日)

冷水河

天還黑越越的，人也還睡得正甜，忽然傳來了一陣開門聲，人語聲，腳步聲，而那擔杖鉤環的聲音更是嘩唧嘩唧地響得清脆。我們都被驚醒了。點起昨晚剩下的小燭頭，抹出枕邊的時錶一看，——才四點半，距天明還有一點多鐘，然而李保長已經領着人送了幾擔開水來。同時，聽到隊員們也都起來了。爲了趕路，我們自然希望早起，但今次實在起得太早了，夜裏睡不足，白天行路也是容易疲勞的，於是有人喊着：「太早哇！太早哇！」這喊聲在我的耳朵裏迴旋了很久的時間，因爲我立時想起了那一世之散文作家阿左林，他在一篇文章中會說起西班牙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三句話：第一句是「晚了！」第二句是「幹甚麼呢？」而第三句則是「死了！」這是很可怕的三句話，試想咱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又有多少人不是在這三句話中把一生渡過的呢？而那最可怕的就是「晚了！」這就是說，「糟糕，已經來不及了！」想想西班牙在這時候所遭的命運？

圖

外

四五

再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對於「太早哇！太早哇！」這呼聲，就有着特殊的意味，也有着無限的感慨。究竟「太早」比「太晚」是不是較好一些呢？一切事情，如能不過早也不太晚地去作，那自然很好，但那就很不容易吧，我想。那麼還是希望大家「早一些」較好。咱們似乎應當用「早一些」來代替「晚了」那一句話。

我一邊這樣想着，一邊收拾行李並漱口洗臉，而這時候隊員們已經在院子裏吃着昨天的乾糧，喝着今天送得「太早了」的開水。我們的大隊長照例是忙碌的，他在走來走去地張羅着一切，等他回到屋裏來時，就笑哈哈地說道：「真想不到白河縣人作事這樣認真，惟恐耽誤了我們走路，半夜裏就送了開水來，這也可以證明這地方的政治還不壞吧。」我心裏明白他的意思，他不過是指着縣政府對於保甲長的，以及保甲長對老百姓的威嚴而言罷了，縣政府命令保甲長，保甲長命令老百姓：「要早送開水，萬勿遲誤」，於是就有今天的結果，而這也就是大隊長之所謂「政治不壞」，我對於這樣的讚美是不識一辭的。等到我們飲食已畢，一切停當之後，問題却來了：「我們僱的挑夫還

不見來！』我們在焦慮中等着，等着，一直等到八點，挑夫才陸續來到，問他們爲什麼來得這樣遲，他們却很坦然地答道：『還得烤完了烟啊。』原來他們都是些鴉片烟鬼，他們彷彿很有理由似的樣那不慌不忙回答我們。一邊捆行李，一邊聽隊員又大聲喊道：『太晚了！太晚了！』然而那些鴉片烟鬼却仍是不慌不忙，這種不慌不忙的態度好像在回答我們說『並不晚』或者『還很早』一樣，叫我們非常生氣。等到開拔之後，出城，下山，他又買烟，買火，拴草鞋……走到河街時太陽已經很高了，然而有的挑夫又不見了，有人說是去吃飯，也有人說是去烤烟，弄得我們無可如何，因爲實在已『太晚了』！

我們一路沿着漢水，踏着山脚，前進着，我們的歌聲，和着水聲，在晴空之下徹響着。『拐過山嘴，便是月兒灣了。』有人這樣喊。月兒灣——又是一個好名字，還有黃龍灘與果園……我忘記我是在流亡，忘記是爲我們的敵人追趕出來的，我竟是一個旅行者的心情了，我願意去訪問這些荒山裏的村落，我願意知道每一個地的建立，興旺，貧

困與衰亡，我願意知道每一個地名的來源，我猜想那都藏着一個很美的故事……但這樣的念頭，也只是轉瞬即逝的事情罷了，尤其當看見在破屋斷垣上也貼上紅紅綠綠的抗戰標語，——這是在城市中我們看厭了的，而發現在荒山野村中却覺得特別有刺激力；以及當我們從那些打柴牧牛的孩子們的口中也聽到幾句『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的簡單歌聲時，我就立時像從夢中醒來似的，心裏感到振奮，脚步更覺得矯健了。

奔到月兒灣，我們停下來吃午飯。這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同挑伕們談談話。我們是喜歡同他們談談的。談到他們的工錢，我們才知道他們又並非自由的挑夫，他們也是被政府硬添了來的，那麼，我們所出的工錢恐又不知經過幾層剝削才能到達他們的手中，而他們之中竟有人因年老，因烟癮，而不能勝任，想偷跑，想僱人替換，也就是常然的了。自然，我們也同他們談到了吸鴉片的害處。我們的隊員尤愛捉住這種機會大發議論。但說來說去，也只能從烟鬼口中換得這麼一句回答：『這我們何嘗不明白，但是現在明白已經晚了，烟癮已戒了，家業也窮光了！』『晚了！』他們也知道晚了。於是青

年隊員就激昂地說道：『好，你們好好地再吸兩年吧，不然，現在便要戒絕，若等到抗戰勝利之後，你們便只好吃那最後的一顆大烟丸了。』這所謂最後的一顆大烟丸者，乃是指那一顆可以打穿腦殼的子彈而言。這種想法是很近理的，總以為抗戰勝利之後，中國的政治應當完全刷新，那時就不再允許這些烟鬼存在了。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挑佚自然不懂，却也沒有人為他們解釋。

從白河到冷水河，共七十里，並不難行，但因爲今早動身太晚，所以到達冷水河時，又是相當的『晚了』！

冷水河，從左邊的山澗中流注漢江，河身甚窄，河水清淺，在碎石上潺潺流來，確有一些清冷之意。過冷水河不遠，便是冷水河的村莊，在暮色中只見圍簇着一些房舍，房舍還有冒着炊烟。在冷水與漢江之間，矗立着一座雄偉的建築，叫作雙龍古刹，也叫做觀音庵，而庵下的江水就叫做觀音灘這裏的江水又正當一個山勢陡轉處，水流甚急，又以水底多石，所以水聲甚大，而行船最難，據說航船到此，必須連客帶貨一併卸在岸

上，然後才能把船拖過，否則便難免危險。我們就看見一隻小船還正在灘中間沉着，被急流所沖擊，激濺着白色的浪花，而那隻小船却是一動也不動。雙龍古剎是藉了山勢而雄據在險灘上的，它似乎被羣山所包圍，而又高出於羣山之外，它像一個巨大的魔靈，作着這險灘的主宰，益顯得這地勢險惡萬分。而今夜，這古剎就作了我們的宿營地。

我們在模糊中吃過了地瓜米粥，又托本地的保長給僱了一隻可以載行李直達安康的小船，便藉了觀音面前的燈光打鋪休息了。半夜裏醒來，聽見江濤的聲音，彷彿在深山中來了暴雨，頗令我想起在泰山斗母宮曾聽過的山澗水聲，似夢非夢，不知身在何處。揉開睡眼，却看見月光從古剎的窗上射了進來，照在粗大的黑柱子上，照在雕繪的棟樑上，照在猗猗的神像上……心裏有些恐懼之感，同時也有說不出的感傷。我不能入睡，我想着種種往事，想到將來，想到明天蜀河的道路，烏江渡，又一個可怕的地方。我摸出時錶用手電照着，看看時間的向前移動，我決心在那個不太早也不太晚的時候把大家吵叫醒，預備趕路。

十二月七日。

烏江渡

天陰着，而且落着雨滴。「下雨也得走！」這是毫無疑義的。

今天我們不必再同那些烟鬼挑伕們生氣，隊員們也不必自己背負行李了，我們用四十元僱了二支小船，可以把行李送到安康。所以今天起程時大家都特別感到輕鬆，可以更自在地唱歌，也可以一邊走路一邊談故事了。但是新的問題又發生起來，行李船的速度和大隊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我們必須有人在船上看守行李，又必須派十幾個人準備過險灘時幫助拉船，而到了必要的地方，我們還得儘可能地使大隊與船同行，然而這是不易作到的事，因為船行得太慢。這使我們擔心不少，尤其在烏江渡。

由於傳聞：說烏江渡一帶地方，有為數萬飢民所結成的「帶子會」，他們有組織，有武器，出沒山中，打劫行人，尤其對於過路的軍隊，時常予以截擊，而且反抗納糧，拒出壯丁；也由於這個地名：「烏江渡」，在想像中那個地方的江水也該是烏黑的，可

悔的，而且猜想那個渡口上一定有一隻小小的漁船，待在蘆葦深處，那是專為接送綠林聚強或傳遞祕密消息的；自然，那裏的山也就變了顏色，黑松林，殘廢的廟宇……鳥島江渡用一副兇惡面貌在等待我們，我們也不知道那兇會發生什麼故事。我們談論着這地方，也向人打聽，而且計謀着萬一遇到什麼不測時應當怎樣應付，而最使我們感到不安的還是我們的行李船，這時大家就覺得與其把行李放在船上還不如負在各人背上却安全些。我們只希望我們大隊能同行李船一塊走就好了，因為我們一共百十餘人，而且都是青年，看起來也還不見得可以隨便輕侮。

走出四十多里地，我們就在沿江的石頭上發現了用粉筆留下的字迹：『前面就是鳥島江渡！』這是我們的第一隊留下的。再繼續走，就繼續有所發現，而且都用了很多的驚慌號召，『小心！莫說話！要沈着！』『不要左顧右盼！不要隨便打聽！要肅靜！』……這些字對我們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大家暫時安寧了下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唱歌，隊伍也整齊了，人們總愛用手杖打擊着道旁的石頭的，此刻也不再聽到那種聲震山川的清

脆叩擊聲了，連呼吸也似乎都屏住了。然而山還是那樣的山，水還是那樣的水；山是一層層的荒山，沒有樹林，絕少人烟，兩旁的山緊夾着江水，水還是清清冷冷的綠水；有石灘處激出霍霍的聲音，然而這山水在我們的「心眼」中實在已變了顏色，沒有人聲，沒有鳥語，天空陰沈沈的，到處都罩着一層恐怖。迎面一片沙灘，沒有蘆葦，却在一堆亂石旁邊繫着一支小破船。船後插着一支篙子，船身微微擺動着，却不見人影。「這就是烏江渡！」我們在石頭上，發現這樣的句子。

「好吧，我們就自己過渡。」

我們在江邊沈默了片刻以後，我們的大隊長這樣決定。

我們剛剛要去擺弄那支小船，而人就來了，他從半山的一座小茅屋裏走來。他是一個極平常的人，沈默寡言，動作遲緩。然而我們却想：「是的，他們都是這樣的，不多說話……」彷彿那個人的沈默正是他的可怕之所在似的。我們照樣拿了船錢。我們分作幾排過渡，而最後留在江南岸的人就顯得有些不安，好像惟恐那個管船的人不再渡他

們却故意要留他們少數人在一邊被他的同夥們來搶劫一般。等大隊都過完，我們的行李船也放下去了，我們整隊前進着，然而還是在沈默中，在警戒中，雖然心裏已經放下了一次半。

在藍灘午餐，也只有匆匆的停留。那地方男人很少，賣飯的多是女人，偶然遇見一兩個男子，看起來也有幾分兇氣。傍晚的時候，行在很荒僻的山徑上，看見兩個女人在道旁烤火。烤火！然而我們並不敢決定他們是在烤火，雖然天是非常寒冷的。我們以為她們是在那裏放烽火，她們大概就是「帶子會」的崗哨，她們在放火號招他們。她們有多大年紀呢？這很難說，因為是在暮色中，而且她們的長髮披散着，一直垂到頸項，把面龐遮蓋着，而且在她們的臉上，在飢餓線上的靈魂們，三十歲人與五十歲人也很難看出多少區別吧，總是汗穢，黧黑，飢黃，面瘦，失去了作爲人類的形象，那深陷的眼睛，那乾癟的嘴唇，那焦黃的牙齒……那是不能想像的，不，不是想像，我是特別仔細注視過那兩個女人，我覺得駭怪，而又覺得痛苦，「人」，「曾經爲人的動物」，作爲「我們

同類的人」啊，爲甚麼竟不像「人」的樣子呢？不只是這兩個，實在我在這一帶見了很多，男的，女的，「野獸！」確乎是這樣的印象，然而我不能不責備自己，我怎能用這樣的兩個字去稱呼他們呢？我又想到那所謂「帶子會」，那是幾萬人啊，他們被稱作「土匪」了，而且他們使我們都怕他們了，而我們也怕了我們那些善良的同類了！……我們從那兩個女人旁邊經過時是沈默着，我們走過之後又竊竊地談論着。「她們爲甚麼在這樣的地方烤火呢？」有人這樣問。是啊，這樣的地方，這是什末地方呢？這是高高的山頭啊，這裏距江面已經不知有多少丈高了，我們看不到江水，我們的小船也不知漂到甚麼地方去了，這裏的北風是特別尖利的，而且這是深冬，而且是在黃昏啊，「她們爲什麼不在家裏烤火呢？」好奇怪的責問啊，家，她們有家嗎？我不知道……

我們總算平平安安地到了蜀河，然而天已經晚了，而我們的小船又給我們添了麻煩。它走錯了路。它應當從沙洲的北邊靠到岸上來，它却拉到沙洲南邊，進了逆流，陷在險灘裏了。灘狹水急，濤聲如雷，在暮色蒼茫中，我們只聽到船上的人們在篷篷地呼

賊，『嚇嚇，嚇嚇……』和水聲攪在一起，却聽不清是賊些什末。我們十分焦急，船不靠岸，取不到行李，我們將不能睡覺，而且萬一發生覆船危險，就更不堪設想了。在我們這一邊的岸上，本來停着一支篷船，我們請船上的人去拯救我們的小船，並說明拿錢報酬他們，然而他們不肯。只有船可以救船，船既不肯救船，這叫我們莫可如何。我們正在亂紛紛地吵嚷着，忽然聽到一個粗大的聲音：『咱豆（都）是山東老鄉嘍，』這地道的山東口音叫我們聽起來非常親切。那是一個軍官。我們把困難告訴了他，他很生氣，他強迫那支停着的船去把我們的小船救了過來。這時已經八點以後了，我們才得把行李運到蜀河街裏。

這地方居民頗多，有小學校，商業繁盛，物價亦廉，而賣饅頭的却故意欺詐我們，一串錢一斤的饅頭，必須一角錢一斤才賣給我們。這事又被那個軍官老鄉知道了，『奸商！漢奸！』他怒罵着那個商人，又講了一大篇抗戰的道理，並命令他的部下把那個商人罰辦了才算完事。這事情固然作得很好，但我們心裏却很不安。我們的晚飯是胡亂吃

過的，我們的秩序也很壞。救船，同商人打仗，弄得大家情緒極惡劣。又費了許多時間，才把百十個隊員分別安息在五六家商店裏。這些事，還幸虧有我們辦前站的隊員早有準備，不然還不知要糟到甚麼地步。我們辦前站的是跟同第一隊來的。從他們口中，我們知道昨天第一隊從烏江渡經過時曾經受了驚嚇。據說當他們到達烏江時，就看見兩面諸山中不斷有奇怪人物出現，有的叫囂着，呼喊着，有的又跳竄着，彷彿在試探這小隊伍的膽量並窺察這隊伍的性質似的。

十二月八日。

先驅及其他

十二月九日早九時，我們在微雨中由獨河出發。仍因爲等船，所以大隊定得很慢，到晚上六點鐘，才完成了這八十五里到蓬溪溝。這一路十分荒涼，沿途的房子十之八九都被土匪焚燬，只留下一些廢房爛垣，腐木焦土，向行路人訴說着一些可怕的故事。泥溝地方很小，只有幾戶人家，要容下這百十個人是不容易的，至於食糧，就更困難了。感謝那個辦保主任，他替我們都有地方可睡，有乾草可鋪，而且派了幾個人到山前山後江左江右去給我們購買豌豆和小米，使我們得有一次極豐富的晚餐，並且告訴我們：『近來官商這兒完全平等了，老百姓有組織，能自己保衛地方，你們儘可以放心睡大覺。』

夜裏又下起雨來，到十日早晨雨還在下着。看見四面山頭上白雪皚皚，彷彿各個山峯都戴了白絨夜帽。這正在甜睡着一般，又聽本地人說，後山雪大，已經深集盈尺了。山風是特別尖利，衣服是十分單薄的，大多數人都是赤腳穿草鞋，路上又雨雪泥濘，我們雖然都起來了，但不像其他早晨那樣興奮活潑，却為一派沈默所統治着，這沈默就說明了大家當時的心情。

等到八點半，雨還是下着，我們就只好冒雨開拔了。然而我們的勇氣使我們得有這份幸運，走不多遠，天就晴朗起來，太陽照着藍天，照着白雪，呈一幅極其鮮妍明快的景色，我們的臉上也隨着陽光的照映煥發笑容，歌聲又從隊伍中任一個人的嘴上爆發出來而擴展為大合歌了。隊伍是整齊的，歌聲是激越的，然而忽然隊形亂了起來，歌聲也再零亂而停止了，代着起歌聲的是許多人在傳遞着呼喚：

「胡秋實！胡秋實！」

「胡秋實不見了！」

圍 外

胡秋實是被派去跟行李船並幫着拉絆的一個隊員。他本來是跟着行李船和大隊一齊出發的，行了幾里，因為他的草鞋磨壞了，便獨自上岸去買草鞋，但此刻離他登岸的地方已經又是幾里了，却不見他回來，他既沒有跟上船，也沒有歸大隊。於是大家都慌張了。有人在描寫這個隊員的形貌與性格：他高大，肥胖，三個月不剪的長頭髮，大臉膛，却戴一頂很小很小的綠軍帽；他衣服不整齊，滿頸子裏是領子，裏出外裂，又極不清潔，衣服上滿是油垢，他很笨，他平常不愛說話，說起話來訥訥不清，他彷彿有點神經病，凡事都不和別人一樣，他愛單獨行動……。根據這些，又作出種種推測：江岸是高峻的，而且多荒草，多泥濘，他也許失足墜水，江流是急的，於是有人逆着我們前進的方向，順着江水奔去；而且江岸是多石的，他也許因為一時失足而暈眩，摔倒在亂石堆中；於是有人沿江岸斬荆披棘，在仔細尋找；也許因為買草鞋又跑回泥濘去了，於是有人以徑賽的速度返回泥濘跑去。

殺，同着我們的義務大夫；却遠遠在距泥濘三四里路遠的，座茅屋旁邊。這茅屋建

在江邊上，孤零零地落在那裏，像一個小小野店，然而那並不是店，而只是一個賣草鞋，柿餅，花生，以及其他乾果之類的小販。貨攤是非常簡單的，守攤的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子，另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在一旁編著草鞋。這，這該是很平常的一個人家吧，然而我們却又想起了烏江渡，想像中這一茅屋一定藏着什末秘密。我們向老人，向女人，打聽那個胡秋實的消息，向他們描繪他的形貌，說明原因，而他們的答語却只是一個「不照！」（不知道）他們這種淡淡的態度使我們不信任，我們到他屋子周圍去巡視，最後，我們竟鼓了勇氣要到人家屋子裏去了，那老頭並不阻攔，却只氣昂昂地說道：「看吧，我這裏是乾乾淨淨的，甚麼也不藏！」顯然地，他之不問自我們是幹甚麼的，正像我們對他們的懷疑是一樣。但是竟不會想想，他們真會把那個隊員搬起來嗎？他們只爲了要剝他那一身破棉制服？還是會像在山東時一樣把他搶架了去等我們拿錢贖票呢？唉，結果弄得我們覺得慚愧起來。我們正在那裏無可如何，同時希望在水裏，在亂石堆中，或者在泥濘中，能發現那個胡秋實，但忽然有幾個人從大隊行進方向跑來……

·先驅及其他

「找到了。他自己跑到大陸和行李船的前邊去了。」

這消息弄得我們喜怒皆非，只能嘆道：

「唉，這正是所謂朝秋實了！」

二 斷了線

到滬灘，看見海陽縣政府懸掛「帶子會」的告示，其大意是：自抗戰期間，國民應以國家民族爲重，不可在後方從事非法，而且當兵納稅乃國民應盡之義務，何況現在正和敵人作着長期抗戰，更需要不盡的人力和物力呢。這一帶山勢漸漸平頂了些，且漸漸有些梯田，不像過去那一段那麼一任其荒蕪了，而江面也漸漸寬闊了些，因此，在行路人的心情上真覺得舒暢了些，大有漸進平原闊野的感覺了。

約下午三時，到達向北店。這裏又嘗江水轉折處，灘原水急，舟行不易。我們在休息着，等待我們的行李船，而擔心着它將如何渡過這個險灘。然而擔心着的事情總難免

發生，行李船逆灘而來，纜繩掛在角上，斷了，小船便像一塊薄片似的被浪頭打了下去。等我們請停在高北店的一支小船去搭救時，行李船已經被打下了三四里遠而停在淺灘上了，天幸未出大險，而船上一個發癱子的隊員已經嚇得面如黃紙，全船內行李也十之八九打得透濕。掌舵的太公坐在沙岸上悶悶地抽着旱烟，嘴嚼着，罵兩個拉纜的不聽指揮，兩個拉纜的却默默不語，在幫着隊員們撥運濕行李，結果，我們改僱了高北店那支小船，按里數給冷水河的船算了工錢。太陽已經快下山了，我們才又開始向洵陽出發。我一邊走着，一邊掛念着那支受難的小船，纜繩斷得不可收拾，船桅也折了，篙子也順流而去了，還有許多零件也毀壞了不少，而那個太公又是非常忠厚的，我們給他的錢不多，他並不爭執，他一定很悲哀，他將辭掉兩個拉纜的人，他正在一夜中獨自把船放回冷水。我很掛念我們老人，雖然我表面上顯得非常怒極。

天到完全黑暗時，（天已經八點以後了）轉過一個山脚，遠遠看見對面山上有燈光點點，知道已到了洵陽，然而我們還不能即刻進城，我們還必須過河，河水甚廣，滿

天星斗照在水上閃閃流動，影得河水特別淵深，濤聲亦急，有波瀾壯闊的印象。岸上只有一支篷船，不點燈，在黑影裏待着。我們不能過渡，因為我們不能在暗中摸索，我們又不知向何處去住宿。等了很久，才見有火把從對岸走來，我們辦前站的人來了，這才把我們接進城去，然而糟糕，我們沒有適當的處所可住，因為第一隊還留在這裏不曾開拔，應當由我們住的房子還被他們佔着。

三 小包袱事件

安排住處，籌備晚餐，又必須買木炭來烤濕漉漉的衣服。疲乏之餘，大家，焦燥，掃興，一直到夜深還不得安息。「荒城啊，洵陽縣比一個小山村還不如！」第一隊的隊員這樣說。那麼第一隊爲甚麼不能如期出發呢？他們就告訴了我們「小包袱事件。」

今天天氣不好，——他們說，——而且大家都累了，都願意在這兒休息一天。然而

天色剛明，帶隊的先生就喊開了：「起呀，起呀，趕到安康再大大地休息！」天實在很冷，隊員們都戀着暖了一夜的被窩，不肯起。張先生就又解釋道：「哼，難道你們還不知道嗎？這地方太小啦，我們吃飯是困難的，我們不走，第二隊來了吃甚麼呢？而且，咱們不走，他們來了也沒有地方住啊！快起，起來吃了飯就出發！」隊員們聽了這些話無可如何，只得一一起來，然而這時候已經相當的晚了。

等吃過飯，打好行李之後，天也漸漸地晴了，黑雲散了，露出青天來。太陽從城隍廟的破牆縫裏照過來，（他們是住在山高頭的城隍廟裏的，如今我們來到，就不得不住在山下的商家了。）看看太陽已經高了，張先生開始不安起來，他走到這邊，又走到那邊，他把他的包袱拿起來，又忽然把它放下，「娘口的，啥時候啦，送飯的還不來！」因為此去一路沒有地方可買食糧，所以必須從這裏帶着一天的食糧。然而送飯的一直不見來。張先生非常焦急，只在不安中等待着，大家也只在不安中等待着，却没有誰注意到張先生那個小包袱存在。不多時送飯的人來了，同時也就聽到了張先生的怒罵：「娘

口，娘口，這麼晚，才來！」這問題總算解決了，於是大家集合起來，預備出發。

隊伍已經開始移動了，却又忽然聽到張先生在驚呼：

「我說呀！不能走啦，我的小包丟去啦！」

大家都非常驚訝，因為全隊的生命大權與那個小包實有關係。於是大家都放下行李，幫他去找，但錢已發完，哪裏還能找得着呢？雖然說曾經看見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匆匆地來了又走了，但誰知道那個人到哪裏去了。張先生氣得喘不過氣，最後他發下命令：

「不走了！」

等他的怒氣漸漸平息了，隊員就問道：

「張先生，我們的路費是不是那個小包裏邊呢？」

他答道：

「錢到沒有，不過……」

「不過甚麼呢？」

「甚麼？」他攤開着兩支肥大的手掌答道，「裏邊有我的一雙破鞋，一把小刀，還有一分錢的白線！」

隊員們都笑起來了，原來就爲了這些寶貝東西，耽誤了一天的路程，天實在已經很晚，即使再走也走不到安康了，就只好住下。而張先生却還埋怨道：

「娘口，這裏的縣長還自吹自捧，說他這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啦，你看，大白天
的失盜，娘口！」

聽了這樣的故事，叫我想起蘇聯作家左琴科的小說「鴉舌帽」來了，那是寫舊俄時代的一個小故事：火車向前開行着，忽然停下來了，而且又向後開着倒車來，因爲司機人要去尋找他那被風吹跑了的鴉舌帽。

十二月十日，陝西海陽

養雞的縣官

六八

我們住在洵陽縣商會的頂樓上。

因爲決定了在洵陽休息一日，所以昨晚臨入睡時便下了決定：一要儘可能地多睡，一晚起。「早晨雖然已經醒了，却還不肯即刻起來，何況樓上的光線是很暗的，彷彿天永遠不會明起來一般，叫人感到更有懈怠下去的勇氣，但同時也多少感覺到一點憂鬱。這時忽然樓梯在咚咚地響着，其初以爲是我們的隊員來了，結果却是商會的工友，他站在樓梯上喊道：

「先生們，我們的蘇縣長來拜訪你們了，在樓下等着呢。」

這消息使我們大吃一驚，天剛黎明就出來拜客，這自然顯示了這位縣長的勤勵，而同時也就顯得我們太懶了，覺得很不好意思。關於這一類的拜會，我們幾個人都不大樂意應酬，因爲除了向人家有所請求以外，簡直無話可說，我們還不曾學習到那些不知從

何說起的應酬話，常常在人臉前受窘露醜。結果這一次應酬的責任是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也不再推辭，因為我早已醒了，而他們還要多睡一會。我一邊匆匆地穿着衣服，一邊想起昨天晚上第一隊隊員所說的故事：這洵陽縣的縣長喜歡早起散步，他又愛到街巷中去察問一些民家事情。有一次他忽然失蹤了，他的侍從到各處尋找，却很久尋不到他，後來才發現他是獨自到一個農人家裏去，被留下吃了早飯，而且竟在那人家談起話來忘記回衙了。「那末，他的侍從不是緊跟着他的嗎？」當時就有人這樣問。「不然，」講故事的人這樣回答，「他不喜歡他的護兵隨在他的身邊，他總是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他的護兵有時也跟着他，却必須離他遠遠的，彷彿是不要他知道有人跟着似的。」聽了這樣的故事，我在心裏暗暗地說：「這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縣官了。」

我自然不暇得漱洗，就匆匆忙忙地走下樓來。走到下邊，才看見外面的天空是陰得很濃的，一陣冷風吹到我暖氣未散的身上，覺得帶一些潮濕的意味，「也許就要下雨了，」我心裏想。我急促地拉整着我的衣襟，向樓下一個套間走去，走到門口，我提起

聲音問道：「蘇縣長在裏邊嗎？」「在，在，在，請進，請進請進，」我立刻聽到了這回答。這是一種奇怪的聲音，彷彿是患着咳嗽症而沙啞了嗓子，又彷彿是在說話的時候喉嚨裏還衝了口水。我拿一張名片進去，受到了極恭敬的迎接。「這就是蘇縣長。」那個面黃飢瘦頭戴瓜皮小帽的商會會長給我介紹着。蘇縣長的片子也拿出來了，我從名片上知道他是河南人。這位蘇縣長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平易近人：這先叫我心裏感到了一些寬暢。他的身軀是高大的，有一張相當寬大的面孔，雖然在額頭上已經橫畫了不少的年輪，然而他的嘴巴却是剃得光光的，他的頭皮也是光光的，這叫人猜測到他大概有一種不願意老下去的心裏。他穿一件深藍色的大棉袍，而棉袍下邊却露出灰色的馬褲，而馬褲下邊卻又是一雙笨重的大棉鞋。這本來可以說是很不調和的打扮，然而拚湊在這位蘇縣長的身上，也就並不顯得不調和了。而且立刻叫我想起這廢圮的山城，這個荒僻的洵陽小縣，也都像蘇縣長的衣服之於蘇縣長一樣，都是相當和諧的了。

商會會長安坐在火爐旁邊，嘴上吸着長長的煙袋，他不大說話，却常在應和着縣長

的語音，他對待縣長是恭敬的，而且又是親切的，像家人或老友一樣。蘇縣長則躬了腰坐在床沿上，兩隻大棉鞋踏在火盆邊上，而又把兩隻手不住地烘着。我是不吸煙也不烤火的，我只在等待應接縣長的談話。

「你們還未來到以前，我就接到上邊的命令了。」他用那沙啞的嗓子親切地說，「我早就準備歡迎你們，招待你們的，可惜這個地方太窮僻了，我們很抱歉，沒有什麼可以招待你們的。」

他一邊說着，一邊把眉頭緊緊地繃起來，表現出內疚的樣子，向我注視着。然而他彷彿並不等待我的回應，就一直說下去：

「說實話吧，我不但歡迎你們從這兒過路，而且希望把你們留在這兒，這就是說，我希望你們貴校能在我們這洵陽縣住下去。我們這裏很需要諸位。這裏的文化程度太低了，關於抗戰，老百姓都不大明白。假設你們能留在這裏呀，」他說着，仰起臉來笑着，「我常常說：我們洵陽小縣也居然有一個國立中學了，光榮光榮！真的，如不是抗

「那還用說嗎，哈哈……」商會會長把煙灰磕掉，微微地笑着說。

「而且，說實話吧，」縣長又繼續說，「我實在佩服諸位的精神，冒嚴寒，履冰雪，步行萬里呀，唉，尤其是那些小學生，他們真勇敢呵！」他又把臉仰了起來，並且用手一揮，彷彿就有無數小學生排在他面前似的。

「不敢當。」我想這樣說，我以為這是我僅有的可以說話的機會了，然而我不會說出，却又被他搶過去了。

「是呵，少年英俊哪，哈哈，」他笑起來，「我真羨慕他們，我就是特別喜歡小孩。你知道，說實話吧，我到如今還沒有小孩哩，假如我也有那樣的一個小孩，我一定讓他跟你們去了，我相信給你們一定能把他教育成材，而且，我敢說，他將來一定可以為國家效勞的。」

他一口氣說完這些話，停住了，他用兩隻大手掌玩弄着火盆上的火苗，他好像有意

響拖那蹣跚着的火苗提任似的。屋裏沈默着，天還是陰沈沈的，忽然從甚麼地方傳來一
聲雞啼。我很想找些話來應付，可惜沒有什麼可以說的。蘇縣長的話完全落在空虛裏，
他的假設——假設他有一個孩子，——說明了他的希望，同時也說明了他的悵惘。這從
他臉上空漠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

「蘇縣長也是教育界出身呵。」這暫時的沈默由商會會長重又打開。

「哦，哦，哦……我發着這樣無意義的聲音，點着頭。」

這話來，又把蘇縣長的話題引起來了。他本來就要仰臥河床上的，此刻又陡地坐了
起來。

「蘇……說起來話長，」他開始了。「二十年前我在開封附近作一個鄉村小學教師。你
知道，那時候我自然還很年青，我的境遇使我選擇了這種職業。然而我絕不甘心就那樣
爲止。我當然有很好的精神去盡我的責任。但我同時又有很大的心願去試試探另一種事
業。你知道，一個小學教師須是一個萬能人物。他必須教各種功課，連節，連各門的課

納功課，他又必須去應付社會上一些無聊瑣事，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底，兩所得却只是一個僅可糊口。其初，正像一個新從學校裏出來的人一樣，也還熱心而有趣味，但漸漸地也就無味了，說實話吧，那簡直可以說是『消磨生命』。我不記得那時候我從付末書裏讀到了『消磨生命』四個字，於是我就益發地感到我不但在委曲過日子，而且是在浪費生命了，我十二分地厭棄我的工作。自然，你們教中學的先生們又是不同的。」他說着，望我一眼，意思是要求我的瞭解。「是的，我厭棄極了，而我又居然有機會離開它。可是現在，現在想起那幾年的教書生活，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總之，是並不怎樣愉快的滋味。譬如說吧，當你們的學生來到敵艦以後，我就聽見了他們的救亡歌聲，這使我很感動，這和當年唱過的那些歌曲是完全不同了，——你知道，說實話吧，我是連唱歌也教過的，我現在的嗓子是壞了，這是後來的事情。」他滿臉帶着一種不甚自然的微笑，並用手去擋着他的喉嚨。「可是我聽到他們的歌聲我就想起我的過去來，尤其當他們之中有人吹起口琴的時候，——你知道，那時候口琴還是很少見的，那時候我們

曾經有一架風琴，我就用那架風琴教過唱歌；——我在這裏聽到了口琴的聲音，立刻就想起風琴的聲音來，——那唔唔啦啦的聲音，我心裏就感到一點兒激動，也可以說是一點兒不大舒服吧，總之，很難說。這個縣城裏只有一個小學校，你知道嗎？這個小學校就在城裏的城隍廟裏，破屋爛牆，也無力修葺，從他們那裏就連一句歌聲也聽不到，他們很久沒有人教唱歌了，當然更沒有風琴，我幾乎想去給他們教唱歌，然而我已經不能唱了，我的聲音壞了。可是我却常常到那個小學校去，我彷彿在那裏看見我過去的生活，我願意改善他們的一切，然而不成，沒有錢，他們都很苦。但是話又說遠了，我回頭來再說我的改業吧，我有機會被介紹到軍隊裏去作事，這就是我的投筆從戎了，我加入了第二集團軍。抗戰以來，投筆從戎算是最平常的事了，而且是很光榮的事情，但在我那時候就不行，社會上對於一個教員的從軍是很反對的，何況我還有老母在堂，她自然更不高興。可是我終於投軍了。我把我一生的希望都放在軍隊中，我經歷了無數戰爭，你是知道的，那當然都是內戰，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幸而不會受過大傷，而我居

然一步步地高升起來，我作了團長。我在二次夾風雪的戰爭以後害了一場大病，於是我的嗓子就啞了。我一直到現在，像這樣子。他彷彿把他的嗓子故意變得更啞了一些。

火盆上的水壺已經沸了，發出沙沙拉拉的叫聲，在持續着蘇縣長那啞喉嚨的餘音。商會會長諱悄悄地放下煙袋，取起粗磁茶杯來盛了二杯白水，依次排列到桌面上，看着那氤氳分了三縷一直向上升着，叫我想到了那是供牲的樣子，而坐在那桌旁邊的却只有我二個人，而且是呆呆地坐着，聽着，像一個泥塑的菩薩一樣。

縣長呷一口水，又繼續說下去：

「噢，你猜怎樣？我幹到團長，我就不願意再幹下去了。多少次戰爭的結果，我的朋友大都死去了，而且都死得很慘，我的許多很好的士兵也都不見了，死的死，逃的逃了，我的家也因為內戰完全毀了，我的母親萬幸從砲火內逃生。我夠了，我的希望已經滿足了，也可以說完全失望了，我覺得作官也沒有意思。我當時自然不敢說是因為反對內戰而辭職，我只說我家有老母，無人侍奉。可是到了現在，因為是抗戰了，我辦可

以大胆地說，我那時確是爲反對內戰的。我回到了老家，重建了家宅，並娶了一個瘦下女人，就侍奉着母親過起鄉下日子來了。」

這時候忽然聽到樓梯在咚咚地響着，我知道我的同伴們都起來了，我知道我還有許多事情去同他們商量或幫助他們辦理，但是我不能走開；我知道蘇縣長的話尙未說完，我還須聽下去，而且我覺得我還有聽下去的興趣。

「說實話吧，」蘇縣長又用這一句慣用語說下去，「一個人是不能天天閒散的，我就最不耐清閒日子，於是我就開始經營一件卑賤的事業，哈哈，說來好笑，我開始作起養雞的生意來了。你知道，在鄉下作這種事是很方便的，我有幾畝薄田，我又開了一個菜園，鑿了一眼井，我就在菜園裏築了雞場，我其初只有百十餘隻雞，你想，說實話吧，這正是一個小學校中的學生數目。咱們看見小學生們放學了，一羣孩子吱吱喳喳地擁出來，「噢，放了雞窩子了！」咱們不是常這樣說嗎？而我的雞羣，就像我的一羣小孩子一樣啊，好熱鬧。可是後來愈生愈多，後來到了一千多隻，你知道，那簡直像一團

人一樣，而且，我原來是團長啊，哈哈……」

他說到這裏，不自覺地笑起來，我們自然也都笑了，我笑的很厲害，我幾乎担心我的笑有點失態，而同時我也注意到那個商會會長的笑，乃只是淺淺的，淡淡的。

「哈哈，我那一團人，不，應該說是一團鷄啊，」縣長喝了兩口開水又說下去，「它們，也常常鬧內戰呢，尤其是那些大公鷄，好熱鬧，好熱鬧。自然，我一個人是照僱不了的，我就僱了兩個工人專管養鷄。你想想吧，光拾鷄蛋就夠一個人忙的了。母鷄吃得肥肥的，下得好大的鷄蛋啊。」他一邊說着，一邊用兩手捧起了茶杯，意思是要用那白色的粗瓷茶杯仿他的大鷄蛋，可惜那茶杯未免太大了，使他不能說出口來。「我們自然要賣，但我們自己也吃了，我的母親高興極了，她常說：『這比你遠走高飛地出去作什末軍官好到百倍呀，好兒子！』誠然，我回到鄉下就爲了侍奉她老人家，她快樂了，我也就快樂了。但是只有一件事使她老人家不歡，那就是我的屋裏還缺少一個小孩，——一直到現在也還是沒有小孩，」他把兩手一攤，顯出遺憾的神氣，「可是，天

命難逃，我那年老的母親就因病去世了！」

他的沙沙的餘音還在房間裏繼續着，益顯得空氣的沈寂，我和商會會長，爲了對着縣長表示同情，也輕輕地喟嘆了一聲，故意矜持着，不再發生一點聲息。商會會長的煙袋是已經吸透了的，火已經滅了，然而他只是銜着它，不好意思把他的煙灰磕去。天已漸漸亮起來了，太陽偶爾露了一下臉，却又藏了起來。什末地方傳來了鋸木頭的聲音：「嘩——嘩——嘩——」，這聲音響得好不寂寞。

「我繼續在家養了一年雞，」縣長繼續着，「後來我又入了軍隊。——怎樣？你以爲奇怪吧？是的，我真想不到我會再回到軍隊中去的。說實話吧，那完全是了朋友的關係，你知道，我這個人是最重朋友的，我的朋友堅約我到軍隊中去幫忙，而且說：『來吧，國家漸漸好起來，不會有什末內戰了，』於是我就答應了他的邀請。我隨着軍部在陝西各地駐防，意外的機會又迫使我到這裏來作了縣長。不久，抗戰爆發了，我們真是已經沒有內戰了，（被路五十餘字）……現在，我們在團結抗日，這很好，這使我再沒

有什末理由離開我的責任。我願爲抗戰建國盡些力量，可惜我的力量太薄弱了。你看，你看我的履歷，我是甚麼本領也沒有的，我只知道憑真心作事。幾年以來，真沒有什末成績，不過地力稍稍平靜一點了，雖然不敢說夜不閉戶，但盜匪是幾乎絕蹤了。話實話吧，我哪裏會做什末官呢？我簡直是一個莊稼人，我願意同老百姓們接近，他們也都怕我，我的衙門是常常爲老百姓們開着大門的，我的家裏也是一樣，說實話吧，我的生活也很簡單，我的女人還在家裏養着十幾隻雞呢，說起來好笑，這真不像作官的樣子啊。」

說到這裏，他又哈哈地笑起來，我們也隨着笑起來了。在這裏，我說了我應說的客氣話，而且站起來活動了一下，縣長急忙說：「來來來，烤火，烤火。」他大概看出我的冷意來了，工友進來換了新水，並說：「落雨點了。」

蘇縣長似乎失落了他的話題，以後只是隨便地談着，並說：「我的事情他們都知道，他們本地人都清楚。」他說時眼睛望着商會會長。

蘇驥真又談到了本地人民的生活情形，他說：「唉，他們太苦了，這你是看見的？他們都衣服襤褸，面黃肌瘦，你看他們的房子，茅草房，茅草房，到處都是斷牆頽垣，然而他們又太懶。他們多少年代以來都是這樣。你可以看得見的，有那末多山地不會開墾出來，荒著；滿山荒草，滿山荒草，而且，他們也不知道種樹，所謂造林，有多少山頭是可以種樹的呀，我常常想像，假若各處都有茂密的樹林啊，啊，那是多好，那是多好。這些，這都是我漸漸推行的，要開地，要造林，要叫老百姓多喂牛養，叫他們牧畜，而且，叫他們多養雞。總之，要叫老百姓們勤勵起來，改造他們的生活。還有工業，那更談不到了，你看你們穿的草鞋，他們自己也穿，說實話吧，然而他們自己並不會搗。連草鞋也是從安慶販來的，這太好笑了！」

他特意看看我的腳，以爲我還穿着草鞋，不料我的草鞋並未穿起，我今天穿了布鞋，他彷彿顯得有點失望的樣子。稍停片刻，又繼續說下去：

「總之，民智不開呀，他們甚麼都不瞭解，更不用說是抗戰了。說起來也難怪，你

從白河過來的，你可知道帶子會的情形嗎？」他仰起臉來問我。

「是的，聽說過的。」我簡單地回答。

「那完全是因爲民智不開，因爲他們生活太苦，所以，說實話吧，那真是不好辦，不過那是白河縣的事情，與洵陽無關，洵陽縣沒有帶子會，除却和白河打界的地方間或也有幾個。」

說起帶子會，我很希望從他口裏多明瞭一些真象，這種希望使我急不擇言，冒昧地問道：

「那末，貴縣也有抗丁抗糧的事情發生嗎？」（註一）

「哦，那倒沒有，」他有點驚訝地回答，連那個商會會長也驚訝了，張了一張嘴，却依然把話讓給縣長說下去：「抗丁嗎，間或也發現，因爲老百姓根本不懂得出了打敵人於他們自身有什麼關係，至於抗糧的事情是沒有的，因爲這裏的人民有一種迷信，以『漏戶』（註二）爲不祥，沒有田地的人，也設法自己情願承担一份錢糧。總之，這

地方民智不開呀，所以，萬一你們能留在這裏呀，那就是洵陽萬民之福了。」

「送饅來了！」這粗大的呼聲，使我們都怔了一下。

「就放在下邊吧。」我們的義務醫生從樓上發出這樣的吩咐。這是給我們的隊員們送來的早餐，應當是我去招呼他們吃早飯的時候了。

「好，那末以後有工夫再談吧，你很忙。」縣長很客氣地站起來說，「我早晨起來已經去慰問過你們的同學，他們有的已經起來到河上去漱洗，唉，他們用涼水漱洗，天還未冷。他們也還有沒起的，因為他們都累了，他們年紀輕輕的，却受那末大的辛苦，跑那末遠的路。我曾經告訴他們，每到一個地方住下應當用熱水燙腳，這樣就可以解乏，也不致於走壞了腳，這是我當年行軍的經驗，這很要緊，還希望你再告訴他們一聲。還有，也很要緊，從此再向西行，因為漢江的水在山間不能暢行，激刷得很厲害，所以水性太硬，人喝了容易患腹瀉症，應當叫他們每人備一個小竹筒放在身上，竹筒裏裝滿豬油，每逢喝水時放一點豬油在水裏，便沒有危險了，還可以多吃酸菜，是的，酸

菜，酸菜也可以治腹瀉。」

他的話戛然而止，因為我已經站起來要告別了，縣長同會長也站了起來。我知道縣長的話不會說完的，雖然我也頗有聽下去的興致，但是我須告辭了，屋裏是沒有鐘表的，我想大概已有九點左右了吧，百十個隊員大概都已摸餓，而且餓已經送了來。我告別了縣長，縣長也告別了會長，結果是我和會長一同送走了縣長，外面細雨星星地下着，寒氣侵人。有十幾筐冒着熱氣的饅頭，在門口放着，發散着淡淡的甜味。我們的隊長和醫生，還有幾個隊員，已經在那裏秤着斤兩並記着賬。「就招集他們來領饅頭吧，」我剛想這麼說，而客人又來了，這次來的是海陽縣的大隊副。他全副武裝，顯得十分威風，他有厚大的手掌，有一臉大麻子，這更增加了他的氣派，也就更使人感到一些可厭。他同我們談了一會，他在誇獎我們，並慰問我們，他又要我陪他去慰問隊員們，於是陪他到各處去走了一遍。「你們辛苦哇，你們冷哇，你們真勇敢哇，」他每到一處總是對學生們這麼說，他贏得了許多「立正」與「敬禮」。回到商會之後，我以為他可以

告辭了，他却說要向同學們講話，盛意難却，於是招集了全體隊員。雨越下越密了，我們全體立在雨中，聽這位大隊副訓話：

「……主義……思想……正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前方流血，後方流汗……青年……國家之棟樑……」

他的話很多，簡直沒有完，但常常重複。而且那些話，（我實在不該這末說，）都是那些孩子們聽過無數次的，從他們自己的嘴裏也講過多少遍，從他們的筆下也寫過多少遍了，我不敢說他們厭倦，因為他們都在雨中筆直地站着，衣服是單薄的，肚子裏是空空的，然而都矜持着，像新植在地上的小樹苗一般在細雨中滋潤着了。

我們的早飯是吃得很倉促的，饑餓與寒冷使大家增加了乾飯的速度。

下午我們上山，也就是進城，因為城在山上。跑遍全城，才得又定購了二千八百個饅頭。這裏有賣麻鞋的，我買了一雙，預備明天開拔時拴在布鞋外邊試試。又買了針線，回到商會的樓上縫補破了的褲子。

到得晚間，我漸漸地不能支持了，頭痛發燒，因為早晨起床後並未披起大衣，又在冷雨中恭聆那位大隊長的訓話，自己縫褲子時又會脫掉衣服。我是感冒着了。

十二月十一日

【註一】 抗丁，即拒出壯丁；抗糧，即拒納土地稅。

【註二】 漏戶，即窮得連一點土地也沒有的人民。他們本不該納土地稅，但為了一種迷信，他們却情願納葦稅。

憂愁婦人

十二日早晨，天空陰得灰沈沈的，彷彿又有要下雨的意思。今天的目的地是高鼻標，共六十五里。聽說在這六十五里以內沒有可以買飯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們每人都帶了一日之糧，到路上只找兩個飲水的地方就行了。脫去布鞋，我把昨天買來的新藤鞋穿起來。走在濕漉漉的山道上，覺得輕鬆而愉快。尤其看到鞋尖上那兩簇綠縷兒，隨了我的脚步，在顛巍巍地擺動着，更覺得好玩，而且真有些飄飄然的意味了。但走不多遠，這種飄然之致便沒有了。而且越走越不對勁，腳底下覺得發燒，而且微微地痛了起來，無可如何，只得棄藤鞋而着布鞋，而布鞋之外仍掛草鞋。就在那脫鞋換鞋之際，我已被大隊落得遠遠的了。

奔馳走三千里路，到昌河口。這兒是我餉飲水的地方，我們就停歇在水邊的沙灘上。

村上區河自是一個小小的村莊，緊靠江邊，而又高踞在一個山頭吧。我們雖沒有時間到

村子里去看看，但它所給我們的印象却是清楚的，從那些傾圮頹廢的房屋，以及那些給我們送水來的人們的衣服及顏色上，這地方所顯示給我們的，也正如其他許多山村一樣，是荒涼與窮困。大概也是因為抗戰的緣故吧，這條「面善心惡」的江水也漸漸被利用起來，時常有船舶來往，於是這裏的人民也驟想利用這種機會，做些小小生意。現在，這江灘上已經搭了幾座草棚。而且有的已經在按置着鍋灶了。我們就在這幾間草棚旁邊飲着水。

水喝完了，大隊預備開拔，我就急忙找我們的辦站人去給這兒的地保去送水錢。這事情為一個送水的女人所注意，當其他送水的人都陸續走開時，她却還遲遲不行，她終於幽幽地走到我的近前，低聲問道：

「先生，你喝本是給錢的嗎？」

「當然給的，」我回答，「我給你們保長，再請保長分給你們燒水的人家。」

「啊！」她輕輕地喟嘆一聲，稍稍沈默之後，又向四周巡視了一下，說道：「原來

這樣呵！先生們給了多少錢？我們可是不得而知的呢，像我這個，家里沒人沒手的，凡事都……」

她的話咽住了。

話雖然是這樣簡單，但我已猜透了這個女人的心事了。她身量高高的，臉上顯得很清瘦，大概有三十四五歲的樣子吧，額上雖然沒有繡紋，但為一種深沈的憂鬱所籠罩，叫人立刻感到那是一個善良而又悲傷的靈魂。她穿着襤褸的衣裳，却又相當整潔，頭上也照他們這一帶人的習慣，像纏回那樣，纏了一塊黑布，那也增加了她臉上的憂抑的表情。對於這樣的女人，我彷彿在甚麼地方見過，是在一篇傷感的故事裏嗎，還是在一個熟悉的夢境裏呢？不，我想起來了，那是在一座古老的城中，在一條荒寂的長街上，當秋風掃落葉的時候，我看見這樣一個女人，並聽到別人告訴說：「她是一個古式的女人，她過着孤獨的日子，受着種種的屈辱……」這簡單的告訴，願給我們的想像以摸索的世世，當時的憶境使我永不能忘。其實當前這個女人與那個古式女人有甚麼關係呢！

隱

外

卅九

沒有甚麼關係，然而我在這窮山荒水之間，聽了這個女人的低訴，我却不能自己地想起在風砂中飄搖着的那座古城，想起古城中那個女人來了。「像我這個，家里沒人沒手的……」是啊，善良的女人，我彷彿早已認得你了，你大概住在嶺上那座破屋裏，就是此刻看見的那一座，你一個人，沒有了丈夫，也沒有兒女，你爲生活所迫，又爲屈辱所苦，你應當得到我們的水錢的，然而你得不到……

「唉，我明白，」我說，「我們沒有別的法子，那末我再另外給你一份吧。」

我說着，把另一部分水錢遞給她。然而這結果却更出人意外，她向後退了一步，把手一縮，並譔然的一笑，說道：

「不，我不要你們的錢，你們是已經給過的了，你們出門在外的也很不容易，我不在乎這毛二八息的錢，我是說……」

她是說什麼呢？她欲言又止，彷彿還有許多話要說出來，却又覺得不能再說，於是預備躬下腰去提她的水桶了。我們的大隊已經開始行進，江灘上漸漸閃出了一片白光，

剩下許多零亂的足跡，送水的也都走去了，聽到滾水的聲音，木桶碰擊的聲音，以及女孩子的呼喚聲。我不能不走開，我到底不會把另一部分錢遞給那個女人，我一直追隨着大隊，並不同顧，然而我的手心裏却還一直捏着那一份水錢。我心裏覺得很沈重。繼續向前走，綠樹漸多了，而且有些地方生着蒼翠的竹林，人家也比較密些了，然而這些並未能引起我的興致，我在描畫着那個憂愁女人的影子，而且想着：一個女人，她會把自己的委屈向一個路人訴說嗎？爲甚麼就會這樣呢？一桶水錢是寥寥的，然而這却不只是一桶水錢的問題呀！

「人總是這樣到處牽掣的！」我一直這樣想着，走着想了很久。

（十二月十二日）

來呀，大家一齊拉！

「嗨……呀嗨，嗨……嗨呀……」

我們離開呂河口不遠，就聽到從背後傳來這樣的呼聲。這裏江水越行越窄，而兩岸益勢也逐漸變得陡峭，青黑色的岩壁上，掛下無數的細流飛瀑，淅淅瀝瀝地流注江中，益顯得這一帶有一種峭蒼幽邃之致，而那種呼聲，也被這情勢弄得似遠似近，似一人長嘯，又似萬籟齊鳴。那是一種既壯烈而又悲涼的聲音。

我們很自然地把脚步放慢了些，而且不時地向後回顧着，那呼聲越來越清楚了，我們也就看清了那聲音的來源，我們看見了萬頭攢動，我們看見了許多粗壯之身子，忽起忽伏，用力地拉着繩子前進，漸漸地，漸漸地，兩隻龐大的船身也從山崖轉折處顯示出來了。我們看見這兩隻大船，我們都變得嚴肅起來。這裏的水路太難行了，山高路狹，而且又是逆水，多曲折，多石灘，然而那船上的負載却又是太重了。「裝的甚麼貨物呢？」彷彿

他並沒有人這樣問，但各人心裏却都相信：「飛機零件，大炸彈，各種軍火，武器……」
……運到安康，漢中……保衛我們的領土，傾空，襲擊敵人……誰告訴過這些呢？沒有人告訴，然而這又是千真萬確的。

船愈來愈近了，來到我們面前了，我們把路讓開來，我們肅然起敬地看着我們的大船向前移動，看着我們那些辛苦的弟兄們用着最後的力量，在挽進着我們的大船。真的，這是我們的大船啊，因為那是爲了保衛我們的國族，而在艱難的運輸着，是爲了打退我們的敵人，而在艱難的運輸着。是的，是我們自己的，那就是我們的「民族之舟」，我們的民族，也正如這大船一樣，正在負載着幾乎不可勝任的重荷，在山谷間，在逆流中，在極端困苦中，向前行進着。而這隻「民族之舟」，是需要我們自己的弟兄們，尤其是我們們的勞苦弟兄們，來共同挽進。現在，請看吧，船在向前移動了，然而動得多麼遲緩，而我們的弟兄們正在聲嘶力竭的呼喊著，流着汗，流着淋漓的汗，汗水把他們濕透了，汗水落在沙上，又被他們的赤腳壓過了，然而船總在前進着，一寸，二寸，一寸，二寸……

團

外

九十四

「來呀，大家一齊拉」

九四

「來呀，我們大家一齊拉……」

第二個人這樣喊了，無數的人都這樣喊了，大家用着一個聲音，喘着同樣的呼吸，邁着同樣的步伐，向前進。船也在前進着，一寸，二寸，一寸，二寸……

「嘩……」似一陣暴雨，他們一齊伏下了，兩隻粗大的手掌緊抵着沙地，躬着腰，頭觸到沙地。然而船總在前進着，一寸，二寸，一寸，二寸……

「嘩……」似一個霹靂，他們一齊立了，陡然地站起了，他們用一個聲音拍擊着自己的手掌，緊緊地拉繩，用力地拔着腳跟。然而船總在前進着，一寸，二寸，一寸，二寸……

又是伏下，又是立起，暴雨與霹靂的間奏。「來呀，我們大家一齊拉！」喊聲隨了起伏抑揚着，我們歷來還沒見過這樣地使用着人力，這樣壯烈，而又這樣殘酷。我們的眼裏已不自覺地含了淚水，我們的心弦都拉得很緊很緊，我們被這民族的起舞與高歌所感動，簡直爲之迷惑了。我們不知從甚麼時候起，更不知是用怎樣的方式開始了的，我

們的手也都緊緊握住了纜繩，我們也在隨了那歌舞的節奏而起立，面低伏：「來呀，我們大家一齊拉！」我們也在和他們一齊唱着，我們在共挽着我們的「民族之舟」了，而大船也總在前進着，一寸，二寸，一寸，二寸……

我們已忘記了我們的力量之薄弱，我們也不記得我們還有其他目的，我們只是共同拉着，我們的肩併着肩，踵接着踵，我們有時互相攙挽，互相扶持，我們措成一個力量向前邁進。「來呀，我們大家一齊拉！」我們大家一齊喊着。轉過一個山脚，忽地豁然開朗，山勢漸漸平坦了，水流也漸漸寬闊了，船在順利地前進着，拉船的弟兄們已不再那麼吃力了。我們把繆繩鬆開來，我們仍舊整飾了我們的隊伍，驚喜於自己的手掌與背脊之發熱，酸痛，以及滿身的泥土，我們以微笑接受他們的微笑，却並未交換一句言語。

「來呀，我們大家一齊拉！」

這歌聲，又在我們的隊伍中飄起，我們沒有疲勞，沒有掃興，却有更多的快感。我們還希望能為我們的「民族之舟」多盡一些氣力。

(十二月十二日)

江邊夜話

山漸漸低，水漸漸闊，眼界逐漸擴大，心情也就更變得舒暢些了。下午三點鐘，我們就到達了高鼻樑。高鼻樑——爲甚麼叫高鼻樑呢？是因爲本地人住得鼻樑特別高嗎？還是這裏有一個山頭像人的鼻樑骨呢？打聽本地人，才知道原名是高北陽，訛爲高鼻樑了，這叫我想起北京城那條訛爲狗尾巴的高義伯。早早地到達，是行路人的無上愉快，不但覺得諸事從容，而且覺得應當做出些特別有趣的事情來纔對。倘是要做些甚麼呢？也不知道；除非是等我們的小船，船來了，就搬行李，然後又是到江邊上去酌水盥漱，皮鞋濯足，而山地裏的太陽是落得很快的，等到給隊員們分配當了晚餐之後，已經是暮色蒼茫，江風也變得凜冽了。

每小隊一斤生蘿蔔，一兩鹽，每人還分兩個饅頭。隊員們各處這樣轉着，帶着很高興的神氣，他們都分住在人家屋裏，借了人家的爐灶自己炊食。我們幾個則在江邊

一個吳姓家裏安頓了下來。

這地方人家並不多，零零星星地散點在山坡和江邊上。各家都是低低的茅屋，沒有所謂庭院，更沒有大門，但這裏也居然有幾家賣麵食和酒肉之類的了，這些，大概是最近纔開始的吧。遠遠山上有一座廟宇，頂子是瓦的，牆是紅的，顯得特別惹眼，貧苦的老百姓們，都是建築了很精美的房子讓神們住着，而自己是繩樞甕牖，這無論走到甚麼地方總是一樣的。更遠處，在江水兩岸的高高山頭，有幾座碉堡雄踞着，也給這地方平添了一種特殊神色。「這是當年×軍長修的呀，爲了剿×。」店主人這樣指點着，向我們告訴，讓我們想像，這裏的青山綠水也曾經染過人們的鮮血。

我們所住的這個吳家，也只有一大間草房，而這一大間之內却又分成了三個小間，靠進門一間，似乎是專爲了居留客人並招待買賣用的，門口掛着肉，門後放着几案，有酒，有烟，以及其他零星物品，還有兩張木床，這就是我們所要睡的地方。其他兩間，一是灶間，該是吳老頭和他的女人住的，另一小間在最深的一層，大概這是吳老頭的兒

「子和媳婦的臥房了。我們住在這裏，彷彿會給人家以不方便似的，頗覺得有些不安，但看了他們那種誠實而親切的態度，我們倒覺得自己的多心是多餘的了。」

「老先生今年多太年紀呀？」大隊長問。

「啊，你說我嗎？」吳老頭彷彿很驚異的，望望我們，笑着回答，「哈哈，六十掛零啦。」

「好哇，你老人家很壯實啊。」

「嘿，窮人不壯還行嗎？」

他在給我們張羅着點燈，在燈影裏，看他那合在滿臉皺紋和短短鬚髭中的微笑，給我們一種深湛的和平之感。

他的女人，一個稍稍駝背的老婦人，給我一個模糊的印象，她似乎穿着極寬博的古裝，頭上蒙着印花的頭巾，偶爾從灶間裏出來，却很少說話。我們不曾看見他的兒媳婦是甚麼樣子，却只聽見她在內間裏操作的聲音，舀水的聲音，吹火的聲音，搗麵的聲

音，偶爾和老婦人私語的聲音……這情形使我們感到一點肅然。

我們客氣地同吳老頭談着。

「我們原是住在山後的，」老頭在菜油燈上燃着了煙斗，一邊吸着，一邊說，「從去年，啊，是前年啦，聽說外面又打起仗來，這裏過路的客人多起來了，有點生意，便搬到這裏來住了。」

從他自己的敘述裏，我們知道他原是船戶出身，他的祖上是玩船的，他年青的時候因爲作船上的生意賠了本錢，據他自己說是「上了人家的當，受了騙了，」於是把船也賣掉，只耕種着幾「天」田度日。現在他作着豆腐、饅頭、以及豬肉等等的生意，他說這是他的兒子經營的，他兒子有事到別的村上去。

「咳，甚麼都不容易，胡弄着吃口飯罷了！」他在他自己吐出的煙霧中笑着。

這真是一個可愛的老人。我們行路人對於這樣可愛的老人是願意把一切都與以信託的。我們將要吃些甚麼呢？這是我們當前的問題，「隨便給我們弄點吧，老先生，」吳

老頭聽了我們的話，又到內間去吩咐了一番，回來時兩手向兩邊一分，帶着抱愧的神色說道：「唉，對不起，我們沒有鹽，沒有鹽，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鹽了！」

對於這沒有鹽的說明，我們並不覺得希奇，我們在沿途曾屢次經驗過鹽的恐慌。這些地方，因為交通不便，時常無鹽可買，而大多數的貧寒人家則幾乎永遠吃着淡食。我們在一個有鹽可買的地方，買了很多鹽帶着，預備分給隊員，我們現在就要分給這個老人一些，但我們卻願意把我們更寶貴的東西贈他——是鹽，然而這是從河南買來的海鹽，我們一直藏在手提箱內，偶爾用過，但大部分都還留着，我們拿一個沈甸甸的紙包遞給老人。

「給你這個，老先生。」我們說。

「甚麼？」他驚異了。

「海鹽啊，我們給你老人家。」

「海鹽？——噫，海鹽是香的，我們這地方是吃不到海鹽的，我們這荒山裏！」

他並不會說一聲「謝謝」，卻只是連連地點着頭，笑着，走到內間去了。我們聽到他同女人們切切地笑語着，等他從內間走出來時，卻又大聲地笑着說：

「海鹽哪，生在東海裏，帶到這裏十萬八千里，你們女人家哪裏知道這個呢！」

不多時，就有刺鼻子的香氣傳了過來，大盤的炒白肉和烙油餅接着就端過來了，我們像一羣小孩子似的，貪饕地領受這一次盛饌，真的，自從在白河那個奇怪人家吃過一次次油餅以後，我們又是許多日子不知肉味了。而且，吳老頭又給我們提了酒來，這是出乎我們的期待的。紅陶泥瓶，白粗瓷杯。酒呢，是玉蜀黍酒。「棒子酒啊，請你們嘗嘗，我想你們是不會喝過這種酒的。」老人笑着說。他並且告訴我們，他們可以作種種酒，譬如小米酒，糯米酒，還有地瓜酒。現在真有棒子酒。我們是不能吃酒的，我們的大隊長雖然可以食幾杯，但他所喜歡的是高粱老燒，而不是這種淡淡的、甜甜的、酸酸的棒子酒。但在我們這卻是再好不過了，而且惹了老人這點意氣，或者說，這點風趣，既我們也不得不吃他幾杯。我們拉他同飲，他卻執拗的拒絕了。酒飯之後，我們還想喝

些解渴的東西。『喝呀，喝甚麼呢？茶嗎？不，請你們喝豆汁吧，現在就在推磨子，一開鍋就行了。』老頭指着內間裏，這樣說，同時，我們也聽到了碌碌的聲音，知道是在磨豆腐了。在豆腐磨子的碌碌聲中，我們之間有片刻的寂靜，我們似乎又聽到了江水的聲音，然而那彷彿是在很遠的地方衝激着，有風從茅屋上邊走過，發出刷刷的嘆息，隔壁人家有絮語聲……夜已經深了，奇怪，我們又聽到了鈴聲，叮令叮令，我們都猛然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跑信的過去了。』老人低聲說。

『郵差爲甚麼帶着鈴鐺呢？』我們不明白。

『怕有虎啊，狼啊，鬼祟啦甚麼的。』老頭答，『這些東西都是怕響器的，跑信的人一到夜晚便把一個鈴鐺掛在身上了，走起來叮令叮令的。』

叮令，叮令，這清脆的鈴聲，越走越遠了，漸漸聽不見了，於是我們談到這一帶的野物和鬼怪。

「鬼嗎倒沒有見過，反正有；野物可是時常出來。這就得碰運氣了。」

他說沿江一帶因為常有船舶來往，行人也多，所以野物並不大出現，若到後山裏去，那些地方都是深山老峪，林莽叢生，最是野物盤據的所在。因此這一帶人民也有以打獵為業的。譬如打到一隻虎可賣一百餘元，打到一隻豹，也可賣好幾十元，一隻獐子也差不多，若是一隻狼，也就只賣幾串錢。可是獐子頗不易得，須碰運氣，運氣好的，打到的獐子是圓臍子的，運氣壞的，獐子的臍子就是長的了，長的沒有甚麼用，圓的就製麝香，貴得很。

「那麼怎麼打法呢？」

「打法嗎？就是用鎗，可是打狼是不能用鎗的，狼能避鎗呢。」

我們簡直為這些故事所迷惑了，我們馳騁我們的想像，沈默着，想着那些深山老峪，想着在深夜中發着金光的炬眼，想着那個在身上掛着鈴鐺的綠衣人。老人也沈默了一回，又說：

「打獵是不用鎗的，」他磕落了煙灰，「用毒藥，把毒藥放在羊油裏，狼是喜歡吃羊油的。」

「老虎有多麼大呀？」我們之中有人這麼問。

「嚇，大得很，像一頭驢，像一頭驢。」老人用煙袋比畫着。

「那麼住在山裏是很危險的了。」

「也不怎麼怕，」老人當行地說，「人不惹牠牠也是不惹人的，咱們要知道給野物讓路纔行，你想，你一定要去碰牠，牠還能善休了嗎？野物也是有人性的。」

從野物，我們又談到了所謂「歹人，」老人躬着腰走到我們面前，幾乎把鬍鬚搔着我們的耳朵，低聲說道：

「唉，說不了，這一帶窮人太多，河路碼頭是出壞人的地方，反正你們出門人總得處處小心，錢啦甚麼的，這年頭連鄰舍壁家也保不了紅瓢黑子了！」他還用煙袋指一指他的鄰居。

室內調靜之間聽到內間裏叫了一聲，老人便進去了，出來的時候便端了豆汁來，這真是最新鮮最純粹的豆汁了，我們每人都喝了幾盞，淡澆的，甜甜的，非常可口。忽然有人說：「這比沙灘或馬神廟的豆漿好多了，可惜這裏沒有麵包。」於是想起在大學時候每天早晨去吃早點的情形，心裏還有點兒黯然。我們一邊喝着豆汁，一邊同老人談着。我們問到了去安康的道里，老人說：

「安康可憐，是麼，你們明兒就住安康，就是興安府啊，從腳下到府裏七十五里，大清年間是每十里一個探子，就和現在跑信的一樣，這道里，也是前清時候丈量的。」

他從此談起了前清，我們就問他：

人：「前清好呢還是現在好哇？」

這一問卻把老人窘住了，他用滿把手攏了一下鬍子，顯出了為難的顏色，無疑的，他是把他自己看作了那一個時代的人，他的感情也許和已經死去了的那個朝代更接近些，而擺在他面前的我們呢，在他心目中，當然不是屬於這個「新朝」的人物了，他該有

些意見，然而他不知如何表達；他大概正把如何不至見笑，並不見怪的問題在他誠樸的心靈上衡量着，他沈默了片刻，吸了一口將要熄滅的煙袋，終於搖着頭說道：

「唉，說不了，說不了，反正淨打仗，老百姓甚麼時候都沾不着光，窮人還是窮人！……」

顯露的，他的話尙未說完；他又沈默了，他在悄悄在窺視着我們的顏面。自然，我們並沒有甚麼表示，我們先存了一個不願拂逆他老人家的意願。他彷彿大膽了些似的，又稍稍揚起了聲音繼續道：

「不過，前清時候做買賣容易賺錢，日子還好過些，自從反了以後……」

他的話又咽住了，據我們猜想，他的所謂「反了」者大概就是指着辛亥革命而言。

老年人是有他自己的思路的，大概他就因為談到了改朝換代的事情吧，他忽然很鄭重的問題：

「可是，日本不是來打咱們中原嗎？日本人可知道安民嗎？」

他聽了我們的回答之後就截地斷言道：

「不行，不行，不知道安民就永久得不到天下的，不論那一家，不要人民是不能成事的！」他顯得有點憤慨了。

當我們把敵人的種種暴行告訴他時，他就連連地搖着頭，不說話，只是嘆息。但當我們把勝利的故事以及種種希望描寫給他聽時，他也居然眉飛色舞起來了。

我們吃完了豆汁，燈裏的油也已是將盡了。屋子裏顯得陰暗了起來。忽然聽到外面有囊橐的脚步聲，老人很機伶地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小回來了，」一邊說着走去。門，門開處卻閃進一個魁梧的影子來，這當然是他的兒子了，這個「小」可真不小，我心裏這樣想着，覺得好笑。那人嚶嚶地闖進來，和我們打了簡單的招呼，就到內間去了，「娘，你吃吧，這是新的，」我們聽到他的粗嗓子這樣說，也不知是給他母親買來了甚麼好吃的東西，老人也隨着進去了，談了一陣話，大概是關於他兒子出外辦事性的

情形吧，彷彿聽到講甚麼價錢，當然是屬於買賣一方面的事。老人出來的時候嘴裏還在嚶動着，並說「天已不早了，先生們安息吧，」於是重新把門關緊，退入內間去了。

大概剛過半夜，老人一家就已經起來操作，給我們預備着水，預備着飯，當然還準備他們一天的買賣。但他們並不騷擾我們，他們都輕手輕腳地活動着，也不說什麼話；真正把我們驚醒了起來，而且使我們再也不能入睡的，卻是棲在床底下的大公雞，它們在我們的床下不知唱了多少遍，天纔漸漸透出亮來。

「鷄叫得真早哇，真是……」我們之中有人這樣說。

「啊，春三秋四冬八遍呢，冬天叫八遍纔能天明。先生們聽不慣雞叫……」老人帶着歉意地回答。

早晨七點半鐘，我們就向安康出發了。

(十二月十二日)

西行草

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天氣是晴朗的。一路的山勢也漸漸地平易了，這預告給我們，不久就可以到達安康附近的平頂了。北岸山上間或還有峭壁，南岸山路則幾乎如履平砥，而且因地多已墾殖。這一帶的漢水作深藍色，與岸上的良田美竹輝映，令人感到親切。行近安康附近一個村莊，看見人家門前懸了許多狼皮，又叫我們想起高鼻梁吳姓老人的夜話。下午三點到安康，共七十五里，等到把行李運進城裏之後，天色已完全黑暗了。隊員們分住在各商家，我們則住了客棧。客棧，雖然這是極不像樣的客棧，然而對於我們，那却是太過華美，太過安適的了。較之有床有几的客棧，那種硬地上鋪雜草的安息法却對於我們更合適些。我們已是這樣習慣於荒山僻野，習慣於灰土草芥，我們已經很清楚地覺得有一種極不調諧的東西橫在我們與城市生活之間了。而且，我們甚至這樣想：爲甚麼這裏會有這麼一座大城呢？我們彷彿是到了神話世界一般，那些高大的

建築，那些喧鬧的聲音，那些燈火，人影……還有我們那些「芳」鄰，那些「神女」們，聽她們屢次談到西安，談到西安的被轟炸，談到西安的生意蕭條，我們知道她們是從西安疏散了來的。「白天叫你睡覺你偏不睡，晚上有客的時候你又提不起神！」這自然是老鴉的聲音。唉，這些東西距離我們是多麼遙遠啊！調笑聲，斥責聲，絃歌聲，馬將聲……各種聲音像狂濤一般從四面八方向我們的小房間圍攻着，「我們這隻小船怕要傾覆了！」我這樣想着，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

十四日，天還是睛的。我們出去洗過澡，又理過髮，這成了我們最高的享受。我們又順便到各處去觀觀光。這個城市確乎很大，而且相當整潔。城分三個，新城舊城之外，還有同回城。街上行人中最惹眼的是軍隊與學生。

這裏有一種椅子，大如山楂，味甚甘美，名曰「牛眼椅子」，據說是資陽產。藥材店特多，滿街上掛着生藥材，走着很多採藥的人，他們背着筐，提着採藥的刀鎚。皮貨店裏則掛着許多虎皮豹皮之類。「有這麼多獸皮，我們却見不到一個活的！」我們望着

虎皮這麼說。

十六日，天晴了。購備藥品。並買燈籠一個，預備走夜路。

隊員們的衣被都是潮濕的，今天叫他們都拿到公園去晒，而借此也可以使他們不能到處亂跑，免得惹事。然而他們却說：「假設不到處亂跑的話，那便走上幾萬里路也是沒有用處的。」這話自然很對。

十八日，天陰。早八時出發，遇雨。想到商家買一點破蓆之類的東西遮遮行李，而他們的回答却是：「對不起呀，老總，我們沒有蓆，有的話就奉送你老總了。」唉，真是，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弄成一個老總的氣派了。無可如何，只好用兩元錢買了四張油紙，把行李勉強遮一下雨水。這種油紙造得特別好，原是包鴉片膏子用的。

過安康不遠，飛機場正在修築中。場地緊隣越河，大概河水有氾濫之虞吧，工人們正在趕做竹籠子，預備裝入石塊造水壩。

今天完全是走公路，非常平易。沿途村落甚多，土質也極肥沃，多竹及弱樹。

夜宿恆日鎮小學。安康至恆日七十七里，明日須行一百一十里住漢陰。土人云：「寧走一百一，不走七十七。」說是七十七比一百一還更遠些。

十九日。早晨起來看見遠處山頭上有雪。我們也就在大風雪中行盡了一百一十里。天氣很冷，而我們的衣服又非常單薄，大朵的雪花飛舞着向身上打來，令人目不能睜，口不能開，於是有傘的撐起傘來，有被單地撐起被單來，迎風挺進，像一些小帆船在白浪中翻滾。

這一帶人家多用破碎的磁片作建築的裝飾。我很納悶，哪里會有這麼些破磁器呢？因為是大道，開始看見土牛車了。

晚住漢陰客店中。漢陰縣長張一之來談，因為他也是流亡出來的，所以談得很暢快。

同挑伙談，知道他們每天至少須吃一角錢的鴉片。由安康到漢中的工價是十元，而安康的經紀人却已剋扣了兩元，他們說這是老規矩。按他們的土音，漢中應讀作「漢

風。

二十日。早晨天剛亮起來，張縣長就領着他的兩個小孩子來看我們了，然而我們還大都未起，反覺得很不好意思。「見其二子焉」，張縣長去後有人這樣說，「可惜並未殺雞爲黍而食之。」我們覺得這個縣長還可愛。

出發以後，腦子才漸漸清楚起來，於是想起了昨夜的夢境。我夢見自己正在攀登一個危崖，彷彿是要攀到頂點了，忽然却又滑了下來，所能攀住的荆棘蔓草，都是到毛郎斷。又夢見昭的頭髮完全白了，她不說一句話，却只是用幽怨的眼睛看着我，彷彿說：「你只是越走越遠，你看我……」

遇見一個挑竹器的。有竹製水煙袋，只在點煙火的地方用一點金屬薄片包裹着，此外全體都是用竹子作成的，甚輕便，每個才八百文。另有一種竹製小火爐，是專爲烤手用的，這一帶居民幾乎人手一個，連指滑杆的也不例外。不論男女，都喜歡提這個人頭大小的一個小火爐，又喜歡放在兩股中間，彷彿專爲烤屁股似的，那樣子實在難看。

晚間住池河鎮，爲學生籌備吃飯，買米，買柴，借灶，頗感困難。

我們走到一個近似店舖的人家去。在深深的暗屋子中間，正點燃着態態的烈火，火光照得滿屋子裏的影子在糝糊中搖搖擺動，似一些陰魂在四面牆壁上遊行，木材被烈火爆出辟辟拍拍的響聲，而在那火光背後的牆邊，在床上，在一堆像汗泥似的敗絮中，正有一個人——我們實在還不能看出他的全貌，只看見一張焦黃枯瘦的臉上閃着一對陰鷲的眼睛，那當然是一個「人」吧；然而這真是使我們想起地獄，而他，那個「人」，又正是在那兒吸着鴉片。他一點也沒有理會我們。當我們帶着滿心的恐怖向他問：「老先生請借借你家的爐灶用用好吗？我們是流亡的學生……」他沒有欠一欠身子，只把那一雙陰鷲的眼睛向我們一翻：「借！給多少錢？」我們不敢再停，我們悄悄地出來了，外面雖已黑暗，然而比那屋子裏却光明得多了。

二十一日，天陰而冷。早九時出發，下午二時到達石泉。沿途節孝碑甚多，遠遠看起來，倒是一種很好的風景點綴，能隨時坐在那石基上休息，也令遠行人覺得可感，但

想想那麼多大小墳底下壓着的都是女人的青春，就連坐一坐也得有些殘忍了。這一帶的抗戰標語也特別多，尤其多把自家的標語貼在人家的標語上，我看那意思，真是貼標語者的機關名稱比標語本身還更重要，這種心理也極可尋味。

食金鱸魚，甚美，想起泰山黑龍潭的赤鱗魚來。

魯聲話劇團離隊，我未能和他們同行，很辜負他們的好意，覺得十分不安。

夜裏又有惡夢。

二十三日，天晴，早七時出發，在霧中穿行數小時，日出之後，雲霧均退聚山谷中，我們在山頂上去着，向四周看都是一片雪海。

這一帶居民多用白布纏頭，其初以為都是居喪的人，而且奇怪何以居喪者如是之多。經向人打聽，才知道這是爲了避寒以代替帽子的又文獻，由惡劣的風特別可怕，容易傷人頭腦。

道旁山上多小灌叢，葉小如鼠耳，結小果實，紅色，累累如貫珠。間挑快，說這

是「鬚鬚梁」(或鳴鳩梁)其實青者苦澀，紅則味甘可食。

見翠鳥甚多，並其他不知名的珍禽。

夜住西鄉縣師範學校。今日共行一百一十里，脚上起泡，甚痛。

二十四日，晴，行八十里住沙河坎小學。

中，這裏又遇着一個開飯館的山東人，人極慷慨，不失北方人本色。有老婆，非北方人。他原先是軍人。爲甚麼會在這裏開起飯館來？是先有了老婆才開的飯館嗎？還是開了飯館然後才有老婆？是抗戰以後才脫離了軍隊嗎？還是……他對於地方情形很熟悉，也贏得一般土人的尊敬，「朱大爺，朱老板」許多人這樣叫他。他該有很多故事，可惜我沒有方法打聽得來。

二十五日，晴。到城固附近，已是平展地帶，開始看見火車。我們已很久不見火車了，聽到那工東工東的聲音，覺得可愛。

這裏該是產蠶的地方。居民多晒蠶，把蠶切得一片一片的，用繩子穿起來，千條萬

掛地懸在木架上，看起來像許多籬幕。

晚住城固考院小學。城固城頗大，亦甚繁榮。滿街都是大學生，在我們眼裏看起來，他們，尤其是她們，未免太摩登了，把北平那一套完全搬到這裏來了。而我們，我們是滿身灰土與蠶子，我們是些乞丐。我們看他們很不順眼。我們覺得奇怪，心裏想：「爲甚麼現在還是這樣？」今天夜裏，他們就在考院小學演劇。名義是募寒衣捐，而所演的幾乎全是舊劇，新劇只是一點兒陪襯而已。據說，演劇用的衣服都是從漢中的戲院借來的，每日租價八十元。我們的演員聽了這話都伸出舌頭來嘆息，因爲他們也演過多次劇，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二十六日，早八時半出發。當我們把行李拉起來要開拔的時候，適見有大汽車一輛停在門口，有人說：「坐上去吧！」聽說這是爲搬運劇箱而來，於是又有八伸舌頭，

行三十里至樹林舖，僱馬，騎至十八里舖，住小學教室中。這小學的房子原是一二五廟宇，所以廟裏的主持也變成了工友。這個老人非常狡猾。他談日本鬼子，談到時女

談到炸彈，前後的結論是「憑良心，靠天意，不作愧心事，炸彈也有眼睛。」然而他給我們買米却每斗裏賺下四五角。另外，我們當然還要給他報酬。

二十七日，早晨有微雨，遲至十點半出發，下午一時到漢中。城大人多，商業繁盛，惟此地無大學生，故並不覺得討厭。書店頗多，購文藝理論書十種。

二十九日，晴，上午十二時半出發，下午三時抵褒城之長棧，三十里。

三十日，陰，早八時出發，下午二時抵新沔縣，七十里，無城，不整潔。人性甚拗，不易往來。住中正街小學，甚窄狹。

三十一日，陰。早七時出發，十里到舊沔縣，附近有漢征西將軍馬超墓，諸葛武侯廟。城門有「古陽平關」四字，謂卽空城計之空城。

這一帶女人和男人一樣地能負重。看見一大堆柴在山路上攀登，見柴而不見人。趕上去看，那背柴的是一個年青女子。大略估計，她的背載至少也百斤。而她手裏還抱着一隻大公雞，雞冠子紅得像一朵火，咯咯地叫着。

這路多爲鷄屎路，有幾野雞的，那羽毛美極了，採其一羽，放在日記本裏。鷄不買雞，爲甚麼採雞毛呢？「我想他該這樣問，但是並不，他只是笑迷迷地望着我，彷彿在說：『笨蛋多怪，連個野雞也沒見過。』」

陽平關以西，又完全是山路，山道下邊就是漢江，水量甚小，而顏色依然青綠。正午五時到大安驛，共走一百二十里。我們的前隊所找的房子，幾幾個剛剛避到避時被軍隊強佔了，連同我們的鋪草，他們的長官在氣憤憤地望着我們，向士兵講道：「到處歡迎學生，不歡迎軍隊，抗戰以前也不見學生，現在却遇到學生了！」守秩序，儘量於懸避住了。我們不識甚麼，只好另找店房。

今天路長，而且又是平路，——平路更容易累人，比下如山路忽上忽下可以使腳和

我腳痛，而且大多數都走壞了腳。我的腳也壞了，整夜都未能休息好。

下午六時出發，腳甚痛。

外

一三九

生們須請學生吃年飯。先生們就說不必拜年，學生們輪流抬着先生們登山就當作拜年了，因為先生們都走不動了。又說要貼新年對聯。因為我們過年還在走路，所以應當對聯貼在兩條腿上。有人說：「我要貼一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有人說：「的是『穿山越嶺，如履平川。』」又有人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或「長期抗戰，收復失地」之類。

行三十里到寬川鋪，在一家小面鋪裏吃了很好的麵條，許君又親手炒了一盤雞蛋，是很難得的一次盛饌。

過寬川鋪，即入深山，兩崖高峯插天，形勢奇峭，至最狹處，壁上有「五丁關」三大字。再前進，汽車路蜿蜒上山，共十五盤，工程甚大。十五里到五丁關山頭，吃「五福飯」——這是我們給的名字，因為這種飯是用大米、包谷、洋芋、豆腐、豆汁五種東西合作的。

至福水鋪，挑伕要休息，於是就休息了。休息了很久的時間，還不見他們回來，我

到處去找也無結果。後來看到有許多挑伏模樣的，其實也就是乞丐模樣的人，從一家大門裏不斷地出入着，我想我們的挑夫也許就在裏邊，但不明白裏邊是幹甚麼的，我有點躊躇，却終於冒昧地進去了。唉！我驚訝我自己又走到地獄裏來了。而且我也看見了地獄的火光；但那並非熊熊的烈火，而只是無數盞暗淡的燈光，而每一盞燈下，都側臥着一個預備由地獄立刻超生到天堂去的人，而他們——他們之中就有我們的挑夫，以及其他像乞丐模樣的人，他們一共有幾十個，擁擠在幾個相連的大床上，鬢髻的頭髮下面是乾黃的面孔，光着的脊背，遮不掩的屁股，沾滿黃土黑灰的赤腳……然而他們是幸運的。還有那些不幸者，只好忍耐着毒癮，手裏緊握着用勞力或其他怪方法弄來的幾角紙幣，抖抖擻擻地，打着呵欠，站在門外，在等待屋裏有空缺時好立刻補進。唉！還有那個地獄的主人，他在猩猩地厲罵着，罵着那個想吸鴉片而又沒有錢的人，他把那個人的一件破衣服狠狠地擲在地下用腳踏着，罵道：「這個盆幾何？又臭又爛，無錢莫來，滾滾滾！」但這個滾出來的人以後誰敢保他不再來呢？只要他有一角錢，那個地獄的

主人又怎能不歡迎他呢？唉！我的天！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面。我一句話也不能說，我的嘆息也只能凝塞在胸肺間。我對於這些弟兄們絲毫沒有痛恨之意，我只是想到了我們的民族前途，而現在，我們的民族就正爲了求生存而死力戰鬥着……。我明明已看到了我們的挑伏，但是我不能喊他們，我知道喊也無用，我知道喜歡打牌的朋友們最不喜歡同人招呼，而當他們正在熱心打牌時對任何人都毫無禮貌，又何況這些地獄中的鬼卒呢，我自然不去冒犯他們。我只好退出來，來到大街上，向長天舒一口鬱氣，等他們從天堂回來後再開始趕路，那時候他們自然也精神百倍，不用催，一定可以健步如飛了。當我們上路之後，我望着他們的背影，如焚的肩胛骨上扣着那麼重的担子，每走一步就有軋軋的聲音由那肩上發出，尤其是那一個，他年紀最大，而此刻也走得最快，是他，他親自告訴我的身世，他的祖先是既富且貴的，而到了他這一世，就片瓦無存了，他自己正是將近五十歲的人却還沒有老婆，他說到現在雖然是一個烟鬼却仍然受着別人的剝削，譬如行頭，譬如保甲長……他還懂得「剝削」兩個字，不過按他的讀法彷彿是

「百索」，他知道國家在禁烟，知道再過一年就要槍斃烟民，但他談到這些時，字並不善有信任的意味！

晚五時到寧羌，七十里，住店。

二日，陰，休息一日，今日腳較好。

寧羌城在荒山中，城極破爛。語云：「寧昭劍，稀破爛，」不知昭化劍閣又破得怎樣。而寧羌的圖書館却修得很好，藏書亦相當豐富，新刊物尤多。

午飯時居然也吃到了山雞，在陽平關採得那一片羽毛於是褪了顏色。晚飯還想吃鹿肉，因午飯太飽，遂作罷，只吃稀飯而已。

三日，陰。早七時半出發，下午二時到教場壩，七十里。中間經過西秦第一關，形勢甚險，公路盤桓數層，下臨深溝，澗聲如雷，水與石均作黑色。公路兩旁都是新鑿開的懸崖峭壁。土石之色，青紫紅黃，黑綠斑駁，草木之色亦如之。山風起處，飛砂噴霧，這一切配合起來造成一種極險惡景象。近教場壩，又有棋盤關。

我們預定的房子又被川軍先佔了。我們住在王保長家。王保長是一個讀書識理的老先生，人極和氣。他家的房子都很大，雕刻亦極精細，但都是破爛不堪，空洞無人。王保長嘆息說：「這都是X軍破壞的！」又說：「這一路是古北大道，前清官員及趕考舉子都從此路過，所以當年極其繁盛。自從海道開闢，這裏的繁盛已去其大半，後來鐵道一通，這裏就完全冷落了。」我們問到他的家人，他說：「唉，我本來有兩個兒子，但是……」他不再說下去，我們就不能再問了。唉，在這些深山裏，在這些荒村裏，在這些古老的建築裏，在這些老年人的腦子裏，該有多少故事呢？可惜，我們只是「走馬看花」，不能知道清楚。

四日，陰。早七時半出發。行便道，登山，山上有小廟，神龕和廟柱上都塗有雞血和雞毛，香火甚盛。是神像，極兇惡，不知何神。到轉斗鋪，村首又有一廟，廟柱上也塗着雞血雞毛，神像很特別：一老翁，如土地神，但是歪戴帽子，坐着，而又盤着一條腿，形狀非常醜怪。老翁旁邊是一個少年，打扮如舊劇中之武生。前邊一個喜神，手裏

撐一把洋旱傘。又有山女郎，正是二十年前的最摩登裝束，忽然在山民意識中這大概就是一九三九年式了。懷裏抱着一個光赤赤的小兒。問當地人，說這是土地廟，年青的是武二爺，乃是七郎的徒弟，女郎是他老婆。問山上廟裏是甚麼神，回答說是龍王，神靈並極靈驗。本地人出門作事，或去討債，或尋找已經失迷的人物，都先到廟上許願，還願的方法就是獻雞，所以把雞毛雞血都塗在廟上。並說，從前鴉片不貴，居民多用鴉片還願，還願的方法是把鴉片煙膏塗到神像的嘴上。我們這才明白，爲甚麼那些神像上都還有些烏黑的痕跡。當時我只覺奇怪而不得其解，還想起故鄉一段沙漠道上那一個大石獅子，凡趕大車的經過這個石獅子都必須把膏車的黑油塗在石獅子的嘴上，因爲那石獅子口饑，愛吃油，倘不給牠油吃，牠就把你的車翻在沙漠裏，所以那個石獅子的嘴上真是黑油淋漓，顯出很兇貪的樣子。還有，這是聽說的，岳王墳前有秦檜的跪像，秦檜的嘴上也被塗了很多油汁却絕未想到這一帶的神也都是黑籍的靈士。那麼現在鴉片煙費了，而且政府又嚴厲禁止，不知這些神道如何忍得住，因爲他們都是老癮了。也有人

說，假使咱們的老百姓也是天天吃牛奶喝咖啡，那麼這些紳當然也可以拿點洋福了。

轉斗舖是一個小小的村鎮，有些舖店，但十九關閉，粥飯不堪。街上橫着很多石條，又很多石頭台階。這些石頭上都有字跡，仔細看看，才知道是些標語，如「×軍不殺投誠的富人」，「×軍不殺投降的官員」，「×軍保衛窮人」，「×軍只殺賣國賊」等等。在一家豆腐店裏，一邊吃着豆漿，一邊聽豆櫃老板說×軍故事：×軍對窮人很好，只是殺人太兇，總覺可怕。他們行動極其敏捷，也不發號命，人不知鬼不覺地就開拔了，而且很整齊。

五日，陰。早七時半出發。去朝天觀不遠，有兩段極險的公路，我們名這兩段公路為「石廊」。這裏本來沒有道路，下邊是奔流湍激的嘉陵江，江上是萬仞石壁，這兩段路就是在這懸崖上硬鑿成的，向左看，是石壁，向上看，是石頂，向右看，是懸崖下邊的江水，江水彼岸不是懸崖，偶有小船在江中航行，船本來不大，不過在這形勢中看起來就更顯得渺小。而公路右邊，就是靠江水的一邊，是等距離的電桿木，電杆木正好處

在有麻的頂邊，真像是麻的樞柱一般。比談與嘆於風景之奇偉，倒更是驚訝此工程之艱巨。想想這樣大的一片山都是用人工一點一滴開鑿成的，這雖然表示着落後，但也表示着我們人力之偉大。假如不抗戰，這樣險路是開不出來的。據說山崖上有「古康莊棧道」等字樣，可惜未曾看見。朝天觀的棧道原在山頂，從前凡從此過路者都須按所帶貨物之多少留下多少銀子，那困難情形不知如何程度。

從新鑿的岩壁上，看這一帶岩石的紋理，層層疊疊，有條不紊，而每層每疊，顏色不同。如拿壁毯或錦繡之類的字樣來形容，那真是小氣。這不是任何人造物可以比擬的。我們不是地質學家，但只猜想這些岩石的形成，想想這些岩石的年代，我們從這兒後爾而過，轉瞬間橫斷了千萬年的看書。若拿我們的一生來說，不知可能摸得過那有若上一點點最小的花紋？

路上遇到很多打石子的工人，樣子很可憐。他們身體都極魁偉，前襟一掛的繃線，却更顯出那骨格之堅實，手裏提着打石子的鐵錘，彷彿就要向行路人的頭上敲來似的。

我想起小時候在小學教科書上讀到的三幅彩畫，那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初登岸時遇着土人的情形。而這條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却由他們一下一下地打了開來。據說從前曾有劫殺行人的事情，現在有軍隊護路，已經極平靜了。

將至廣元，走千佛崖，佛像甚多。瀕江而鑿。據碑誌云：「大唐開元三年，劍南按察使……韋抗鑿石爲路，並鑿千佛……」又云：「清咸豐……河水與龍洞水大汜，淹沒地面甚廣，乃鑿此路，並造千佛……」佛像多因公路而破壞。行至此，天驟冷，風雪大作。前進，抵千佛岩村，有關公廟，廟前多已毀之佛像，乃從千佛崖運來者。

下午三時到廣元，曰九十里，實七十餘里。住同康館旅，房間太冷，且污穢不堪，旅館不供水，前而另開茶館，用水須再花錢。這在我們甚感不便。這地方茶館如此多，茶客如此擁擠，也使我們驚訝。

六日。夜有雪，日出即融。移住公生旅館。

此地米糧甚賤，惟外來物品如布匹等則甚貴。

有桓侯廟，開居民頭纏白布，乃為張飛戴孝。新婚女子均須頭纏白布三年。

街市寬闊而整潔。

十二日，有小雨，今天旅館裏住下一批軍人，是川軍，剛由襄樊一帶退下來的。他們曾在山東作過戰，勝讚山東人，尤其是滕縣老百姓的熱烈助戰。

十五日，陰。晚間，大家又談起了我的「頽敗線」，並督促我趕快寫成。我很想一試，但還缺少寫成長篇小說的勇氣，彷彿頭緒太多，不知從何下手。又有人說，××服務團的船隊，這一路故事甚多，那些人物，也可以作為「頽敗線」中的人物。其實，我們這些人都是抗戰中的頽敗物，不過有的人已在這條線上顛頭欲斷，有的人却還可以維持下去，也有人從此要改絃更張，從頽敗線過渡到新生線，這就是人的改造。我以為「人的改造」應當是長期抗戰中的一大收穫，假定根本沒有這一收穫，則抗戰勝利恐無希望，即倖倖勝利，也保持不住。我的長篇小說即將以「人的改造」為主題，主要人物都是由頽敗中生活起來去參加新的生活，參加更有意義的戰鬥。事情的本身，已經發展

到了相當的階段。再向前發展，就完全是新的事物了。因此，我不想再用「頹敗線」十個名字，因為這只有否定的意義，而無積極的指示；我想用「酵母」或較好些。

十七日，陰，大風，早八時出發，下午三時抵寶輪院，六十里。

十八日，晴，早七時動身，下午三時到劍門，八十里。舊關傳為譙葛亮所建，已為徐向前所毀。現在公路既開，已看不出甚麼雄險的氣勢，路旁頗多題詠，因急於趕路，也無心去看。

十九日，晴。早七時出發，一路登山，有盤道，兩旁古柏參天，為古棧道。

這一帶頗多奇怪標語，如：「打倒扶桑」，「賣刀買槍，即是自新之路」，「小學生團結起來到前線抗戰去。」這很可以代表這一帶的文化思想吧。

下午三時到劍閣縣，六十五里。途中吃橘子太多，繼又飲茶，夜大吐瀉。

二十日，晴。今日須登山，兩腿無力，只好坐滑杆。這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五天來都是徒步，現在即將到達目的地了，却又叫人抬着，這也是「完整」的破壞，令我

不能在入前誇口。或曰：「你在柳林不是騎過馬嗎？何曾完全徒步！」我說那不算，騎馬坐轎不能相提並論也。但這一次坐滑杆也不無所得。常見抬滑杆的前後兩人於路上有特殊情形時便互爲唱答，以資警戒，只聽他們啾啾嚙嚙，却不知是甚麼言語，現在算知道了一些，有的是自己多聽幾次便明白了，有的聽了也不明白，於是我請教他們。譬如前面路上一個大坑，前邊的喊道：「一大缺，」後邊人應道：「步子闊」；又如前邊的看見左邊有人馬走來，便喊道：「右邊掛，」後邊的就應道：「不用下」；前邊的如看見地上泥溜難行，於是警戒道：「留心滑，」後面的就答應「腳緊踏」。有一次他們看見一個年青女人迎面走來，他們也是互相應答着，但那聲氣頗特別，帶點玩笑意味。我自然未能聽懂他們的言語，當我請問時他們却只是笑而不答。經我一再地追問，並故意以玩笑態度與之交談，於是才說：「先生沒看見那個『摩登』嗎？哈哈——！」「仔細向她看」，「你幹我也幹」呢！……」於是又一陣大笑。他們管年青女子，尤其是女學生之類，叫作「摩登」，但按他們的讀法似乎是一「毛得」，而那個「得」字又說得特別輕

而且柔。……我還記得在泰山住時，聽泰山的擔夫也有這一套歌訣，譬如在橋上遇人時便唱「人在橋上走，一水在橋下流」之類。

到柳溝，我們停下來休息。我們到一家茶館去。然而我們並不喝茶。我們只想買它的雞蛋，並用它的開水，且自己下手洗盤洗筷，沖雞蛋花，亦吃亦喝，既解飢又止渴，這頗使茶館裏的人看不順眼。也許我們的態度就有點特別，也可以說有點令人厭吧。我們在道上跑久了，一切都不甚在意，彷彿任何地方都是自己的家，而自己也就如同在自己家裏那樣場場實實。「要大盃！」當茶館的年青女人把小巧的茶杯遞給我們時，我們的黑大哥用了極其嚴厲的高聲這麼喊着。這聲音真有點驚人，連我們自己也被嚇了一跳，何說那個青年女子。唉，那女人居然嘍嘍地哭起來了，這使我們非常不安，難道就是因爲這個，因爲那一嚇而哭起來的嗎？當我們坐下來默默吃着蛋花時，我們才聽到那年青女人被一個年老女人勸慰道：「孩子，你寬心一點，誰不說你好呢，誰又不背地裏誇你呢，俗話說得好，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一切憑命好了！」說完之後就是長

長地嘆息。這時我們才得仔細看看這個年青女人的相貌：她生得很小巧，也很秀麗，只是太柔弱了，繼又聽到她在劇烈的咳嗽，才知她正在病中。我們都很抱歉，抱怨黑大哥的粗魯，不該向這樣一個「情性的靈魂」發作脾氣，雖然她的哭與我們並無直接有關，而是我們來得適逢其會。我們猜想她是在一種極委屈情形中，她大概有不幸的婚姻，也許她的丈夫極橫暴，又極浪蕩，也許被抽壯了抽去了，也許她的婆母虐待她，而她又病中，也許是一種不易治療的病症，她現在來到了母親家裏，於是滿腔的悲哀要找一個出口，而我們却正好遇到這出口的決發。我們不願意久停，匆匆地付了錢又開拔了。

晚到武連驛，八十里。

二十一日，細雨，今日仍坐滑杆，半途中又讓給了病學生。下午四時到梓潼，八十里。路經上亭，有碑云：「唐明皇幸蜀聞鈴處」，去梓潼二十里，有七曲山九曲水文昌勝景，建鐘書堂，有晉槐。

我們趁茶館冷靜時去學習坐茶館，然而那個茶博士却非常鬧熱，「來茶嗎，」「來

了，「三盤呵，」「三盤就來了，」「要快些，」「慢不了喇，」「……」一陣「咿咿」地「啾啾」喝着，却只是他一個人的獨腳戲。他跑前跑後，敲桌子，打板凳，故意把茶盤茶盤弄得叮噠亂響。這一些聲音匯合起，彷彿這裏有多少人似的。我們真佩服這個茶博士，於是想到世界上有多少熱鬧也難免如此。

二十二日，陰。早八時出發，下午二時到魏城，六十里。今日完全步行，腿部甚痛。

二十三日，陰。下午二時到綿陽，六十五里，雖然學校本館即在此，然而我們却仍須住店。

二十六日。由綿陽出發不久，拾行李的潯杆夫就逃了一對，原因是預付了太多的工錢，而又拾了過重的行李，趁新店子逢場人多，於休息時丟下潯杆就溜掉了。到廣「關」，「爲人正真，他同鄉的伙伴「趙雲，」「關平」，「周倉」，（這些都是我們按照他們的相貌而給的綽號，而他們自己也承認了，）一直伴我們到達目的地，他們上路都很規矩，雖然他們都光着屁股吸鴉片。

於暮色蒼茫中過金雁橋，到羅江戎已是宵黑。我始終不到「家」。

二十七日，今天早晨要升旗了。

對這地方縣政府門口有大操場，這大操場圍城是公園之一部分，公園裏有很精緻的
鑿鑿蒼蒼，景色頗好。操場兩邊肯升旗台，台上有旗竿。他國本地不升旗。據說番團甚
邊會時也升旗，却有時捲國旗到懸。現在我們是每天升旗了。但是，還缺少一橫掛旗的
小竿。好，我就供獻上一根。我們兩月遊行到湖北小鎮時，許多人都到麻庵水濱去，
伐竹作杖，我則以四百文從驢兄買到一根蛇頭杖。那竹根的樣子真如十個蛇頭。這蛇頭
杖扶我走了幾千里山路。此刻要讓它同國旗一齊升到空中，總算不辜負它。但我想從此
應當易名，應當叫作「龍頭杖」了。

除却這竹杖，我還有兩件法寶：一雙草鞋，一雙布鞋。我這一路都是這樣：穿布
鞋，布鞋之外再捺草鞋，這樣腳下得力些。草鞋穿了無數雙，而布鞋還是這一雙。布
鞋的磨腳還相當完整，但鞋面鞋根凡為草鞋所磨處都已破得千條萬掛，要恢復到一林

一樣的程度了，我很難得。我想應當把這件法寶找一個適當處所好讓它們繼續發揮一些餘力。恰好抬滑杆的「關羽」來算賬了，我要把法寶送給他。我很喜歡他。他此刻依然赤着腳。我說：「關二爺，古人棄天下如棄敝屣，我今棄敝屣如棄天下；我的鞋子載我踏過了多少江山呵，現在我就交給你好了。」他自然很歡喜，他並不說一聲謝謝，這很好。他的臉還是紅如重棗，不過那臥顰眉丹鳳眼上却顯出深厚的微笑，他立刻把那雙尚來破損的草鞋穿在腳上，在地下用力地踏了兩踏，一手破布鞋，一手鈔票，走了。

我杖我屨，已不復爲我們所有，然而「杖屨所及」，却永遠是屬於我的。

費半小時，走遍羅江城，太小了。買一個黃土瓦盆，作洗臉盆用。兩手捧一個臉，簡直放不開。沿途多是在長江大河裏洗漱，這個瓦盆的天地實在太狹隘了，還有這座山城，還有即將開始的學校生活，都是太狹隘了，還是永遠的走下去吧，剛一靜下來就這樣想。

(完)

圈外

細雨，從早晨就在這山城上飄散着，沒有一點停歇的意思。冒着雨，我到公園的操場去參加大會。開會時間是「上午九點」，時間已經到了，寬大的操場還是空落落的，細細的雨滴灑在地上，使白色的場子變得濕潤，微帶灰色，主席台上的白桌布在風中微微飄揚，彷彿無力地向甚麼人招手。

十點鐘，我重又走回操場，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點也不踴躍。先來的是軍人，其次是學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後的了，是「官吏」。官吏，這是廣義的說法，凡拿國家的薪俸，應當爲國家努力作事的都算在內，且不問他是否努力作事。（還該有甚麼人來吧？今天是一個宣傳大會，決不該這樣冷落，然而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沒有甚麼人再來參加，等最後一個又高而又肥胖的「官吏」到場後，行禮如儀，大會便馬上開始了。

當那位肥夫的一官更一剛剛到場時，小學生們便竊竊私語道：「主席來了，一定是他作主席。不信嗎？你們打賭？」這話為甚麼這樣自信？御佛就因為那個人最胖，所以就應該作大會主席。這孩子祇這樣傳佈着談話。果然，主席發誓了這節下的行列稱稱活動了一下，但重又散歸了起來，隨着封席證語的進行，秩序漸漸壞下，却祇有談話和舉動。連場子外面也有證語喧嘩聲。場子外面說話的聲浪，是微許多穿破爛衣褲攪着赤脚的人們發出的。他們遠遠地站在圍外，有的兩手背在背後，有的兩臂抱在胸前，有的還擺着箕盥，有的正扶桌菜担，在他們黎黑而骯髒的面孔上，表示出複雜的神情：有的怪納悶，有的推測，有的少還有點恐怖，彷彿是站在一個玩拙戲的場子外面，白晝然地進去，又不好意思，祇是只在圍子外面偷看兩眼，惟恐人家向他討要錢似的，站在那裏，遠遠着。有的站站離去了，而大多數還在圍裏呆着，複雜的情緒使他們發出複雜的聲音。這就幫助了會場的紊亂。我想：你們還是直接地進場聽講吧，你們是「民衆」啊，然而他們不敢，他們反被驅逐了。說是驅逐，是怎麼驅逐的字眼，實際上是警察用指揮棒把他們揮退

了。他們歡笑，但不即散去，他們有許多人還站在較遠的地方。

葡萄園裏的香氣，涼爽的氣味，和泥土的香味。

山香，尤其是葡萄樹的花，開得正好。小學生在想著甚麼事呢？他們也許想到聚會之後去

折一枝桃桃花並想起他的，一個可以插花的小瓶，也許在開會者中產出一個會的人或在

星期日，假如是在明天開會，這當然要澈徹的，不是啊！這就開天馬！於是他們繼續了計

算算看，想想明天的事，想到尚未完成的算學題，也許輕輕地想，頭腦已清醒清楚楚

大地看見，這這們女孩從袋裏取出一些花生米，說著甚麼，這這們她的同學然那一個

中則聽她，聽著頭髮柔軟地聽著，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這這們小澤教員，肥！這這們在

升健的木尖談起，這這們說是一張河，這這們不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

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

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

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這這們

在那城市裏，那是一個行政專員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線較近。那個專員很聰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衆代表——保甲長等——集合在操場裏，行升旗禮，並向他們講話，每遇其他集會也是一樣。然而他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們——民衆代表——趕了來的，而且趕入圈內之後不准早退，假如遲到或早退就要受罰。我的思想很混亂，特別是當我聽到那位將主席講到「喚醒民衆」的時候，我想：用棍子把民衆趕入圈內，比較用棍子趕出圈外，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在爲這問題困惑着，忽然聽到主席提高了嗓子，彷彿非把自己的聲帶撕裂就不能表示出情緒激烈似的，大聲喊道：「……諸位，我們有十二萬分的把握，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完結！」主席用盡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絹抹着額上的汗水，走下了講台。聽講的人們都舒一口氣。但一口氣尚未舒好，另一位紅臉的先生又上台了。從台下人的私語，知道他是甚麼委員。他才說了幾句話，站在最前排的小學生已經厭煩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看天，有的頓去腳上的土，談着，急待講完之後好散隊回家。紅臉先生的話還更簡單，彷彿只把主席的稿作了摘要，

感德繞道：「今天時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着尚且熱烈的來參加大會，這種精神，就可以把敵人打倒。完結！」最後呼口號，雖然聽不清是喊些甚麼，也隨着一齊亂喊，尤其是小學生們，「萬歲萬歲」的喊得特別起勁。

散會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來，我的脚步非常沉重，彷彿被雨中的泥濘膠住了鞋底一樣。我的胸中感到空虛，而眼前則一片茫然。

(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江城半日記

(一)

二月七日，是舊曆的除日。天陰着，落着綫綫的雨星。吃過午飯之後，我們幾個人一箇到外邊去散步。

今天並不逢場，但街上也相當熱鬧，來來往往的男女老幼，都顯出一些緊張而又愉快的神氣。雜聲呼喚着，傳來「邦邦」的聲音，那是誰家的刀正在木板上剝着肉；道旁的臥家，傳來「苦楚苦楚」的聲音，看見有人正在那裏刷洗着舊門窗；前面飛起一陣灰塵，一輛包着頭巾的女人正在那裏掃着牆壁……我們急步道出西門，卻被一家小店門口的一盞籠吸引住了，這在城裏是並不特別惹人注意的，而在這已經只剩着幾家荒落的茅屋的附近，在這周圍都是絲竹的簾簾之下，那個紅燈籠却特別惹眼。「好看的紅燈籠！」

個夥伴這來說。那燈籠的架子完全是楠木雕花的，非常細緻，新糊了鮮妍的紅紙綠紙，在風中微微搖動着，使辛苦的遠行人也都爲之佇步而予以注目，叫人家心裏念道：「又一年了！」門裏邊的一個中年男子，還正在那裏糊着另一個燈籠，他的笑臉說明着深心裏的喜悅。

我們緣着小小的溪流向北走，望着那流水兩岸的棠花，想到去年來時也正是這樣時節，也想到受難的故鄉原野却正蓋在無邊的白雪裏，「真荒唐，這能算是冬天嗎？——」滿地黃花！——有人這樣說。一樣季節內的兩個不同的世界，在流浪人的心裏作了比較，愛憎之情却覺得不易分說了。溪水活活的流着，翠綠的蕩草層層地在水裏隨波搖擺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我真喜歡這一個左右流之的姿態呀！妙在於做着前進的姿態而又一步未曾動，只是搖搖的，無限意趣。」「是嗎，我想起北平的拂水楊梅枝。」說話的一時都沉默了。大概人們心裏都有一件東西在搖搖的，如水藻。如楊枝。「拿魚的！」「冷哉水呀！」於是大家抬頭着，都覺得無限涼意了。一個粗壯的漢子，下半身

完全裸着，只用一條藍布抽裹着胯下，背着魚籃，左手持網兜，右手持竹竿，用竹竿在水草中攪着，用網兜在一旁撈着，提起來便是五六條三寸二寸之魚，順手用竹竿一拍，銀鱗閃閃都落入籃中了。「臨淵羨魚」，使我們立岸上頗久。水淺魚細，顯得那個捕魚漢子的兩腿特別壯偉。「冷嗎？」「不。」半裸的漁人有意無意地回答着。「繞城的河裏只能垂釣撒網，紋江裏邊就可以放鷹行船，你們見過嗎？」一個同伴問。「見過，在雲蓋山下。」當我們這樣問答着的時候，我們已經捨下漁人而在與兩個挑擔的並肩而行了。

兩個人各挑着一對竹籃，籃子上掛着水烟袋，火紙枚，還有新草鞋，舊布鞋，而籃子上邊還掛着一大捆甘蔗，那甘蔗又粗又大，紮得好看得極了。

「甘蔗賣嗎？」

「不賣。」

「挑往那裏去？」

「漢中。」

「襄裏是什末？」

「澤瀉。」

「轉來挑什末？」

「連翹。」

問着答着，兩個挑伕已經扇扇地走遠了。「你們不能回家過年了。」一個夥伴遺憾地贈送這末一句。漢中就是陝西的南鄭，出劍門，走棧道，過朝天觀，七盤關，西秦第一關，五丁關……好險要的征途啊，九百三十五里到漢中，這是我們行過來的道路，「我們大概不會再走到這條路了！」自然，抗戰勝利之後，我們就要出三峽順江而下了。我們一邊慢悠悠地走着，一邊談着，並一邊看着石頭城上用粉筆寫的「牆頭文章」：「××省人不可救藥！」「×××賣勾子。」「戀愛從此去。」「××省娃是亡國奴，不去打日本，到我們川國來稱強！」經過佃農們像乾蘑菇一般的茅草棚，聽着隆隆如火車

似的水磨聲，梆梆而入城北門。

二四六

進北門向北街，這是這小城的住家區，多大宅第，多古喬木，多高大的石門礮與金字的匾額，流亡者走過這裏總想到「家」，想到溫殿與和平。「就到我家裏來坐坐吧。」一個姓劉的同伴指着一家大門額。他因為從七千里外帶來了一個女兒和兩個小孩，「且住為佳」，便也可以說是有家了，於是大家揭衣而越過其高大的門坎，庭院深深幾許，我們自然不敢多入迷宮一步，只奇怪於那第一進大廳裏是空空的，却放着一架新製的大水車，而轉入了一個小小的偏房，這本來是人家的下房，如今却作了這位朋友的客廳，臥室，書齋，兼作廚了。這是本城地主老爺們的恩惠，有空房也不賃，以向外賃房為可恥，要住就讓一個給你，也許要錢，也許只收點禮物，但總不承認是「賃」。我們那位姓劉的太太正在忙着包餃子，自然，這還是故鄉過年的習慣。我們隔着窗子可以看

到另一個院落裏有兩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也正在這裏忙去，於是一個伙伴向其中一個正忙於鑿着包餃子的女傭說道：

「楊嫂，請你給說說她好不好嗎？」

「啥子？×老誰說她是癩子！」那個

於是大家都笑了，原來房主家那兩個女人還都未出閣，她們的母親因為要選擇那最如意的女婿而不得，把兩個女孩子的終身大事耽擱了。據說這也是這城裏一種風氣，尤其是這些大門第裏。我們偷偷地看了那兩個女人的臉色，不禁起一些不悅之感。

「她們爲什麼不上學讀書？」

「她們小時候在家裏讀四書，大了就不讀了。」楊嫂笑着說。

(111)

我們從對家出來，再到趙家去。那楊嫂連像前次去過的人那樣子搬運了一處囚宅。

姓趙的夫婦是科學家，當然不怕鬼，也正因為那地方有鬼，那樣好的房子才肯讓給這被視為難民的人們去住。

從外面看來，這住宅是極其平常的，只是一列板門，係一個小小店鋪一樣，但進入一個院落以後，就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了。我們一見之下，只覺得兩眼迷離，還沒有能力把那些名物一一指點出來，因為這都是太生疏的東西，而且人家又不容你在那裏多看一回，只是穿堂而過吧了，然而對於這內而畫棟雕樑，外則蓬戶甍牖的用心，却覺得頗可尋味。我們走進了幾進院落，方向也迷了，快要走到趙家住處，也就是要進入凶宅時，一個伙伴才低聲耳語道：

「這家的地主老爺一天到晚藏在家裏，不敢出城一步。」

「這很明白，在他眼裏，大概任何人都不是土匪了。」

這一個院落確乎有點特別，一進來就覺得陰森森的。不久以前是由本城的女子小學校長葉小姐住着的。

葉校長是某大學的教育系畢業。她的父親在清朝是舉人，到民國以後又是大學教授，她的婆家自然也是望族。她是不滿三十歲的人，然而她却在痛苦中過着孀居的日子，她的父親已去世了，只有一個老母親和一個小女兒陪着她生活。因為某種關係，我們得知道這位葉女士的情形，我們常常聽人家誇獎她。這個縣城裏邊一個在中學畢業的女子也沒有，所以沒有人可以作這女校的校長，而她又是肯於作這件艱苦的事情，寧可自己賠了錢來使學校日趨改善。這也是這地方的有產者的特色之一，只為名譽，肯於作一件小小事業。

有一天忽然聽說，葉小姐病了。

第二天又聽說，葉小姐死了。

第三天又聽說，葉小姐是吊死的。

第四天又聽說，她是因為愛情而自殺。

……

舉人出身的父親，名聞遐邇的藝家，婚后的困苦，社會道德所不允許的愛情，與誰，名聲……殺死一個有用的青年。

但第五天又來了消息：另一個青年媳婦，也在……

葉家搬走了，房子空起來，而且請了「諸公」來……一切應做的都做了，然而沒有人敢來住，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趙家夫……搬進來。但隔不幾天消息又傳來了，就是趙太太又吊死了，這自然是謠言。我們……這個院落，首先出來迎接我們的就是趙太太。她把一切都指點給我們。

「你看這棵大馬角樹，成『精』了！」

那棵大馬角樹直挺挺地從屋……長出來，有五六抱之粗，直轟到天空；「像……」
「像……」最後一個人說：「這皮，像……」大家都笑了。

「因為它是從屋裏長出來的，就像……長出來了，而且也太老了。」

趙太太說着，又指點道：

「你看這些楠樹！」

我們都仰起臉來看，五六棵大楠樹，枝葉茂密，遮了整個天空，陽光透不進來，只聽見呼呼的風聲，這也就是使這院落陰森森的原因。

「你看這滿地荒蕪！」

我們都俯首而看，滿地落葉，荒草，烏糞，灰磚。她又指一棵枯瘦的松樹說：

「你看這上吊樹！」

因為這棵松樹彎曲地長着，像一個人在那裏躬着腰一般，其高低，其彎曲，用它可以使人上吊，而且，「松者凶也！」她這樣說，又指着前許方方石塊道：

「你看這些碑碣呀！」

那本是一些放花盆的石台，十幾塊整齊地排列着，而松樹下邊的兩塊已經毀壞，因為恐怕有人搬着石塊向松樹上搭繩子上吊。最後，她又領我們到一個角裏去，指着：

樹道：「這上吊樹！」

「這是梅花，就是葉校長的殉難處了！」

假如不經說明，我們真不認得那是梅花，因為我們原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花樹，密密層層地，佔着一間屋大小的一片地，枝梢至高出房頂之外，仔細看，纔看見殘敗的黃花留在高高的枝頭，據說這是明朝的遺物了。樹下還有一枝新被伐去的痕迹，而那一枝就是吊死人的一枝了，留了這末一個嶄新的痕迹。倒叫我們有了憑依，覺得不勝哀愁了，而一個好事的伙伴却又忽然直挺挺地站在那樹下說：「看，我也來吊！」他伸出舌頭，瞪着眼，回答他的却只是一陣可怕的沈默。

趙太太又告訴我們說：他們以為這古梅作怪，想完全伐去，又不敢，於是只去其一枝。那棵大皂角樹也作怪，他們却更不敢惹它。她又指一大堆紙灰告訴我們說，這是他們趕鬼時燒的，那個矮鬼的穿了死者的衣服，從房頂上被趕出去，而且鬼聲鬼氣地叫着：「唉喲，我再不敢來了，再也不敢來了！」和尚道士在唸經，敲鑼打鼓，放鞭炮，而作法的也威嚇着：「我看你還不走？還敢來？」

然而我們確實住在愛蓮個院落，那麼高大美好的房子，那麼古香古色的擺設，可愛的是那麼幽靜啊。

(四)

回到學校，已是四點以後了。天還是陰着，風裏帶着濕氣。有許多本地女人到學校裏來燒香叩頭，（因為我們的學校原是一座大廟，）都被勸阻出去了。

有人穿靴子裏放鞭炮，惹得許多學生都來看熱鬧，但有人嚷着說是不容放，因為縣政府有命令禁止舊年放鞭炮，「那麼我們在心裏放吧！」這話本是要人笑的，然而大家都笑不出來。

一羣學生來請我去吃餃子，我爲了不辜負他們的好意，就跟着他們去了。

這些滿口的孩子，雖家裏一年有餘，他們已經能夠自己縫補洗濯，而且能自打草鞋，自做布襪。到了年節，還依樣照樣自己動手做餃子。在一個教室裏，十幾個人

「你們還想家嗎？」我問。

「不想家。」一個小同鄉答。

「你們今天到那裏去玩？」

「我們今天去拜客。」

大家都笑起來了。

原來今天他們出北門，順紋江而至金雁橋，穿東山而去拜訪了張任的祠堂。

「那末明天呢？」

「明天還是拜客：去落鳳坡，白馬觀，給諸葛亮和羅士元去拜年。」

於是大家又笑一陣。

「老陳，這裏的風景你喜歡那個地方？」

我不回答，却反問道：

「那末你呢？」

「我嗎？」他答，「我喜濶出南門，沿溪行，忘路之遠近，或走石板道，而登南塔，望秋水繞田城而來，覺得天地寬大，但最好還是過木板而至彼岸，兩岸溪流夾一條小徑，水裏蘆葦密密，岸上垂楊柳，柳含煙……」

不等他說完，大家又笑了，而且又有人喊道：

「你說謊，你說謊，那裏並沒有楊柳，只有泡桐樹，水東瓜。」

「那裏有些水草，各種蘆葦，水得像小手指頭肚一般，真好看。」

「我還喜觀看大水車，高山與齊，遙遙望去，想起唐吉訶德的第一次出馬。」那個愛說話的孩子又說下話。

「還有車棉花的小水車呢。」

「『機械化……』」

於是一個學生告訴道：

『外』

今天有幾十輛大汽車從東門進城，因為街上人多，小孩子躲不迭，幾乎軋死一個。」

「車上裝些什末？」

「什末？還不是子彈和飛機零件嗎。沒有別的。」

「自然是西北運來的了。」

「你猜那些子彈要運到哪裏去？」

「自然是後方……」

「錯了，將一個個一個個運入日本鬼子的陣地裏。」

於是大家又笑了。

也有人提起故鄉的消息，說某人的哥哥已加入了游擊隊，也有人說起故鄉的年節，但誰也不起興致，談得不起勁。

(五)

五點以後，天漸漸暗下來，漫天的烏鴉都飛回這鴉城來了，然而我們還照舊我們每自晚飯後出城散步的習慣，再到城外去，而且也趁此看看除夜的景色。出乎意料之外的，這時街上倒比較冷靜了，只多了些紅燈，各門上也大都貼了新對聯，有一家門上還寫着：

「打倒小日本，

作個大國民，」

大家都稱讚這對聯作得好。還有一家門上寫着：「滅日滅奉享太平，」另一聯大概是「興中興華……」吧，覺得要笑又笑不得。

我們出西門，向南折，還是綠着溪水汀。有五六輛馬大車把我們攔在水邊不能前進。筆與我們要先讓它們過去。在這條緊接着國際路線的川陝鐵路至，每天不知有多少汽車

那灘灘和無盡的江水作爲背景，還有那些在褐色森林中的山丘，叫人想像到沙漠去。那裏的雲霧動着的時候，就像正如旱海中的波浪一樣。牽駱駝的人也正在燒火作飯，火光照着他們那臉蛋，叫人以爲那些臉面都是鐵鑄的一樣。雖然喉嚨冷得發乾，在牽駱駝的他們也靜靜地看着他們的駱駝，在這水邊過夜了。有一個駱夫還正在把自己縮在一身羊皮大衣裏，裹着凍僵呢，簫聲和着偶爾發出的駱鳴，叫尺想趕盡外的胡笳。驢駝也像這些驢車，一輛且像倒來回地運轉着。

「你倒運轉甚麼東西？」

「運棉花——棉花賣給外洋，換槍砲打日本鬼子。」

「假若有人作一個統計，在這一日之內，不知有多少東西從這江流過運轉？」

「假若我在說着這話的同伴，却忽然驚訝地噴道：

「你看！那運來的又是什末？」

「你看！那該是什末待宰的猪吧！這地方是個肉食的國度，每天有多少肥猪被抬進來，有多

少豬肉被抬出去，然而此刻抬來的東西，既沒有聲音，也不是黑色或白色，而只是長長的，像一段枯樹。走近來了，才看出是一具死屍，不敢看的人都轉過背去，而另一個同伴却說道：

「這有什麼可怕，這是常事，不是凍死的？就是餓死的？再不然就是渴死在監獄裏的。」

「人之一生啊！」一個同伴嘆息。

「而且他們連埋也不埋，只抬到河邊蘆葦中一丟就算。」另一個說。

「不錯，我今年夏天到江邊散步，就看見一個赤裸裸地躺著。」

「朱門酒肉臭哇，路有凍凍死骨……」一個同伴唱起來。

那些大車已經停在東門外邊了，我們也走到了東門，我們要回到學校去過我們的除夕，但是我們不能進城，城門忽然關起來了。

這時候也不過是六點半鐘，天已經完全黑了，北風刮得很緊，冷雨洒下來，真覺得我

們無處可去。

(六)

「啥子名堂嘛，私賣皮的鬼兒子！」

「監獄裏逃了二十七個監犯，在公園裏打死了兩個。」

「背時的，過年麼，關在屋外頭！」

「哪個要你把門關起？」

「縣長的命令麼。」

在城外邊擁擠着許多人，說話的聲音大多數是道地的四川話。

城門裏邊也一樣地擁擠着許多人，一樣地吵鬥着，然而也無可如何。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拿肉的，提酒的，抱着紙馬香燭的，提着年紅燈的，也有在手裏端着醋盤或提着油瓶的。城裏的要回鄉下去過年，城外的要到城裏去過年。然

而都這一道門擋住了。

風吹着，雨淋着，城門依舊關得緊緊的，只有一線燈光從門縫裏射出來。

「神中萬，幾時開門讓老子過去？」

「幾時也寬快吧，城裏在鞭撻逃犯呢。」

「媽的，監犯也要回家過年麼。」

我們幾個人在人叢中擠着，却談起了去年秋天的幾件事：一天中午，忽然把四門都關了，說是城外邊有大批土匪要進城劫獄，因為獄裏的匪犯有很多是羈押了幾年，是既不審判也不釋放的。又一次是只關了南門，而其馮三門却仍是開着的，當時百思莫解，後來才知道是因爲當時天早巴吹，而南是屬火的，關起來就可以下雨了，而且還在各街貼了小小的黃紙條，上邊寫着「天氣亢陽，小心火燭。」還有一次是因爲夜裏逃走了壯丁，直到早晨九點鐘還是四門關閉。我們正在談着這些事情，忽然聽到城裏不斷地傳來敲鑼擊鼓而並聽到呼喊聲，但聽不清喊些什麼。只聽到每一陣呼喊的最後總是「要槍

……我槍斃……經本地人解釋，才知道是說假如有人窩藏逃犯，搜查出來是要一同槍斃。

「大門被擊破了嗎？半夜也搜不完！」

「再繼續……等到明年初一再開吧！」

有的人不耐煩了，便去打門，然而那兩扇城門是太大了，而一個人的拳頭是太小的。那兩扇城門只發出輕微的東東聲，却紋絲不動，而且裏面的衛兵厲聲罵起來了。

「那鬼兒子，哪個敢敲門？上邊的命令，要槍斃！」

於是城外邊都安靜了，然而忽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和忿怒的喧嚷聲從城裏傳來，接着就聽到門鍵和門門的響動聲，兩扇城門裂了一條縫，兩個軍人從裏面揮着拳頭擠出來了，他們跳着，罵着，等外邊的人們想乘機而入時，那一條狹狹的門縫又倏然一聲閉攏了，城外邊只被兩個軍人留下一陣酒腥氣。於是大家又大譁起來：

「日你先人，他們可以出，我們就不能進嗎？」外邊的人喊。

開門既然無望，我們就只好找一個地方去避避風雨，於是我們圍頭走到東關的街心，想去找一個茶館坐坐。街兩旁都燃起了紅燈，但各家的門多是關着的，茶館裏雖然開着大門，但裏邊也只剩下空空的桌椅，並不見一個客人，若在平素，這時候還是客滿呢。而今天連「消夜」的人也不見了。

「有茶沒得？」我們學着四川腔向老板問。

「有。」他回答。但他又回頭去問么廝；

「有茶沒得？」

「沒得！」一個年老的么廝正坐在桌邊抽着水煙有意無意地回答着。

我們無可法處，就只好在這裏暫坐一坐，但北風依然從街上向我們身上襲來，使我們不能安坐。而這時忽然有幾個軍人吵着罵着地進來，其中一個還拔出了佩劍，我以為他們是從城裏來的，因為是開了城門，便趕緊走回城門去，然而城門依然關得緊緊的，而等待着的人却多，有些學生是剛剛來到的，他們說已經繞城走了一週，說各

門都是一樣，都有好些人在等待着開門。

在黑暗中期待的時間是令人覺得特別長久的，大概已經快到九點了，城門居然開了，開了，……開了，……」人們歡喜地喊着，但裏邊的急於向外出，而外邊又急於向裏進，結果仍是卡在中間，出入不得。打聲，罵聲，哭叫聲，喊痛聲。「唉，我的腳幹！」一個孩子哭着喊。容易通過了那一道「窄門」，進得城來却是一街清靜，只有兩行街燈在風雨迷漫中閃閃地發着紅燈光，偶然從什末地方傳來 兩聲爆竹聲却更顯出了這街心的寂靜。

「你可曾看見嗎？」

「誰麼？」

「三個女人。」

「一個女人？」

「嗯，一個年青女人在擠着進城的時候被一個男人抱着親了一頓嘴。」

我們興奮，回到了學校。看看時鐘，果然已經九點過了，聽其他同伴告訴：一共逃走了二十二個犯人，打死了一個老頭，其他都跑了。他們的鑲牙是預先解卸了的，他們一齊發了一聲便都竄了出來，縣政府門口的衛兵莫測其妙，還問着：「啥子事！啥子事！」却被一個囚犯一拳打掉了鋼盔。另一個警察還追着個犯人在大操場的升旗台跑了好幾周呢。有的犯人還假裝着與自己無干，口裏喊着：「捉住！捉住！捉住！莫讓他逃掉！」而他自己却藉此逃掉了。

當我剛剛坐在暗淡的菜油燈下，正要翻開一冊書時，附近的人家忽然響起了一陣緊密的鞭炮聲，學生宿舍中又湧來了一陣滿含着願望與悲哀的歌聲。這一陣鞭炮聲和歌聲却特別地敲動了我的心，我不禁想道：故鄉的人們難道也還輪過「半」嗎？也許他們正在被敵人蹂躪着，也許他們正在同敵人戰鬥着，而我的面前還擺開着我的弟弟的來信，這樣的兩行字忽顯著地跳入了我的眼睛：

……我們在那五德旗下生活着，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淚，也充滿了笑，我們哭，是因為

我們在過着痛苦難言的日子，我們笑，是因為我們還堅決地相信着……」

菜油燈心上結了燈花，燈花跳躍着，我的眼睛模糊了，弟弟信尾上那一行虛點擴展開來，擴展爲一串淚球，擴展爲一串血滴，擴展爲一條伸到無邊去的大道……

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

青城枝葉

(一)

「去瀾青城山去！」

「春假以前，許多人都這樣嚷着。」

教書生活，真膩人；凡是教書的人都有此同感。但既已担負了這份責任，也不容易再尋個優裕的處所，雖然在抗戰期間任何人都有機會去過一種完全新鮮的生活。膩人！於是凡有一點兒隙縫都想跑出去透透空氣。而春假又是最好的時候。我們，以及我們這一羣，擁擠以來斷斷續續地跑了一年多的路。這種跑路法對於我們當前的大事業還不敢說有什麼好處，但在我們個人却實在得益不少。我們都跑得很結實了，無論是我們的身子或我們的意志。我們看了很多，也經驗了很多。我們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懂得了一點生活

贈 外

的道理，而且我們的抗戰是必能勝利，以及這一勝利之實在不易獲得，在我們的長途跋涉中也得到了說明。現在，我們走到了這座僻靜的小山城中，過幽閉的生活又是一年有餘了，雖然我們隨時也呼吸着現實生活的氣息，但悶寒之變還是難免的，而且又是春天來了，我們需要出去開擴一下我們的胸臆，到什麼地方去都好，只要是暫時地離開這個膩人的窠臼。於是，「到青城山去！」據說青城山的風景是很好的，但什麼風景不風景的，這時候也並不為未吸引人，我們一二年來看了無數的好風景，而且有多少好山水已經蒙受了難忍的污辱，又洒滿了民族的鮮血，然而我們還要躲在大後方看風景！我們自然惡看了風景，但我們不願這樣說，那末就讓我這並非辯解的辯解使我們安心一點兒吧。我們必須出去跑跑，我們也是剛卸了載的牲口，讓我們暫時在鬆軟的地上打一陣兒滾，讓我們向長空自在地吼鳴。真的，當我們離開這些小房子，離開這個石頭城圈子，尤其當我們越過了幾個高崗，最後看見了那片××平原時，我們真想飛起來了，我們真想親親這平原。我們想起我們的故鄉，我們生在那片大平原上，却最喜歡那裏一塊

小石頭，一個小土崗。但是：如今我們被山勢困住了，從河南西部，一直到腳下為止；凡我們走過的地方，都是山，都是山。而此刻，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平原，一片綠的海。但是，遠遠的，那裏一堆人，他們在那裏幹什麼呢？那裏是一個小島，也許有一支航船在那個島下觸了礁？我們走快些，我們去看看，我們不知道我們這第一次出馬到底將遇些什麼，我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不願意在我們正要開花的尖山上放下一個小小的毒虫……

(11)

公路由山頂上面曲折折地爬下來，已經爬到平地，已經服服貼貼地伸直了它的身子，要一股勁兒伸到××去。公路兩旁是稻田，是水塘。就在這兒，就在這末一個瀟灑人佳境的地方，忽然結起了一個「人的疙瘩」。我們急促地走到近前，第一個被我們注意的是一個士兵，他仰臉向天，四肢遙遙地伸展着，倒在道旁，他的腦袋已經爆裂；血漿

模糊，他的腹部、腿部，都是血迹，而且混着泥水……一個女人，在用手理着她水淋淋的頭髮，她滿臉淚痕，却一點也不去揩拭，她的剛從水裏撈起來行囊在一旁滴着水陪着她，她默默地坐在那裏，彷彿正等待有誰來與以救援，但此刻誰也不會伸給她一隻手。人們，其中有多少是滿頭滿手帶着血迹的，正擁擠在水塘中，在用種種方法拯救那一輛汽車，那部車子用了它的橡皮輪子向天空哀求着，彷彿一個栽了跟頭的黑色甲虫，我們猜想這甲虫下面還壓住了多少生命。嚇，而在這一羣人的那一邊，在水塘的對岸，遠遠地躺着一個人，他却是四肢和臉面都埋在泥裏，好像在用力地向地下鑽，鑽，鑽，我們很難想像他何以被捺得那末遠……此外，亂散地擲着箱籠，食品，衣服，帽子……

對着這一幕慘劇，我們有片刻的沈默，但我們既不能與任何幫助，我們還不知道快
走開。

在旅館裏，一羣閒人圍着一盞燈，他們正在興高采烈地談着那件獲車的事情。

「是上行車？」

「是啊，開往××，早晨從下邊開上來的。」

「死了兩個，不止吧？」

「其中還有一個中學教員呢。」

最後這一句話清清楚楚地打在我的耳朵上。我立時一震。我疑心那死者是范。那個四肢鋪地彷彿正要向泥水中鑽去的人影，又顯現在眼前，一點也不錯，那正像范，那灰色的夾袍，那圓渾的身體……

我們本來可以同時動身的，但是范因為走得很快，官廳擋了海車先走，然而獲了車……也許不是他，也許是……這一夜我一點也未能入睡，我只想這這問題，

我看見他，我記起他臨行時那種匆忙樣子，他還說：「我爲什末回去得這樣急呢？」我後悔爲什末當時想不到那個死者旁邊去確認一下，而且當時又無端地認爲那是下行車……

次日晨早出發時，我真想向回頭的方向走，但知道無濟于事，不如到××一間便知。我的兩腿有點發軟，而心裏總是慌慌忽忽。出城去，但是一些無際的水田，塔影，樹影，倒映在水田裏，層層疊疊，青青綠綠，非常清楚，這景色也提不起我的興致。

到××，一接觸那種繁雜。那些耀眼的燈光，那些擁得水洩不通的行人，真使我有點暈眩。我們不知爲什末要住一個很闊綽的旅館；房間自然很好，然而價錢太高，在我們實在適于奢侈。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旅館，在抗戰前，我們的民衆曾爲了敵人強設領署而示威於此。我們也許就爲了這個而來此一住。這一夜我是睡了；然而睡得很壞，我兩次夢見范。第一次情形很可怕，他的陰暗的面孔，表示着他的兇險的遭遇，他一句

醉也不說，却只是用眼睛瞪着我。第二次却是同他亂翻着許多新書新報，彷彿在書店，又似在學校，而其中一本畫報上却是一張可怕的照片，一個人，四肢鋪地，正向泥水裏鑽，一個兵，滿身血汗，仰面朝天，一個女人，用兩手擋着濕淋淋的頭髮……

可笑得很，人會自己造一場暴風雨而自己就湮沒在這暴風中，但這暴風雨晴起來也極容易。第二天早晨我們找到了范。他說：「我的車倒未壞，但是我的船却壞了，××這地方真是一片大海，而且波濤險惡，我的一葉扁舟簡直沒個躲避之處。你看，滿街都是旋風，而且空氣是那末窒塞，低氣壓，整個的低氣壓！」他又告訴我們很多新鮮消息，這些消息都與抗戰有關，然而其中有令人振奮欲呼的，也有令人悲憤欲泣的。

都市之一日，已經夠了，明日決定到青城去。在想像中一座青山，青的，青的，青的，真是涼爽之至！

(四)

據說七點鐘有開往灌縣的汽車，我們于六點鐘到站，等到七點，八點，九點，將近十點了，並沒有汽車，站上除站役外，並沒人負責。也好，免得遭覆車的危險，——雖然這一段完全是坦坦蕩蕩的平路，然而這年頭也還是靜海裏覆舟，平地上翻車的年頭，——我們只好不坐。

到達灌縣時，已經黃昏時候了，山，山，山，以極其蒼茫的顏色逼着我們，但我們還不知道那是青城山，我們覺得那些山都很好。雖然天已昏黑，晚飯之後，我們還出南門，過大橋，模模糊糊地看過了離離公園，次日早晨仍是離離公園，看離離，並登一亭亭亭，俯瞰青城一帶山水。飯後，又登山，出西門，過玉壘關，遊二郎廟，走竹索橋。橋下是浩浩的江水，橋身是竹索連起的木樁木板，搖搖蕩蕩，似一條萬丈遊龍。這真是一件充分地表現了中國特色的工程，一件藝術品。我們的一個同伴，身體最胖而胆子最小，戰戰兢兢地走在上邊，一步挪不得四指，那樣子實在好笑。李冰，水利，開離離斬水妖，架索橋，灌田疇，利交通，……對非不偉大，然而我們自己總不相信自己

己的力量，凡有偉大事業總把自己的功勞分給神明……」我一邊過着橋，心裏這樣想。沿堤，入公園後門，又入城，不料在一家小商店內買到兩冊舊書：弗里契的藝術社會學，蒲列哈諾夫的藝術論，書裏夾着乾枯的紫瓣，那褪色的花瓣還保持着一種特別的香氣。

下午，坐滑杆上青城山，却落起小雨來了。過長王宮，一訪泰山舊友，不料這位三年不見的朋友却回家去了，是爲了一件與抗戰極有密切關係的生產事業而回去的。原來是極其豐滿的朋友太太，如今却變得憔悴不堪了。她又有了一個小孩。但他也丟掉了一個小孩。當敵人已經過黃河即將直撲泰山時，他們夫婦要急於回到四川來，一連上過七八次火車，却被那個離不開奶母的小孩用號哭留下了，那孩子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離開那個生他的聖地，無論如何不跟他的父母而一定要同他的奶母同住，無可如何，這一對夫婦只好把兒子留下，只帶着那孩子的弟弟回到四川。那孩子的奶母是一個極其窮苦的中年婦人，當初議定每月寄她二十元作爲她同孩子的生活費，但現在後方與淪陷區匯兌

已斷，就沒有什麼辦法了。「唉，說起來真是可哀，既不願留在淪陷區受敵人侮辱，就只好把自己的心肝留在那兒，現在那個奶母也許已經成了乞婦，我的子孩也許已經餓得飢黃面瘦，滿身蟲子，滿身疥瘡……看，這裏的青城山，不也正如泰山嗎？我聽到山水的吼鳴，就彷彿聽到泰山下火車奔馳的聲音，尤其在深夜……」這個作母親的幾乎哭出來了。

山路非常幽邃，樹樹樹，草草草，如此而已。住天師洞，却又遇到一個北方的出家他名叫李琳，他予我們以周至的招待。

(五)

我嗎，我的事情可真是一言難盡了。「吃過晚飯之後，道人李琳把我們安置在一座廊房裏，點上了燈，開始談了起來。「不要看我是個出家人，我戴了道冠，穿了道袍，但……還是我，人生一世，也不過胡弄着生活而已，何況是這個年頭兒。我把人世間

的事情都閱歷盡了……我從三歲就生病，有多少次幾乎要死，真也把父母的心操爛了。直到十八歲我才健康起來，於是人世間一件不可免的事情便來麻煩我，我的父母要我結婚，媒婆不斷地向我家大門裏跑，但跑來跑去都是徒費唇舌，一連訂過十幾次婚，我都不會答應，我都拒絕了，我就對我的老人家說：不行啊，我身子不好，不應當成婚，來自儉年壽，而且我自己還顧不過我自己來，我怎麼能夠成家立業呢！這當然很傷父母的心。到了十九歲，老人家無可如何，偷偷地給我訂了一門親事，到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就從家裏逃出來了。年青人真是管束不在意。你說那時候我怎樣走的？我帶了二百文錢，一身單衣服，還有一方手帕，我到了北京，在那裏我投了軍隊。從此以後，我就走進了天涯地角，我到過陝西，到過甘肅，到過蒙古各處。……苦論看出，嚇，這青城山雖然是名勝之地，但實在何足道哉，在蒙古那地方：那山，哈，真是滿天盡地；不見日月星辰，走入山澗，仰臉來看看，只見一條天縫。我穿過很多深山老峪。我參加過多少次內戰，我殺過多少人，唉，那工六能殺的就算有本領，而且殺得越慘越好，全不想想

都是自己的養兒，自然，我會多少次地被人殺過，只是沒有殺死，如今我這道袍裏還留着多少傷痕。如今我做起夢來還夢見那些悲慘的場面。我剛離家的時候還曾經給老人家寫過信，但以後就沒有信了，家裏來信我也不回，我是插了翅子的漫天飛，再有家信我也看不見了，我這樣創了足夠十年，我居然也做了軍官，但是我的志氣從此也就盡了，我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創來創去不過如此，不過是自家人相殺相斫！七年前我來到了四川，從此我就脫了軍服，換上道服。可是現在，現在是打日本了，我的心彷彿又動了一下，我想我還是可以作點事的，過去的朋友也有勸我下山的，可是我終究不會下山。入山以來，對於世事本來不大關心，不過偶然聽到一點，都不如意；都不如意；不肯不用說別的，就說這裏許多人不能吃苦耐勞，勤儉治家；却是吃喝嫖賭吹，尤其是吹，把宅子地都吹到烟槍裏去了，沒有錢就餓着肚子看屋樑，一有幾個錢就大口吃豬肉皮豬肉不加鹽，却吃甜的，吃甜肉，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了，這算什麼風氣……」

他談到九點鐘才回去。他臨去時外面已下起大雨來。他又說：「假如不下雨，夜裏

可以聽見更鳥，它每過一更就叫一次。它像畫眉那麼大，頭像夜鶯的頭，叫的聲音不大，然而聽得遠，五里以外聽得到，遠而又清……」

我們聽着雨聲，各自入睡。

(六)

大雨下了一夜，自然不曾聽到呼更鳥。早晨五點鐘就被鐘鼓之聲驚醒，起床之後就去請道士們念經。他們自己說這是他們的功課，其實這種必修課却已成了表面工作，他們的正事是招待來賓，其事業與旅館中人相同。同伴都未起，我樂得一個人冒雨看山。我去看過了銀杏，絞棕，降魔石，由上天梯到息心亭。早飯後雨仍不止，乃購草鞋，脫大衣，右手扶杖，左手打傘，獨出山後門，先至朝陽洞，返至祖師廟，下至石橋，看鄉筆槽，我在這裏有頗久的凝思，這一筆真叫我佩服極了。我一個人繼續向前走，向前走，我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了。上邊，上邊當然是天，但我看不見，看見的只是雲和

樹，聽見的是風聲，雨聲，山洪聲，偶爾有幾陣幽深的嘯鳴，真如遠山中傳來的野獸的吼叫。向下看，那才真算奇怪，山下邊是一地黃金，不，是一地陽光，然而下這雨哪裏來的陽光？原來是一地菜花。一個人也沒有，一個人也沒有，靜極了，我多少有點兒恐懼之感。當我回到天師洞時，雨也漸止了，於是又邀着同伴仍由原路上山，但是這一來，我也已經不新鮮了。「唉，你這傢伙，你自己個兒把好風景都看完了，再讓我們來看，你把虛靈都吃進去了，又吐出來！」那個不敢走索橋的同伴這樣說。自然，此刻我可以指指點點，彷彿這青城山就是我家中物了。到上清宮，看天師地，麻姑潭，鴛鴦升，又看了張大千的畫室。「住在山裏畫山，這真不錯，可是，到底是真山真水好呢？還是畫中的山水好呢？」那個同伴忽然又發出這樣的問題。我本來應當再到長生宮去拜別那位朋友太太，但只得出來，才知道歸路已非來路。

「我們算遊過了青城，」我說，並接着問那個有意的同伴道：「你覺得青城怎樣？」「怎麼樣？」他有點不屑的語氣，「還不是那麼一回事，甚麼名勝古迹的，譬如天師池

麻姑潭之類，也不過兩個水坑，他家大門前就有那麼兩個，平時裏時常光了屁股下法，裏打澎澎。」

坐在滑杆上，我們都沈默着，大概各人都在暗暗地消化剛吃到肚裏的風景。而我則一心聽着滑杆夫的談話。我們的勞動者之喜歡講話，而且講得麼那有道理，有時是極有風趣，常常使我佩服。一個說：「往年子，四川省大飢荒，軍隊吃飯都不敢開大門，作啥子？怕搶啊，老百姓見軍隊吃飯尙要搶，軍隊吃飯不但關着門，還加了崗，自然更不敢吹噓。那時候老百姓爲了吃飯都樂意投軍。今年子，打國仗啦，老百姓可又糊塗了，只要在家有點飯吃，就不願投軍了。」又一個說：「今年子糧食硬是貴，老百姓也不是不苦，可是酒房裏還在燒酒！把燒酒的糧食當飯吃，那有多好，聽說政府要禁酒了！」我聽了這話，心裏一笑，我不覺地看了看我那個有趣的同伴，顯然他也聽到這禁酒的話了。他低聲說：「啥子？不燒酒老子喝什麼？」過河的時候，一個賣蒜苗的在船上兜生意，賣者說：「要給夠啊，辦得高貴的。」賣者說「啥子話呀，同船過渡，五百單條。」

那個還在船上昧良心，如今實行度量衡了，新生活，簡單，樸實，正確……」這些人都很可愛。

草鞋，布鞋，兩雙襪子，都濕透了，天也晴了，我們迎着第一顆明星進了灌縣城，想道：假如今夜仍在山上，就可以看見神燈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很早就向回××的路上出發，離開城？我們回頭來向青城告別，城頭上「雄震都江」四個大字使我延停了一會，於是也看見了遠山上的白雪。晚間在××旅館裏聽人談，從前有人獨登青城，幾乎被豹子吃掉，險得很。

(七)

「這也是殖民地現象之一，明明是汽車路，却跑着人力車。」當我們離開××，迎着朝陽向歸路進發時，一個同伴這樣說。

拉車的像抬滑杆的一樣，都很喜歡講話，而且講得很可愛。他們從自己的家事，講

到國家大事，尤喜歡講有趣的故事。一個車夫講了一個「雜拌烟的故事」。他說，一個莊稼人去看戲。他一面看戲，一面吸着香噴噴的雜拌煙。他旁邊一個老頭兒，穿着莊稼人的衣服，却並不像一個莊稼人。那老人看他吸完一袋烟，便向他借烟，他給了。那老人却貪得無厭，借一袋，又一袋，借一袋，又一袋。可是這個莊稼人却一點也不惱，只是客氣地給。那老頭臨去時問他的姓名居處，他自然也告訴了。第二天他們的紫門外邊忽然來了官差。他同他的老婆都慌了，以為自己並未犯罪，為什麼會來官差呢。不料却是皇上的聖旨來調他。他去了，一看，嚇，萬歲皇爺却正是那個借烟的老頭兒。他當然是作大官了。唉，我聽了這故事也非常讚嘆。我想這類故事是最為我們的老百姓所喜愛了，他們一定很惋惜，惋惜現在已沒有了那樣的皇帝，假設有，他們也許有一個被借雜拌煙的機會，然而現在是不行了。我們的人民就是如此。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樂天知命，這種可愛的情形實在也極其可憐。你以為他們很苦，他們誠然也苦，然而他們却表現得很樂。他說他怎樣喝酒，怎樣吃肉，賺多少錢，拉幾天車就要一天。「咱們

比作官的還好，作官有公事，就連委員長也不如他們；委員長新年更裏還辦公，真真「辛苦！」大概也就正因為這種觀念，使他們有一種極可愛的風趣，而他們的天性之慷慨也助成他們這種風趣。看看天色就要黑了，然而我們還看不見中途那座可以宿夜的城。等忽然轉一個彎兒看到城牆時，一個車夫罵道：「媽賣皮，老子四天不見你，你就跑了嗎？老子要打你！」「你」，你是誰呢？原來就是那座城。

夜裏下了雨。第二天早晨我們就在雨中進發。

雖然是在雨中，農人們還在工作着，而且是不筧不笠地工作着。

牛在拉着犁，水車在吱吱地響，推車的……在雨中，一切如常。

水田平明如鏡，綠鮮鮮的春草給這些明鏡鑲上了框子，綠肥發散着可愛的臭氣，被塵地方又送來陣陣的花香。

當車夫看見一個農婦也在水田中冒雨工作時，他在得意地調笑了：「媽賣皮，下雨也捨不得休息一天……沒有米飯，吃稀飯，沒有稀飯，吃紅薯；沒有紅薯，你不會回家

裏拉一個？」

他們對於公路上的里程碑熟悉極了，「到××城還有幾十個椿椿，」「九十公里的椿椿在東門外的橋下。」我覺得這很好玩，他們大概像教作文的先生改卷子一樣，過一個椿椿和閱完一本卷子一樣是一個天大的喜悅

雨停了。我們又行過那覆車的地方。那裏沒有車，也沒有人，那裏只有泥濘，有被澀水打濕了的飛不動的紙灰，而水上，水上還漂着一層油，在陽光的映照下，顯出五顏六色，像片片極輕極薄的彩綢。范沒有和我們同時歸來，假使來了，我就要指點給他那個地方，那邊？在水濼的彼岸……

回到學校，有人問：「青城山風景可好？」

「很好。」我說，「我就講給你們聽吧，青城山，那是道教的勝地，有降魔石，張天師降魔，二劍把一個山頭劈作了三瓣。這個不足為奇。我要說的是擲筆槽。唉，這是我遊青城的惟一心得。張天師坐在萬丈山崖，降魔已畢，把硃砂筆向山頭一擲，一聲霹

廳，那萬丈山崖便轟然而開，從山頂一直裂到山根，並不寬，但極深，那石罅兩旁都是
林莽叢茂，只有那石罅中黑洞洞的，寸草不長。唉，我對着這一筆沈默了很久。我對於
張天師本無好感，但現在我却也佩服了。自然，我所驚訝的是他的那隻筆，我若能在那
未一隻筆，我若有那末一隻筆就好了！」

「這是傳說。我問你風景。」

「風景啊，青城正如一座青色的城池，不過是枝枝葉葉，葉葉枝枝。」

「此外呢？」

「此外，此外我還看了些枝枝葉葉，那是屬於另一種風景的……。」

二十九年四月

外

圈

有所權版

版初月三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著作者 李 廣 田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支社：全國各縣市及南洋等地

404006

重慶市圖書雜誌評定委員會圖書第二三三六號

中央宣傳部勸導

三十二



17.00.